

目錄

属灵人（中册）



第一章 圣灵和信徒的灵

第二章 一个属灵的人

第三章 属灵的工作

第四章 祷告与争战

第五章 直觉

第六章 交通

第七章 良心

第八章 灵程的危机

第九章 灵的律法

第十章 心思助灵的原则

第十一章 灵所当有的情形

第十二章 信徒与情感

第十三章 欲好

第十四章 感觉的生活

第十五章 信心的生活

第一章 圣灵和信徒的灵

[回目錄](#) [下一篇](#)



现在的信徒，所最缺乏的知识，就是对人灵的存在，和它的作用。多少的信徒，除了他心思、情感和意志之外，更不知道有什么灵了。就是听见人是有灵的之后，若不是以他自己的心思或情感或意志算为灵，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灵是在什么地方。这样愚昧的关系是非常的厉害的。就是因为如此，信徒就不知如何与神同工，如何管治自己，如何与撒但争战。因为这三者都是必须有灵的工作的。

信徒最要紧的，就是应当知道在他自己里面除了心思的思想、知识、想像，和情感的感觉、爱情、喜好，并意志的主意、意见和决断之外，尚有一个灵在。这个灵，是比心思、情感、意志等更深的。信徒必须知道自己有一个灵，并且知道这个灵的知觉如何，工作如何，能力如何，并它活动有什么规则。因为惟有这样，信徒才能知道如何随从灵而行，而不至于随从肉体的魂或体而行。

未重生人的灵和魂，乃是组合在一起，所以人就自然只知那强有力的魂的感觉，而不知死睡的灵的存在了。这样的愚昧，是从作罪人起，一直继续到作了信徒之后的。因此，信徒虽然有了灵的生命，有了胜过“肉体的事”的经历，但，却有时随从灵而行，有时随从魂而行。不知灵有什么要求，不知灵当如何出发，不知灵当如何补养，不知灵有什么知觉，也不知这些知觉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自然就难免束缚灵的生命，让魂的天然生命依然活动，作信徒生活的原则。这个关系是非常之重大的，为平常的信徒所意料不到的。因为有一班很忠诚寻求更高深灵历的信徒，到了有胜过罪恶的经历之后，只因不知灵的工作，就不再往前走，就多心思上用功以求“属灵和圣经的知识”；多寻求感觉上的与主同在，以及肢体上一种如热火的感觉；多随着自己意志的力量以立志，以行事为人。这样就叫信徒受了迷惑，重看自己（魂）的经历，以为自己是无上属灵的了。这样，就叫他培养己（魂）的生命，到非常伟大的地步，而主观地以为他自己的经历，乃是牢不可破的属灵。这样，就难得真在灵程上进步。所以神的儿女，最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顺着圣灵和圣经的教训，逐步细看灵的功用和作为，好叫我们能够顺着灵而行。

人的重生

罪人为什么应当重生呢？为什么应当从上头生——有一个灵的重生呢？因为人是一个堕落的灵。一个堕落的灵，所以才需要一个灵的重生——接受一个新的灵。撒但是一个堕落的灵，人也是一个堕落的灵，不过人有身体罢了。撒但的堕落，是在人的堕落之先。我们看了撒但的堕落，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堕落。撒但是一个灵，神创造他，叫他与自己有直接的交通。但他堕落了，变成黑暗权势的首领，与神和神一切的德性隔绝了。虽然如此，撒但并不因他的堕落，而不存在，不过失去他与神正当的关系而已。照样，人象撒但一样也堕落了，也堕落到黑暗中间，与神隔绝了，然而，人的灵还是存在的。

不过，现在他的灵已经与神隔绝，不能交通，不能掌权而已。按着灵意来说，人的灵已经死了。犯罪的天使长的灵如何永远存在，犯罪的人的灵也如何永远存在。不过人是有身体的；他的堕落，叫他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创六 3）而已。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宗教、道德、文化和律法，会改良这个堕落的人灵。人现在既已陷入肉体的地位，就没有什么会叫他再变为灵。所以，重生—灵的重生—是不可少的。惟独神的儿子流血，洗净罪恶，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才会叫我们重新归与神。

当一个罪人相信主耶稣时，他得着重生。这就是神以他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叫他（罪人）的灵再活过来。罪人之得重生，乃是一件灵里面的事。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从人的里面作起，从中心点作到圆周末，并不象撒但是是从外面作进去的。神的目的，乃是先在人黑暗的灵里，就是本来应当接受他的生命，与他交通的部分，叫人得着生命，重新生过来；然后，从这里工作，到人的魂和体来。

这样的重生，就叫人一方面得着一个新的灵，一方面叫他自己旧的灵复活过来。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到重生的时候，就说，“我……要……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约翰三章六节说，“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两节圣经所说的“灵”，就是指神自己的生命说的，因为这“灵”并非我们里面本来所已经有的，乃是当重生时，神才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乃是属乎“神的”（彼后一 4），“不能犯罪”（约壹三 9）的；至于人本来所有的灵，虽然已经活过来了，然而，尚是会受污秽（林后七 1），需要分别成圣的（帖前五 23）。

当神的生命（也是称为“灵”），进入我们人的灵里时，就叫我们那个死醉昏迷的灵活过来。本来乃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弗四 18）。现在却重新活过来了。这样，“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罗八 10）。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乃是灵死了；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乃是一个死的灵再活过来；但是，不只得着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并且也得着神生命的新灵，就是亚当所没有的。

看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人们打算改良、劝善、奋兴、悔改等等的虚空。因为无论如何，人自己的作为，总不能叫他自己的灵复活过来，总不会叫他得着一个“新灵”。死的无论怎样改良，还是死的。旧的无论怎样修理，也还是旧的。人若非从上帝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就无论他自己怎样殷勤研究宗教，实行道德，总不会叫他的灵活，叫他的灵新。惟独一个神的新灵，才会叫人的旧灵活过来。要叫自己的灵活，而不接受神生命的新灵的，永远都是死的。没有重生的人，乃是绝对地与基督无干（罗八 9）；所以每一个名称为信徒的，都当自问，曾否得着重生。惟有得着神超凡生命的人，才是神的儿女；不是他生的，就为他的儿女，天上人间，都无此理。

神的生命，在圣经中多多称为“永生”。这“生”字，在原文是“奏厄”，意即更高的生命，或灵命。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当他相信时，就得着重生，就得着这永生。永生到底有什么功能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 3）所以永生，并不只是后来一种的福气，为信徒所享受的而已，并且乃是一种灵性上的技能。没有永生，就不认识神，也不能认识主耶稣。这样直觉上的认识主，乃是当人接受了神的生命之后才能的。就是这一星点的神生命在人里面，后来能够发育长大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人。自从人重生之后，神所有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灵，以除绝一切属乎旧造的，神所有对人的工作，也都是在这一点的灵内。

圣灵与重生

人当重生的时候，他的灵得着神的生命，而活过来。主动作这工的，乃是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乃是圣灵。他预先预备人的心，叫人肯来相信主耶稣为救主。十字架的工作，乃是主耶稣成就的，但是，将这工作加在罪人身上、心里的，乃是圣灵。我们必须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工作的关系。成功一切的，乃是十字架；将所成功的，再成功于人里面的，乃是圣灵。叫人得着地位的，乃是十字架；叫人得着经历的，乃是圣灵。为神成功“事实”的，乃是十字架；叫人得着经验的，乃是圣灵。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创造一个地位，成功一个救恩，叫罪人有得救的可能；圣灵的工作，乃是将十字架所已创造的，已成功的，显现给一个罪人看，叫他接受，叫他得着。圣灵并不单独作工，乃是用十字架以作工。没有十字架，圣灵就无所根据而工作；没有圣灵，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死的，对神虽已发生效力，对人却毫无效验。

虽然一切的救恩，都是十字架成功的，但是直接作工，叫人得着的，乃是圣灵。因此，圣经就说，我们的重生，乃是圣灵的工作。“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 6）在第八节里，主耶稣又说，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将十字架的工作，加在信徒里面，将神的生命，加在信徒灵里，所以信徒重生了。圣灵乃是神生命的执行者。我们乃是“靠圣灵得生”（加五 25）。如果人们所明白的，不过是借着脑力，没有圣灵在他灵中重生他，他所明白的，就不能帮助他。如果人们所相信的，乃是人的智慧，并非神的能力，不过就是受了魂的刺激，他就不能持久，因为他并没有重生，乃是从心里相信的人（罗十 10），才能得救，才得重生。

但是除了叫信徒得着生命之外，就是在重生时，圣灵尚有一步的工作，就是从今以后，住在信徒里面。但，可怜，人是怎样地忘记了这个，而不顾念这个！以西结三十六章将信徒得着新灵，与得着圣灵的事连在一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26~27）

“我……要……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信徒要得着一个新的灵，叫他自己的灵蒙更新，得生命。这个一得之后，底下就接连说道：“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更新的灵里。信徒在重生时所得着的，并不只是一个新灵，并且就在同时，也得着圣灵（有身位的）住在他里面。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如何不明白他所得的灵乃是新的，他也如何不明白当他得着新灵时，就也得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了。圣灵并非在信徒重生多少年之后，因着复兴起来，才去寻求得着的，乃是当他重生的时候，就已经整位地“住”——不是来拜望——在信徒里面了。使徒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弗四 30）“担忧”，并非“发怒”，因为这是圣灵的爱。“担忧”，并非“离开”，因为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十四 17），“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都是长久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不过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圣灵的情形不同，不是担忧的，就是喜欢的。

我们必须明白重生和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关系。没有一个新的灵，圣灵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圣洁的鸽子，在审判的世界里，是没有住处的，乃是当新创造开始发现时，它才能居住（看创八 8~12）。重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重生，圣灵就没有住在信徒里面的可能。既然重生了，信徒就在接受新灵时，同时接圣灵永远居住在他里面。这新灵的得着，如何是与神有生产上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开的；照样，这圣灵的居住，也是如此永远不会变更的。

信徒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已经有了新生命的，乃是难能而可贵的。但是知道当自己相信主耶稣时，立即有圣灵住在里面，为引导，为生命的能力，为一切事的主者，真是少而又少。多少初生的信徒，迟钝进行，不会长大的缘故，都可推想到这个原因。若非因为引导者的愚昧，就是因为信徒自己的无信和不忠。主的仆人们，如不将他们“圣灵居住人里面的道理，乃是为着属灵的信徒”的成见取消，就很难地会引导人到属灵的地位。圣灵在重生时所作的工，不过就是叫我们为罪自责，引导我们悔改、相信、认识救主，而叫我们得着一个新性情。这是神应验他“我……要……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的应许。

但是，这应许并不停在这里，下一半和上一半乃是一样美好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应许，乃是紧接在得着新灵的应许之后。圣灵叫信徒知罪、信主、得生，不过是他首步预备的工夫，好叫他住在信徒里面。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以显明父和子，乃是恩典时代里的一个特别荣耀。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的儿女了；现在乃是他们应当用信心和忠心来承认，来顺服的时候。复活日和五旬节，已经过去，圣灵的降临，已经成功了，如果信徒单知道圣灵重生的工作，而不知圣灵“居住”的真实，他就不过好象一个旧约的人一般。真的，多少的信徒，住在复活日和五旬节相反的一边了！

虽然信徒是这样的愚昧，他的经历始终没有越过神应许上一半的一步，尚不知道神自己的圣灵，是如何有人位地住在他里面；然而神已经赐给他圣灵了，乃是一件坚决不移的事实。他已经重生了，已经是一个圣殿，配为圣灵所居住的了。如果他肯用信心支取神下一半的应许，就下一半的应许，也要象上一半一样荣荣耀耀地得着应验。若信徒单注意重生，因得着新灵而满意了，他就不能得着他所可得的又强壮又喜乐的生命。若信徒不知道，也不明白圣灵住在他里面的奥秘和工作，他就难以得着神在主耶稣里所为他预备的一切福气。如果他肯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以为神在重生时所赐给他的，并不只一个新生命而已，并且有圣灵—有人位的一住在他的灵里，要为主；这样，就叫他的生命，在神的道路上要猛进不已。

如果神的儿女们肯相信，肯忠心，就在他的灵得更新的那一天，即有圣灵住在里面的经历。自从信徒重生之后，圣灵都是住在他里面，要带领他进入属灵的地步，要显现基督在他的生命里，要教导他，要叫他成圣的。但是，多少的时候，信徒竟然不知道他（圣灵）的地位，竟然轻看他的住在里面，竟然随着己意而行。信徒应当在这样的亮光中自卑，应当尊敬他这样圣洁的同在，应当愿意让他作工，应当因着敬爱而在他面前战兢，不敢稍微自主，应当想念到神如此地与他同住，是何等地抬举他。我们如果要住在基督里面，得生活要圣洁如同基督一样，我们就应当用信心接受神的预备。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中了，我们愿否让他从那里作工出来，乃是一切的问题。

圣灵与人灵

我们既然看见了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就已经住在信徒的里面了。但是，我们应当更详细一点地看圣灵所住的地方，好叫我们明白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应当记得重生的真意义，并不是外面的改变，也并非魂和体受了什么刺激，乃是灵得着生命。重生乃是在人灵里所发生的一件新事。重生就是死灵复活过来。所以能活过来的缘故，就是因为接受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新灵时，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的两个“放在你们里面”，告诉我们以圣灵所住的地方，就是人的灵里。

我们已经看见过全人如何是象圣殿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林前三 16）使徒的意思，是以为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就好象当日神住在圣殿里一般，因为你们信徒就是神的殿，虽然整个的殿，都是表明神的同在，都是神的居所；但神实在居住的地方，乃是在于至圣所。圣所和外院，不过是按着神在至圣所里的同在而作工，而活动而已。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所表明的。按着这个比方看来，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乃是一件很明白的事。

住屋者与所住之屋的性质，乃是相同的。当人重生之后，除了人重生的灵之外，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以及身体，都不足为圣灵的住处。他是一个建造者，也是一个居住者。他未建造之先，他不能居住；他建造，就是因为他要居住。他只能居住在他所建造的地方。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圣膏油是不能倒在人肉体上的。我们也说过人在未重生之前，全人所有的一切，不管它是属于哪一部分的，圣经总称之为“肉体”，这样看来，圣灵不能住在人肉体里面，意思就是圣灵不能住在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或者身体里亦明了；莫说魂的各部分，体的各部分，圣灵不住，就是未重生人的灵，圣灵也是不住的。圣膏油是不倒在肉体上的，圣灵也是不住在“肉体”的任何部分里的，圣灵只会和肉体相争（加五 17），他与肉体没有别的关系。所以，人里面若非有了什么是与他肉体有别的，圣灵是没法住在里面的。因此，灵的重生是非常紧要的，因为圣灵是住在这与肉体不同的新灵里。

圣灵是住在人的灵里，乃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因为信徒如果不知道圣灵所住的地方，乃是他全人的最深处，比他的思想、感觉、意志的机关更深，他就要在他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去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前次要仰望那在乎外面的一在灵之外的，即在魂里的，或体里的，或体之外的一来引导我们，都是受欺的、错误的。圣灵乃是住在我们人最里面的地方，所以，他的工作，只能盼望在那里看见；他的引导，也是从那里去得着。我们的祷告，乃是向“天上的父”，但天上的父乃是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他——我们的安慰师——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他的引导，也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灵之外，去寻求梦兆、异象、声音、感觉，我们就要受欺。

有许多信徒，时常往里面望，去看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意见，以看自己是否平安？如何蒙恩？怎样进步？这并不是出于信心，乃是有大害的。这叫信徒转目离开基督，而仰望自己。但是，此外却有一个回转向里面看，乃是与以上不同的，乃是信心最大的行为。就是仰望住在他灵里的圣灵来引导他。信徒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虽然知觉不来他里面的事，但他当在黑暗中相信神曾以一个新灵赐给他，而在这个灵里面，就是神的圣灵住在那里。神如何住在黑暗的幔子后面，叫人相信，叫人敬畏，却不叫人看见，照样，圣灵住在人的灵里，也非魂和体所可得而知觉的。

看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属灵生命。并不是心思里许多的思想、异象，也并非情感里许多的热火、快乐、高兴的感觉，也并非身体忽然被外来的能力所震动、所透过、所触摸；乃是在人最里面，从灵所发出来的生命。真实属灵的生活，乃是比心思更深的，比感觉更深的，比身体的知觉更深的，乃是在人最里面的地方的。真实地随从灵而行，乃是明白这最里面的灵的活动，随着它而行。无论心思里、情感里、身体里，有了什么希奇的经历，如果不过都是在外面的，最深的并不过于感觉，就这些的经历，并非属灵的。惟有圣灵在人灵里作工所生的效果，才是灵历，否则不过都是思想或者感觉而已。属灵的生活，是需要信心的。

罗马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灵（不是心，不是魂），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人的灵，是人与圣灵同工的部分。怎么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为神的儿女呢？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复活过来，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乃是重生更新的灵，住在这灵里面，而又与这个灵有别的，就是圣灵，他与在我们里面的灵一同作见证。

在官话和合本的圣经里，我们很难分别什么地方的灵是圣灵，什么地方的灵是人灵。照着译圣经人的意思，凡原文只说“灵”，而没说“圣灵”，但又实在是指着圣灵说的，就在这样的“灵”上头，加上一个圣字，以表明这个地方，是说圣灵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有的灵字上头，加上一个这样的“圣”字。圣字下边的几点——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和合本圣经的首几页，就是圣经头一章的前面那一页说，“每逢字下有小点，……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所以我们明白了，凡遇见圣经中有“圣灵”的地方，都是说原文里没有圣字，只有灵字；这圣字，乃是翻译圣经的人加的。圣经乃是神所逐字逐句默示的，为什么缘故，在许多的地方，神不说“圣灵”，而单说灵呢？神所不说的，岂不是与神所说的一样有意思么？神在许多的地方，明说“圣灵”；但为什么缘故，在有的地方——据译经者的意思，乃是指圣灵说的——只单说“灵”呢？自然我们知道，在许多单说“灵”字的地方，乃是指着圣灵说的，如“基督的灵”，“神的灵”等。但是在许多圣经中，没有说是圣灵之“灵”的地方，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呢？

一九一三年，加拿大一个专门查考圣经的月报，登载一位署别号为富勒斯先生的六篇讲论圣灵的信息。其中都是查考原文。当他说“灵”这一字时，他就说出这字在圣经中的各种用法。后来他就指出不顾上下文而以为所有的“灵”字，都是指着“圣灵”说的之非。他说，“真的奇妙，对于这个大题目，学问好象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当圣灵写新约，用‘灵’这一字时，并不表明这‘灵’字是应当大写的或者小写的。所以，英文圣经中所有大写灵字的地方，不过都是翻译者的注解而已。所有的新约大家，对于什么地方的灵应当大写，什么地方应当小写，尚是彼此意见不同的。”

大写的灵，意思就是指圣灵说的。小写的灵，意思是这灵，不是圣灵，乃是圣灵之外的灵，好象人的灵等。我们读了这句话，岂不明白么？在原文中所有单用灵的地方，并没有表明到底哪个“灵”字是指圣灵说的，或者是指人灵说的。自然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如此的容易，因为我们还应当看上下文，看原文的冠词，才能确定到底一个“灵”字，是否指着“圣灵”说的。

但是，为着我们目前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新约中“灵”字上头加的“圣”字，乃是译经者的注解，并非翻译。遇见这样的地方，我们虽然不敢以为是指着人灵说的，最少，我们可以说，有的乃是兼指人灵说的。

看了以上之后，真叫我们知道圣灵和信徒重生的灵，是如何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就是因为圣灵在信徒的灵中工作，以致叫它能够管理全人，所以圣经就将圣灵和人灵在有的地方合起来说；作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但并不是灵单独作主，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作主。人与圣灵同工的部分，乃是在于灵，圣灵作工于人 的 部 分 ， 也 是 在 于 灵 。

第二章 一个属灵的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个重生的信徒，虽然他的灵已经活过来了，虽然也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了，然而这人，尚可依然为一个属肉体的信徒，他的灵依然受他魂或体的压制。一个重生的信徒，要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乃是有专一的步武，为他所应当专一行为的。简单说来，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上最少可有两次的大改变——从沉沦的罪人，变作得救的信徒；和从属乎肉体的信徒，变为属灵的。罪人变作一个信徒，如何是一个实在的事实，属肉体的变作属灵的，也如何是实在可能的。神能叫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信徒，有他的生命；神也能叫一个属肉体的信徒，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有他的生命更丰富。凡人一相信基督，他就成功为一个重生的信徒；凡人一顺服圣灵，他就能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一个人因为与基督有正当的关系，所以成功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因为与圣灵有正当的关系，所以成功为一个属灵人。

惟有圣灵会叫信徒属灵。使人属灵的，乃是圣灵的工作。在神救赎法的安排中，十字架乃是消极的，作破坏的工夫，除灭一切从亚当来的；圣灵乃是积极的，作建设的工夫，造就一切从基督来的。使信徒有属灵的可能者，乃是十字架；使信徒属灵者，乃是圣灵。属灵的意思，就是属于圣灵。圣灵加增人灵的力量，叫他管治全人。所以我们若追求属灵，切不可忘记了圣灵。然而我们也切不可放下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与圣灵，是工作的左右手。失一不可。此二者，没有一个能单独作工。十字架常是引人就圣灵，圣灵常是引人到十字架。一个属灵的信徒，必须与圣灵有灵上的经历。他如果要成功为一个属灵人，他必须有几步的经历。注意这几步的经历，并非谓必须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的，不过为着书写的缘故，就不得不分为先后而写，其实，在经历上多是同时发生的。

虽然有好多事关乎信徒如何进步成功为一个属灵人，是我们所要提起的，但是，信徒不能忘记了我们已往的教训（卷二第四章，第五章）。信徒应当知道拦阻一个人属灵的就是肉体。所以，一个信徒若能持着一个信徒对待肉体所当有的最终态度，他就要很容易地进步。一件很希奇的事，就是惟独人越属灵，他越知道什么是肉体，他对于肉体所发现的越加增。人若不知道什么是肉体，他就不属灵。上文（卷二第五章）所提起一切关乎肉体的事，乃是一个人追求属灵的根基，没有人可以忽略的。如果对于肉体，我们不注意，就无论任何的进步，都是虚浮的、浅薄的，不是真切的。实在说来，如果一个信徒知道如何在凡事上拒绝肉体，肉体的活动，肉体的能力，和肉体的意见，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已经是属灵的了。但是，我们喜欢在这里再提起一点积极方面的事，意即直接与灵发生关系的。

灵和魂的分开

这里（来四 12）主要的点，就是到底我们的生活，是因着灵中直觉的指示，或者是受了我们（魂）天然好恶的影响？神的话要在这样的事上，为我们判别，到底什么是属乎什么。惟有神的利剑才会将我们生活的根源分别清楚。人的刀如何会剖开骨节和骨髓，神的剑也会将组织最密的灵魂剖开。这样的分开在最初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知识，后来必须成为一个经历。其实信徒惟有在经历上才会知道灵魂是如何分开的。信徒必须在经历上让主将他的魂和灵分开。不只这样愿意，这样追求，这样奉献，这样地祷告，这样地让圣灵与十字架作工；必须这样得着，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信徒的灵，必须在实际上脱离魂的怀抱。魂和灵，必须分开清楚，好象主耶稣的灵魂丝毫不掺杂一般。直觉的灵应当完全自由，单独为圣灵的居所和办公处，断不可让魂（指心思和情感）有一点的能力来影响它。灵必须脱离魂一切的纠缠。

十字架的工作，对于魂的生命，必须是非常的实在。魂生命受十字架的取缔，必须是非常的确实。魂生命必须有经历上的丧失。魂的机关，必须持守居在下面受灵管理的地位。信徒必须这样地有魂和灵分开的经历，叫灵确实地不再受魂的包围，才能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因为一个属灵信徒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全人，乃是他的灵管理。这样，灵的管理，并不只是圣灵管理魂和体，并且是人自己的灵，因着圣灵借着十字架作工的缘故，以致高升为全人的首部，不再受魂和体的管理，反而有能力叫魂和体完全受它（灵）的支配。

魂和灵的分开，乃是信徒进入属灵生活消极方面所不可少的工作。这乃是属灵的预备。没有这个，信徒就无论如何总是受魂的影响，以致在生活中时常灵魂掺杂。有时有了属灵的生活，而有时却又被心思、情感所支配，或者竟靠着天然的生命而活着。生命的表显不能纯一。灵和魂都作信徒的生命原则，没有纯净属灵的生命。这样就要留信徒在属魂的地步里，叫他自己的生命受损失，叫神圣灵不能用他作重要的工。

如果信徒的灵和魂，有真实的分开，并且顺着灵而行，不顺着魂而行，就当自己的魂一有作用时，立即觉得，并且要立即挣脱它（魂）的能力和影响，好象受了污秽一般。真的，属乎天然的乃是污秽的，并且也会污秽灵。灵魂分开之后，灵的直觉，必定非常敏锐，一有魂的作用，就会立时感受痛苦，而且反抗。就是别人有魂的作用时，也会立时觉得难受。就是当别人以属魂的爱心或情感相对时，灵中也必生了厌烦，好象受不住一般。乃是当信徒灵魂的分开，变成非常实在之后，信徒才有实在清洁的感觉和存心。信徒对于“清洁”的意思，才有的确的领会。信徒才知道不只罪恶的事乃是污秽的，就是一切属乎天然的，也都是污秽，应当拒绝的。不只知道，并且在灵的直觉里，对于一切属魂的——无论在自己或别人——若一与接触，好象就受了污染，应当立时洁净一般。

与主联为一灵的认识

保罗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17），并非成为一魂。复活的主，乃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所以他与信徒的联合，乃是他与信徒的灵相联合。魂不过是人的人格，乃是属乎天然的，只可作为当主与信徒的灵联合时，所用以发表这个联合结果的器皿。在信徒的魂里，没有什么是与主的生命有同样性质的，惟有灵，才能有这样的联合。这样的联合既是灵的联合，就魂在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如果魂和灵还是搀杂的，就要叫这个联合不纯粹。只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了一点随着我们的思想而行，或者在什么事上有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在哪里有了情感的作用，都足以叫这个联合在经历上不牢固。惟有相同的性质，才会有相贴的联合。混合品是不行的。主的灵是怎样清洁的，没有丝毫的搀杂，就我们的灵也应当如此，才会与他有真切的结合。信徒如果舍不得自己美妙的思想，不肯除去自己的喜好，不肯将自己的意思放在一边，而顺服神的旨意，就这样的联合在经历上的发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灵的联合，断不容有什么属魂的搀杂在里面。

这个联合是从哪里来的呢？乃是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六 5）这节圣经，说明我们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联合在他的死和复活里。这个在死和复活里与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这并没有别的，就是我们与主完全合为一。我们接受他的死为我们的死；将这与他死里的联合，作为我们与他联合的入门。同时接受他的复活，作与他同死的我们的复活。我们若用信心这样接受，就我们与他要在经历里同站在复活的地位上。但是，主耶稣是在圣善的灵里复活了（罗一 4），他乃是按着灵复活的（彼前三 18）。所以，我们与他在复活里联合，就是我们在他复活的灵里与他联合。这是很明白的。向一切属我们自己的死，向他的灵而活，就是这里的意思。然而，这些都是因着我们运用信心而成的。

我们如果这样地联合在他的死中，失去一切属罪恶的，属天然的，而在复活的生命里，与他联合，这就是我们的灵，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罗马七章四节、六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叫我们服事……按着灵的新样。”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而与基督联合，并且联合在他的复活生命里。这样联合的结果，就是叫我们有灵的新样以服事，而无所搀杂。

何等的奇妙！十字架常是一切的根基。十字架工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信徒的灵得以与复活的主联合成为一灵。十字架必须在消极方面，破坏方面，作了深工夫，叫信徒真是失去一切属罪恶的、属天然的，然后信徒才能与主积极的复活生命相联合而成为一灵。信徒的灵，必须带同信徒所有的一切而经过死，以致那些属乎天然的，不能永存的，都在死中失去，而让灵在复活的新鲜里，完全纯净、毫无搀杂地，与主联为一灵。信徒的灵，联于主的灵，灵灵相联，成为一灵。这样联合一灵的结果，就是能在“灵的新样”里服事主。没有天然的、自我的以及一切“动物的活泼”，混调在生活和工作里。此后魂和体，只作发表主自己生命的旨意、工作和生命的用处而已。这样灵的生命，就要在诸事上表显它的性质。这样，就时常有“流出”主的灵来的经历。

这是升天的生命。信徒乃是与在神右边的主相联合。在宝座上的主的灵，流通到信徒在——不是属——世的灵来，宝座上的生命，在地上活出来。元首与身体，有一贯流通的生命。当信徒与复活的主相联合之后——信徒必须天天保守他的“算”和“献”——主就能够借着信徒的灵，倾倒出他赐生命的能力来。一个水管连接在泉源上，如何会流通活水，信徒的灵联合在主的灵里也会涌流生命。这是因为主不只是灵，并且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在这样信徒的面前，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他的灵里充满了生命，并且，没有什么能限量这生命，因为他的灵就是紧联于赐生命的灵。我们需要生命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得胜。

主耶稣所有的得胜，我们都可因着这样的联合而得着。他所有的旨意和思想，我们都可因着这样的联合而知道。这样的联合，就叫信徒多得着主的生命和性情，而建造主在他里面的新造。因着死和复活，信徒的灵，就高升象主高升一般，在经历上到了“天上”的境界，将一切属世的，都践踏在脚下。这样与主的联合为一灵，就叫信徒的灵，不能再受什么阻遏，不能再受什么搅扰，乃是翱翔天际，超越云表之上；常是自由的，常是新鲜的，对于一切事物，都是有极明了的天上的眼光。这与一时受情感作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在地上活出天上的生命来。这样的生活中，乃是常有天的性质在内，常是属灵的。

圣灵已住在里面的认识

圣灵已经在信徒的里面了，但是，他尚不知道，或者不肯顺服他。所以现在他必须认识住在他里面的圣灵，而完全顺服他。信徒必须知道神的圣灵，乃是成位的，住在他的里面要教训，要引导，要将在基督里的“实质”，真理，赐给信徒。

圣灵这样的工作，惟有当信徒愿意承认他自己的魂是何等的蒙昧，何等的迟钝，愿意从今以后，真实自居愚昧，喜悦受教时，才得实行。信徒必须愿意让圣灵掌管一切，让他启示真理。乃是当信徒知道在他全人的最深处，在他的灵里面，有神的圣灵住在那里，而在那里等候他的教训，圣灵才能作工。乃是不自己追求什么，完全愿意受教，圣灵才能以我们心思所能消化的真理，教训我们。不然，就要发生危险。当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就是神的至圣所，乃是比思想和感觉更深的，乃是用以与圣灵交通的，而在那里等候神的圣灵，我们才知道他实是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在那里承认他、尊敬他，他才肯从我们里面的隐密处，显现他的能力和工作，叫我们的魂和知觉的生命，得着他的生命。

哥林多的信徒乃是属肉体的（林前三 1）。我们看见保罗当劝他们离开肉体的景况时，如何不只一次地劝告他们，以为他们乃是圣灵的殿，圣灵乃是住在他们里面的。知道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乃是脱离属肉体景况的助力。信徒必须用信心知道，完全知道，明白知道，长久知道，圣灵乃是住在他里面的。信徒不应只知圣经讲论圣灵的道理，他应当认识圣灵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知识中，信徒当将他的自己，毫无留恋地交与圣灵更新，愿意将魂和体的各部分，一概降服于他，让他引导，让他更正。

使徒问哥林多的信徒说，“岂不知……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林前三 16）他好象很希奇这样真确的事，他们还不知道。他好象以为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事，乃是一个救恩最首先的一个效果，你们还不知道么？无论信徒的程度如何，就是低如哥林多信徒的——但是，可叹，许多信徒，恐怕也不比他们更高——也应当清楚知道这个事实了。不理这个，要叫一个信徒长久属肉体，不能属灵。你如果尚未在经历里知道他住在你里头，你曾否在信心里知道他是住在你里头呢？

想到圣灵是神，想到他乃是三而一的神中之一，想到他乃是父和子的生命，想到他的尊贵，再想到他如何居住在我们这属乎肉体的人的里面，就要叫我们敬畏、尊重，而赞美。主耶稣取了罪身的形状，但是圣灵住在罪身的形状里，这是什么恩典呢！

圣灵的加力

人的灵要掌管全人的魂与体，要作圣灵生命的运河，流出生命给众人，必须得着圣灵的加力方可。以弗所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使徒为信徒祷告的话。若不是十分紧要的，使徒就必不如是祷告。他求神借着他的灵，叫信徒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面的人”，就是信徒的新人，就是信徒信主之后方有的。所以就是信徒的灵——重生的灵。使徒的祷告，就是要信徒的灵，蒙着圣灵的加力，能以刚强起来。

看此，我们就知道有的信徒的灵是软弱的，有的是刚强的。至于信徒的灵刚强与否，都是看他有否特别蒙着圣灵以能力赐给他。以弗所信徒，早已有圣灵的印记了（一 13~14）。所以使徒为他们的祷告，必定是在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之外的恩赐。使徒的祷告意思以为他们不只应当得着圣灵，住在他们的灵里，他们并且应当得着圣灵特别的能力，灌输到他们的灵里，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信徒可以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而有一个软弱的灵。

信徒应当觉悟自己灵的软弱，然后他才会祈求圣灵将能力充满他的灵，灵里充满力量乃是信徒的需要。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身体很好，但他自己的感觉有一点懒惰，在那个时候，若要为主作工，好象心里很不愿意，有了受不住的情形，这就是灵软弱，不能管治情感。有时，信徒的感觉很兴奋，但他的身体却有一点懒惰，在那个时候，若要为主效劳，好象也是不能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就有这样的光景。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二六 41）灵愿意是不够的，灵也应当刚强。灵若有力量，就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

有时，信徒当对人讲道作工的时候，好象有一种没奈何的情形，自己觉得没有法子可以支配他。这也是因着灵没有力量的缘故。不然，虽然人救不来，是因他自己不要，并非因自己缺乏力量。对于环境也是这样。因为外面纷乱的缘故，信徒就觉得自己也受影响了。灵如果刚强，就信徒能泰然处最纷乱的光景。祷告是灵强弱最大的试验。灵有力的就会多祷告，并且在未答应之先，是不肯罢休的。灵无力的，就难以不疲倦、不灰心，而几年、几十年地求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如此。有刚强的灵者才有毅力，不管环境，不管感觉，一直进前。否则，不久就觉得不能支持了。至于与撒但的交战，更是需要灵的力量。真在灵里有力量的，才知道如何运用灵的力量，以抵挡、以攻击仇敌。不然就所有的交战，不过是戏剧中的争斗：不是出自心思的想像，就是出自刺激的感觉，有时也许还是血气的力量。

所以如要得着这圣灵的能力，信徒这一方面，必定也有当作的工。应当有专一的降服，应当除去一切生命上有疑惑的事物和行为，应当愿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应当相信神会以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应当祷告这件事。信徒这方面若没有阻碍，神就必定立时成功他所盼望要作的。信徒不必等待圣灵来充满，因为圣灵早已降下了。信徒所应当等待的，不过就是让十字架在他里面作够深的工夫，履行圣灵充满他的条件。如果信徒忠心、顺服、相信，圣灵的力量，就要在最短的期间，灌入他的灵，叫他刚强，叫他有力生活，有力工作。也许有的信徒，在一次降服主的时候，就能立刻得着，并不必有什么等待，因为他早已履行圣灵充满的条件了。

这个圣灵以他自己的能力灌入信徒里面，或称为信徒被圣灵充满，乃是一件发生在灵里面——即里面的人——的事。圣灵并非充满人的感觉，或者身体，乃是

充满人的灵。乃是“里面的人”，被圣灵的能力所奋兴，而变为刚强，并非外面的人。这是最要紧的，因为这个要叫我们在寻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不去寻求身体上的感觉、震动、拘挛、摔倒，而单用信心（加三 14）。但是信徒应当小心，切不要以信心为搪塞，而竟然没有得着圣灵的加力。条件必须履行，态度必须坚持。神要成功他的应许。

我们若读使徒在下文所说的，如何知道、明白并充满，我们就知道这灵中的得能力，要叫我们灵的知觉，变为非常的明显。灵象体一样，也是有它的作用和知觉的。在信徒未得着圣灵能力大量地灌入他的灵中时，信徒很难察知他灵的直觉。当信徒有这个灵里刚强的新经历之后，信徒的灵的直觉，就变为明显。许多信徒，也就更容易地知道他自己灵的直觉。这是因为里面的人，已经刚强起来，所以他的直觉，也刚强起来了。因之信徒就更能觉得出他灵微细的动作。

这样灵里满有圣灵能力的结果，就是能以管理自己的魂和体，叫它们完全归顺它。无论思想、爱慕、感觉、主意，都受灵的支配。这样叫魂不能再独立行事，乃是作灵的管家。不特如此，并且叫圣灵能以借着信徒的灵流出神的生命来，以滋润、苏活枯干、死亡的人。这与在圣灵中的浸礼是有分别的；因为这里的加力，是注重在生命或生活的问题（自然，也影响到工作）；而在圣灵里的浸礼，乃是专为工作的用处。

随从灵而行

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属魂的信徒，如何变成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了。但是这并非说他从今之后，就不再随着肉体而行了。反之，他乃是时刻有堕落到属肉体的危险。撒但乃是时刻儆醒的，他一有机会，就立即要叫信徒失去他的高位，而降到低下的生活里。所以信徒最要紧的，就是时常儆醒，随从灵而行，才能保守他长久属灵。

罗马八章将随从灵而行的紧要，说得很清楚。第四至六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思念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随从灵，就是与随从肉体反对。信徒若不是随从灵，就是随从肉体。有的信徒有时随从灵，有时却随从肉体。但是他应当“只随从灵”。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只随从灵，就是只随从灵的直觉而不一刻随从魂或体而行。这样随从灵的人，有一个结果，就是他“思念灵的事”。他这样思念灵的事，叫他全人都成为“生命平安”。所以随从灵的结果，就是生命平安。

随从灵的意思，就是顺着直觉（看卷五第一章）而行。随从灵，就是生活、工作、举动在灵的里面，也用着灵的能力，并被灵所支配。这样，就要时常保守

生命与平安。信徒若非随从灵而行，就不能保守他的属灵。所以信徒应当知道灵的种种作用，以及它的律法，好叫他知道如何行走。

信徒的随从灵而行，乃是逐日免不了的工夫。他必须知道：我们生活在世上，并不是随着最好的感觉，以为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就怎样，也并不是随着我们心思里最好的思想，或是忽然的，或是长久的，以为我们应当这样那样，我们就这样那样；乃是应当随着灵中直觉的引导而行事为人。灵的微小知觉，乃是圣灵表明他意思的地方。圣灵并不是直接向我们的的心思，叫我们忽然想起什么。圣灵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灵里作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灵的意思，我们就应当顺着灵中的直觉而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中有了知觉，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知觉的意义是什么——要求什么，表明什么——我们就应当用祷告的工夫，叫我们的心思明白直觉的意思。明白以后，就随之而行。心思可以忽然明白直觉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直觉，而心思自己所发的忽然思想，乃是不可跟从的。直觉的教训，乃是表明圣灵的意思。我们所当跟从的，只有这个。

这样的随从灵而行，是需要依赖和信心的。我们已经看见过，所有属肉体良善的行为，都是独立的，没有依赖神的。魂的性质就是独立。信徒如要随他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欲望而行，他就不必用工夫来等候神、祷告神、倚靠神来引导。“随从肉体 and 心中所喜爱的去行”的（弗二 3），是用不着依赖的。乃是当信徒要寻求神的旨意，自知无用，自知靠不住，自知是软弱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时，他才会有倚靠神的心。信徒如要得着神在他的灵中引导他，他就必须在他的灵中等候神，而不随便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为引导者。信徒必须记得，凡没有倚靠、等候、依赖、寻求神，就去作，就会作，就可以作的，都是随从肉体而行。战战兢兢依赖神在灵中引导的，才是随从灵而行。

这样的行也是需用信心的。信心和眼见并感觉是相反的。魂的感觉总是要求、抓住、羡慕一切能看见的、能觉得的，以为他行事为人的保证。如果信徒是随从灵而行，就是说他是不随从魂而行。这就是说，他是靠着信心，并不是靠着眼见。所以，随从灵而行的人，在一方面就不因没有属人的帮助而难过，在另一方面也不因有属人的反对而动心。就是因为有信心的缘故，才能够在黑暗中相信神，而不以自己的根源为倚靠；才能够相信那不见的能力，过于得见的自己的能力。

随从灵而行是有两部分的：一是动工，一是用能力来作这工。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并没有在灵的直觉中得着他应当作某事的启示，而他却要求神赐他灵力以作这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有的时候，信徒所作的，乃是从灵中得着启示，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他后来却用自己的能力来作这工（看卷二第四章）。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靠着圣灵入门，而又欲靠着肉体来成全是不成功的。要跟从主的人，必须被主破坏到一个绝对不能自信的地位，以为没有一个良善的思想是他自己会发起的，也没有一点能力可以成功圣灵所动工的。所有的思想、聪明、知识、才干、恩赐，都必须撇开，来完全倚靠主。世人原是敬拜、迷信这些的。但

是，我们应当时刻承认自己的不堪、不配、无能、无用。不敢在神还没有命令之先，就作什么；也不敢稍有自恃的心，来作神的吩咐。

我们若要这样地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应当随从灵直觉里微小的知觉而动工，就应当倚靠灵的能力来作直觉所启示的工。不随从思想、意见、感觉和倾向，只随从直觉，就叫我们开始得不错。不倚靠自己的天才、能力、本事，只倚靠灵的能力，就叫我们继续成全得不错。我们应当谨记：什么时候停止随从灵而行，就在什么时候起首随从肉体而行，也是在什么时候体贴肉体的事，而让死在我们灵中活动了。因为“不随从肉体”，才会“随从灵”。“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八 4~6）

我们的目的乃是成功为一个属灵人，并非要成功一个灵。分别这个，才不会叫我们属灵的生活偏枯。我们是人，要永远为人，不过我们为人最高的造就，就是为一个属灵的人而已。天使是灵，不是人，他们没有体，也没有魂；我们人是有魂、有体的。我们作属灵人，不作灵。因此，我们还是有魂有体的。“属灵人”的意思并非全人只剩下灵，没有魂，也没有体了；因为那是一个灵，并不是一个人。“属灵人”的意思不过是这一个人乃是服从他的灵管治的，灵为全人的最高机关而已。我们应当非常地注意这个，不然我们就要误会。并非谓因为人属灵了，因此他的魂和体的功用和机关就都取消了。属灵的人仍是有魂和体的。

一个属灵的人是依然有他魂的意志、心思和情感的。虽然这些是魂生命的各部分，然而，这些的功能，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因此，属灵的人虽然不是靠着它们活着的，然而却没有消灭它们。反之，它们乃是死过、更新过、复活过，因而它们与灵完全联合，而作灵发表的工具。属灵人是有情感、心思、意志的，不过它们是完全顺服灵直觉的引导的。

属灵人有情感，不过他的情感不象从前那样地单独行动，乃是完全受灵的支配的。现在情感不再如从前那样地有自己的欲好，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感觉，因而处处掣灵的肘，而反抗灵的举动。现在乃是只好灵所喜欢的，只爱灵所指引的，只觉灵所允许的。灵是它的生命，灵一举动，它就响应。

属灵人也有心思，不过他的心思不象从前那样地放荡，乃是与灵同工的。现在的心思不是以它所想的理由、理论，来反对灵的启示；不是以纷纭的思想，来扰乱灵的安静；不是以自己的智慧为夸诩，而悖逆灵的启示；乃是与灵同心协力在属灵的程途上进行的。如果灵有启示，它就思想出这启示的意思；如果灵因争战而“下沉”，它就扶助灵而争战；如果圣灵要教导什么真理，它就帮同灵思想明白。灵有能力停止它的思想，也有能力使之思想。

属灵人也有他的意志，不过他的意志不象从前那样地以自己为中心，向神独立，乃是以灵的是非定依违的。现在再不象从前那样地有己意，那样地不服神的旨意，那样地刚硬不能软化；乃是完全破碎，不再抵挡神，不再与神相违，不再

野性难驯；乃是一得着灵的启示，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便为灵出主张来遵行。它好像是灵的臣子，站立在灵的门口，等待灵的吩咐。

属灵人的身体也是服从灵的。他并不是如从前那样地以身体的情欲来吸引魂使之犯许多的罪，现在乃是蒙宝血洗净，被十字架对付了它的情欲，完全作魂从灵所得命令的仆役。它很快响应灵所有指引。灵借着更新的意志，有完全的权柄能管住它。它并不象从前那样地在在迫住软弱的灵。属灵人的灵已经刚强起来了，身体是服在它能力之下。

使徒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说出一位属灵人的实情：“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里说一位属灵的人，乃是：一他得着神住在他灵的里面，叫一切成圣。灵的生命，灌输全人，叫全人的各机关，都靠着灵命活着，都是靠着灵力而行。

二他不靠着魂生命而活。他的心思、想像、感觉、理想、情爱、意见，都一一蒙圣灵更新洗净，完全服在灵的管治之下，而不再单独行动。三他虽然尚有身体，并非一个脱体的灵，但是体的疲倦、痛苦、要求等等，绝不能影响灵，而叫它失去升天的地位。全身肢体，都是作义的器具。

所以，属灵人，就是一位属于灵的人。他的全人，都是被灵所管理，全人所有机关，都是完全服在灵之下，而受它的节制。他的灵，作他生活的特征，无论什么，都是从灵而出。他乃是有绝对的依赖的：他所说的话，所作的事，并不随便自己去作，乃是每一次都否认自己的能力，而从灵里支取出能力。属灵的人，就是靠着灵而活的人。

第三章 属灵的工作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信徒在他的灵程上逐渐进步时，他就逐渐看得清楚，为自己活着，乃是一个罪恶，一个最大的罪恶。为自己活着的信徒，好象是一粒的麦子不肯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他终久不过是一粒。有的信徒，他寻求圣灵的充满，他喜欢成功为一个有能力的属灵人。但是，目的是为什么呢？要叫自己快乐，觉得更舒服！如果要他完全为神和神的工作而活，不管他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感觉，他就退缩不前。这无他，因为他误会了属灵的意思。在他心最深处，魂生命的自爱还未丧失呢。凡作神儿女的人，都是神的仆婢。他们每一个都从主那里得着恩赐，没有一个是没有恩赐的（太二五 15）。神把他们安放在他的教会里，都有他们所应当作的那一部分工夫，赐给他们去作。神的目的，始终不是要叫信徒的灵，成功一个属灵生命的水池；如果这样，水就要开始干涸。信徒的退步，灵力的减少，大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神的生命，在灵中一被壅塞，信徒就开始觉得干旱。灵命原是为着灵工，灵工不过就是灵命的发表。灵命生活的秘诀，就是如何使生命不间断地流出，以达到别人的生命里。

信徒灵命的粮食，就是作神的工作（约四 34）。如果属灵（初步的尚未足以语此）的信徒，专顾自己的灵性，将他的读经和祷告，作为自己的娱乐，就当他们的顾得自己时，神的国度已经受大亏损了。信徒必须相信神会养活他们——不只在肉体上，也在灵性上。如果信徒饥饿时，肯忍饥而不去找吃食，单作神所要他作的，他就要得着饱足。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吃灵粮。在供给自己事上注意的，反要一无所得；专心顾念神国的事的，反要得着满足。如果信徒不顾自己，而专以父的事为念，他就要看见自己常是饱满的。

信徒切不要过分地要求新有所得，其实他的需要，乃是保守他所已得的不失去，因为没有失去，就是得着。保守的法子，就是用他所得的，因为埋在地里，乃是失去的法子。当信徒让他灵里的生命到处涌流的时候，他不只得着人，并且也得着自己。但是，这并不是因要得着自己才得着，乃是因要失去自己来得着人。属灵人里面的灵命，必须借着外面的灵工，而涌流出来。如果信徒的灵，常是开放——自然对于仇敌应当关闭——的，神的生命，就要从它涌流出来，以拯救、造就许多的人。属灵的工作一停止，属灵的生命就受阻遏。此二者是不能分开的。

无论信徒属世的职业是什么，都有他工作的范围。属灵的信徒，知道他自己在基督身体上的地位，所以就也知道他自己工作的范围。因为每一肢体都有它的用处，不负它的用处，就是它的工作——有的恩赐，乃是为着某种肢体的，有的乃是为着全体的。信徒应当知道自己恩赐的范围，而在他那一个范围内工作。许多属灵信徒的失败，就是在此。不是退缩不作工，以致叫灵命没有发展的可能，就是作他范围外之工，以致灵命受了伤损。不用手足与倒用手足，损害是一样的。留存灵命，乃是失去的独一方法，但是胡乱工作，也是叫灵命不得其门而出。

属灵的能力

我们如果要得着能力为基督作证，与撒但争战，我们就不能不求经历上的充满圣灵。不错，今日寻求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天多过一天，但是，寻求被圣灵充满，得着属灵的能力，到底是为着什么呢？多少的人寻求能力是为炫耀呢？多少是为着叫自己的肉体更有光彩呢？多少的人，是盼望得着能力，就可以叫人在他的面前倾倒下来，免得他们用苦工去寻求、去争战呢？我们必须看得清楚，我们到底是为着什么，要得圣灵的能力呢？存心若非合乎神，出乎神的，自然得不着。神的圣灵并不降在人“肉体”之上，他所降下的地方，只在神所新造的灵上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让外面的人（肉体）存活，而求神将我们里面的人（灵），浸在圣灵里。肉体如果尚未经过对付，神的圣灵就不降在人的灵上面，因为赐能力给属肉体的人，除了叫他夸耀，叫他变成更属肉体之外，并无别的结果。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十字架是在五旬节之前；圣灵不肯将能力赐给未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男女。耶路撒冷的楼上，惟有各各他有路可通。惟有效法主的死的人，才有接受圣灵能力的可能。神的话是说，“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出三十 31~32）不论是最污秽的肉体也好，或是最文雅的肉体也好，神的圣灵是不能降在它上面的。什么地方没有十字架的钉痕的，什么地方就没有圣灵的膏油。主耶稣的死，就是神对一切在亚当里的人所下的断语：“都应当死”。神乃是等到主耶稣死后才降下圣灵。照样，信徒如非有了主耶稣死的经历，意思就是向一切属乎旧造的死了，他就不能盼望看见圣灵的能力。历史上的五旬节，是在各各他之后的；灵历上的充满圣灵的能力，也是在背负十字架之后的。

肉体在神的面前是永远被定罪的，神就是要它死；如果信徒不要它死，反要得着圣灵来装饰它，叫它更有能力为神作工，岂非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们的存心到底为着什么呢？个人的吸力么？名誉么？人的欢迎么？属灵信徒的敬佩么？成功么？叫人悦纳么？建造自己的……么？存心不清洁——“两意”的存心者，都不能得着在圣灵里的浸礼。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的存心是很清洁的，但是，我们的大祭司要借着境遇，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心，到底真是清洁的否。若非等到我们现在的工作完全失败，当人以我们的名为臭恶，轻看、拒绝我们时，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我们的存心是否完全为神。每一个真为主所用的人，都是打这一条路走。十字架什么时候完成它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就接受圣灵的能力。

然而，岂非有许多的信徒并没有十字架的深经历，但是，他们也有能力为主作见证，并且主很大用他们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圣膏油之外，还有与圣膏油“相似”（出三十 33）的膏油呢，可以调和得很相似，但是，并非圣膏油。我们不要羡慕成功和伟大，我们只看我们的旧造——一切从生就带来的一曾否经过十字架。肉体没有经过死，而有能力的，这能力必定不是圣灵的能力。有属灵眼光的信徒，和到了慢子那一边的信徒，都要知道那样的成功是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

乃是当一位信徒真的定罪他的肉体了，且随着灵而行，他才会真得着圣灵的能力。不然，他就是要他的肉体得着属灵的能力。肉体如果未经过死，灵就没有特别得着能力的可能，因为肉体能力的存在，就是说肉体的掌权；肉体掌权，灵就被压制。圣灵的能力乃是降在一个已经满有圣灵的灵上面。因为惟有如此，圣灵的能力才有外流的可能。乃是因为里面已经满了，所以再进来的能力就洋溢出去。所以，信徒一面须向旧造死，另一面须在生活上学习如何与圣灵同行，然后会得着能力。

这个圣灵的能力是每一个信徒所应当追求得着的。心思上的明白，乃是不够的。必须有圣灵真的环围他的灵方可。工作的有效力与否，全看信徒有无这样的浸在圣灵里的经历。圣灵需要出口。何等的可怜！他在许多信徒的身上，总找不着一个出口。有的有罪拦阻，有的骄傲，有的冷淡，有的充满己意，有的倚靠魂生命。圣灵的能力，没处发泄！除了圣灵之外，我们的根源已经太多了！

在我们寻求圣灵能力这件事上，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思清明，保守我们的意志活泼。这是为着预防仇敌的假冒。在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让神取缔我们的生命，所有属乎罪恶的、不义的、可疑的，都一一除去，全人奉献给主。用“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三 14）。安息在神里面，以为神必照着他的话语，在他的时候施行。不要忘记这件事。神若迟延，就应当让他的亮光，多查考自己的生活。如果神叫我们得着能力时，有所感觉，我们也喜欢。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地信他已经作了。

信徒得着能力与否，只看其经历够了。得能力者，他的灵的知觉，必定变成非常敏锐。他就必定得着口才（不是属世的），为主作见证。他的工作，必定有效力，有永久的果子。能力是灵工的根本条件。信徒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叫信徒对于他自己灵的知觉，有极明了的感觉。在神的工作中，当信徒得着能力之后，他必须保守他的灵自由，好让圣灵流出他的生命来。保守灵自由，就是保守灵常在圣灵能作工的光景里。

例如：神命一位信徒去领一个会。这信徒的灵，必须是自由的方可。他不应当来到会中时，他的灵里尚是有许多的负担，或是重量。这样，就叫全会好象都有了负担，变成“坚硬”打不破一般。领会者不应当自己有了负担来到会中，盼望会众有什么作为，或是情形帮助他，叫他自由。倚靠会众的响应，以释放领会者自己灵的负担，乃是一个失败。

信徒到会场时，他自己的灵，必须轻快无累方可。因为许多聚会的人，当他们来时，他们都是满有负担的。领会者应当用祷告、诗歌或是真理，先释放他们，然后才传扬神的信息。若领会者自己先有了脱不了的负担，他怎能盼望别人自由呢！我们应当知道属灵的聚会，乃是灵与灵的交通。传信息者，乃是从灵中传出他的信息，听者也是从灵中接受神的话语。不论是领者或是听者，他的灵中有了负担、不自由，这灵就不能向神开启，不能感应神的话语。所以信徒自己的灵，必须自由，也必须用功先将会众的灵释放，然后以神的信息告诉他们。

我们必须得着圣灵的能力，才能作有能力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灵自由，能力才能从灵里流露出来。能力在信徒身上所表显的，并不同量。信徒各各他的经历有多少，他五旬节的经历也有多少。如果灵真是轻快，圣灵就能工作。但在作工的时候——特别对个人——有时也有灵关闭的经历。这也有是因对方所致的，或是因为你所遇见的人，有特别的情形，所以你的灵觉得关闭。有时是因他没有敞开的灵和心思，没有领受真理的能干，或者心思里有不正当的思想，以致阻止了灵的流出。别人若有这样的情形，就叫工作者的灵，觉得好象关闭一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只看来者的态度，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否对他作属灵的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灵，被他所关闭，我们就不能将真理传扬给他。

如果我们的灵觉得关闭，我们勉强作工，就恐怕所作的工，并不是从灵而出，乃是心思的出产品而已。惟有从灵所作出的工，才有永久有效的结果。从心思出产的，无论如何，总是缺乏灵力。如果我们不是先用祷告和预备的工夫，将人的障碍除去，以致我们能有自由的灵，将神的话语传开，我们的工作，就要失去效力。信徒必须学习如何随着灵而行，以致他能知道如何在灵中工作。

灵工的开始

开始作一件事是非同小可的事。信徒并不可因这事是美好的，是需要的，是有益于人的，就冒昧去作。这些并不足以表明这工夫是合乎神旨意的。神也许要兴起别人去作这工，或者他喜欢这工夫暂时停顿。虽然，在人看来，未免有些难舍，但是，神知道该如何作。所以，美好、需要或有益，都不足为我们工作的指引。使徒行传是我们工作最好的借鉴。在那里我们并没有看见谁“献身作传道”，“立志作主的工夫”，“变作教士”，“来当牧师”等等；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圣灵自己分派人，自己差遣人去作工。神并没有征求人献身来作工，神只差遣他所要的人。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拣选要作这工的，都是神拣选他工作的工人。人肉体的意思，在此并没有地位可站。神如果要，就是扫罗也没法抵挡；神如果不要，就是西门也没法用钱买。神是一切的主，他管理他自己的工作，不许一点属人的夹杂在里面。并不是人来作工，乃是他“打发”工人出去。所以，灵工的起始，必须亲受主自己的呼召；并非因传道者的劝勉，亲友的怂恿，或自己的性质和圣道更为接近，所以出来作工。没有穿肉体的鞋的人，才能够立在神工作的圣地上。多少的失败、虚费和纷乱，都是因有人自己“来”作工，没有受差遣“去”作工。

就是人已经选定了，也不是被选的工人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就肉体看来，世上实在没有别的工作比属灵工作更束缚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所读的，都是“圣灵对……说”，“主对他说”，“圣灵向他说”，“被圣灵差遣”，“圣灵禁止他们”；作工者除了听命之外，并没有权柄，可以自己主张什么。当日使徒们的工作，并没有别的，就是在直觉中知道了圣灵的意思，就顺着去行而已。这是何等的简单呢！如果灵工是要信徒自己怎样用功来筹划、来打算、来支配、来操心，就除了那些天然有才干、聪明和学问的人以外，就无人会作了。但是，神乃是将一切属肉体的完全丢开。只要信徒的灵向主是圣洁的、是活泼的、是充满能力的，他就可以听主的调度，而作最有效力的工。神从来没有将支配工作的权柄交给信徒，他只要信徒听他在灵中所要告诉他们的。

虽然撒玛利亚有了“大复兴”，然而，腓利并不负在那里作继续培养的工作，他应当立即离开，到旷野去救一个外邦的太监。虽然亚拿尼亚从来没有听见扫罗归主的事，照着理性看，到他那里去代祷，乃是送命，但是，他不能自己作主。虽然犹太人的规矩是不应当到外邦人的家，和他们交往的，但是，圣灵既说了，彼得也不能抵挡。虽然保罗与巴拿巴已经被圣灵差遣了，然而，圣灵仍有权柄禁止他们往亚西亚；然而，下一次却引导他到亚西亚设立了以弗所的教会。所有的工作，都在圣灵的手中，信徒不过服从而已。如果照着人的思想和好恶，就当日有许多当去的地方不去了，不当去的地方却去了。这些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跟随的，并非我们自己的思想、理由、好恶、决断，乃是圣灵在灵中的引导；这些也是告诉我们说，圣灵并非借着我们的思想、好恶和决断来引导我们，反之，我们的思想、好恶和决断，多是与圣灵在灵中所引导我们的完全相反。如果使徒们不能随着他们的心思、情感和主意而作工，就我们呢？

神所有呼召我们去作的工，都是在灵的直觉中启示我们的。信徒如果就是照着心思的思想、情感的作用和意志的欲望而行为，就要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惟有从灵生的才是灵，别的都不是。信徒所有的工作，必须在相信等候神以后，而在灵中受启示才可以，不然，肉体就要进来了。神所有召我们去作的，他都必定赐给我们灵力去作。所以，这里有一个最好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作工过于我们灵里的力量。我们如果作工过于我们的灵，我们就汲取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是苦恼的初步。伸张着作工，叫我们不能随从灵而行，也不能作实在的灵工。

现在的人几乎都是以理性、思想、理由、感情、感觉、喜好、愿意、欲望等作为作工的标准。但是，这些都是出于魂，所以，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东西，乃是一个好仆人，并非一位好主人，我们若跟从了它们，就要失败。属灵的工作，必须出自灵才可以。神并不在灵以外的地方，将他的旨意相启示。不只如此，当人家需要属灵帮助的时候，工人千万不要让属魂的感觉来胜过属灵的关系。除了清清洁洁地要帮助灵性之外，其他属魂的感觉，都是害人的。这常是工人的危险和陷阱。爱心、爱情、挂心、担忧、趣味、热心等等，都应当完全受灵的指引才可以。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律法，所以，有的基督工人竟然因之而有道德和灵性的失败。如果我们一方面让天然的吸力和属人的爱慕，另一方面让天然的恨恶和属人的寡情，来支配我们的工作，结果就是失败的，工人的生命是荒凉的。在许多的时候，就是在最亲爱的人身上，肉体上的关系也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有时还是完全不理——才能得着属灵的结果。我们的意思和愿望，必须完全奉献给主。

我们所当作的工，只有我们在直觉上知道是圣灵引导的，才可以作。肉体从来没有参加神工作的可能。我们属灵用处的大小，只看我们让十字架斩割我们的肉体有多深。并不是表面所成功的有多少，乃是神借着钉十字架的男女所作的有多少。就是存心为主啦，为好起见啦，热心啦，劳碌啦，奉主耶稣的名啦，为着天国的事工啦，都不足遮掩肉体。神只要他自己作工，他不要肉体来干涉他。我们应当知道就是在事奉神上也是有献上“凡火”、“非属灵”的可能。这个乃是惹神的怒气的。一切的“火”，如果非圣灵自己在我们灵中点着的，就不过都是凡火，都是神所看为罪的。所有为神工作的，不一定是神的工。为他作，是不够的，问题是：到底是谁作？如果不是神自己从信徒的灵里作出来的，而是信徒自己的活动，和用自己的力量，就在神面前并不算数。一切出自肉体的，要和肉体一同败坏；所有出自神的，才会永远长存。惟有作神所吩咐的工，才会不落空。

灵工的目的

没有别的，就是要人的灵得着生命，或者已有生命的灵得着造就。如果我们工作的目的，并非注意到在人里面最深的灵，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和效果。罪人所需要的，并非一种佳美的思想，乃是生命。信徒所需要的，也非更多的圣经知识，乃是什么足以喂养他的灵命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不过就是佳美的段落、巧妙的比喻、深奥的意思、智慧的言语、明通的理论，我们就不过只会使人的心思多一种的思想，使人的情感多一番的刺激，使人的意志多一次的定规而已。作了许多的工夫，依然叫经过我们工作的人，灵死而来，灵死而去。罪人的需要，并非更好的理论，更多的眼泪，更坚的立志，他所需要的，乃是灵的复活。就是一位信徒，他也非需要外面的人的造就，他所缺乏的，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可以叫他的灵长大的。我们如果专注意人外面的人，而忘记了人里面的人，就是人的灵，就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完全、绝对、始终的虚空。这样的工作，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也许更坏，因为反空废了光阴！

人可以受感动、流眼泪、认罪过、明白道理、承认赎罪是有理由的，对于宗教产生兴趣、立志、悔改、签名、读经、祈祷、“复兴”得着快乐、作见证，然而，其人的灵可以尚未得着神的生命，和从前是一样的死，因为这些，人的魂都可以作得来的，不管他的灵是死是活。我们并不轻看这些，然而我们知道灵若没有活过来，这些就不过是没有根的麦芽，一经日暴，就会完全枯槁。灵的重生在魂外面可以有这些的表显，然而在他全人的最深处，却接受了一个新生命，叫他能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灵没有复活，以致会在直觉上认识神，就所有的工作没有一点的属灵效果。

我们应当知道，“假信”、“假重生”乃是一件可能的事。许多的人将“会悟”和“相信”混了。会悟不过是心思里明白了这道是有理由的，是可信的。相信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联合；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就是联合自己于主耶稣的死里。人可以明白道理，但他不一定相信主耶稣。我们所最注意的，就是人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恩，乃是因着相信神的儿子得永生。但是，人总得相信神的儿子。许多的人“相信赎罪的道”了，但是，他并没有相信赎罪的救主。人可以将羔羊的血盛在盆里，但他也可以不将这血涂在心门上。重生也是可以假冒的！多少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和已经真重生的比起来，好象都是一样的。他们也很清洁，也很敬虔，也很肯助人，也会祷告，也常读经，也常来聚会，也很有爱心！并且也出力救人来信基督。但是，他们虽然有了这些，并且，也说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有一个根本的缺欠，就是他们没有直觉上的认识神。他们可以听，也可以谈到神，但是，他们并不认识神，对神没有个人的认识。“我的羊认识我，……也认识我的声音。”（约十 14、16，另译）不认识主，不认得主的声音的，并不是主的羊。

人与神的关系既是从重生起首，而且都是在于灵里面的，就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当在此点着重才可以。如果徒有表面的成功，目的不过要使人热心、奋兴，他就要看见，他所有的工作没有一点属神的在里面。我们知道了灵的地位之后，我们的工作应当有一个根本的推翻才可以。我们并非没有目标，随着我们以为善的去作，乃是明有目的，要建造人的灵。从前虽然注重属乎天然的，现在应当注重属于神灵的。所以，灵工的意思，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我们借灵而作工，要叫人的灵活过来而已。其他的工作，都不是灵工。

我们如果真知道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一点足以叫人得生命，我们就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没有用处。如果真丝毫不靠也不用自己的什么，我们就要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到了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新我，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有多大能力。平日因为我们太常靠着魂而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是何等的没力。现今旁的魂的帮助都取消了，专倚靠灵的能力，才知道自己的灵命只有这么大。如果我们也不再要使人心思明白，使人的情感受感动，使人的意志立志，而只要人的灵得生命，我们就要看见除了圣灵真用我们之外，我们实在绝对地没法叫人得生命。“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一 13）神如果不生他们，我们真没法子生他们。到了此时，我们才知道所有的工作，都是神作的，我们不过是虚空的器皿而已。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能生人的，人里面也没有可以生自己的。乃是神由我们的灵倾倒出他的生命。所以，灵工没有别的，不过神自己所作的工而已。凡不是神所作的，都算不得灵工。

我们应当求神启示给我们看，叫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是何等伟大；也知道要作他的工是如何的需要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己意真是愚顽，我们的自恃真是好笑，我们所有的工作，不过都是“死行”而已。虽然在许多的时候，神也曾施特恩，叫我们的工作，得着越过我们所当得的效果；但我们不应当以为我们现在更可以如此作了。这样属乎自己的作为乃是无用的，也是危险的。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工作并不是热切的空气、吸引人的环境、浪漫的思想、诗意的想像、理想的眼光、理智的暗示、热情的感动和不时意志的奋兴，好叫人能够长久热心所得作成功的。如果灵工不过是梦想的，并非实际，就这些的方法尽可以用。如果灵工真是可以叫人的灵重生、复活、得着新生命，就若非神自己叫主耶稣从死复活的大能大力来作工，是不行的。

我们应当看见，我们所给人的如果不是神的生命，就我们所作的在天上是没有称赞的。无论我们的工作充满了理论、情感和使人立志的话语也好，或者我们的工作是与理性、感觉和刺激是完全相反的也好，凡不是从圣灵所住的灵所发出来的，都不会叫人得着生命。假冒的灵力，虽然也会发生类似的结果，但是人的死灵总不会真从此得生命。什么都得着了，但是，灵工的目的却没有得着。

我们的目的如果真是要人得着生命，就我们所用的能力必须是神的能力方可。如果我们利用魂的能力，我们就要看见自己的失败；魂虽然是活的（创二 7），但是魂不会叫人活，“叫人活的乃是灵”（约六 63，直译）。主耶稣“末后的亚当，（就是）成了叫人活的灵”（林前十五 45）。他却将他的魂倾倒，以至于死（赛五三 12）。所以，作主耶稣生命运河的人，也应当将魂生命交于死地，而借着灵生命来作工，才会叫人重生。不然，魂生命虽然美丽，但它却无生产的力量。汲取天然的生命来作灵工的能力，乃是不可能的。旧造断不能作新造的根源。旧造永不是新造的助手。如果我们受圣灵的启示，借圣灵的力量，我们的听众要在自责之中，就蒙神叫他们的灵活过来。不然，我们所讲的道，就要变成佳美的理想，他们也要受一时的刺激，再后就没有别的事发生了。

话语虽然是一样的，但在倚靠灵力的，就要变为灵的生命；倚靠己力的，就要变为人的理想。并且利用魂力所作的工，叫人要求这样的感觉和理想，一次甚于一次；因之，他们就围绕着一个能以这些给他们的人。不知者以为这是属灵的成功，人得的不少了，但知者就看出他们在灵里尚是没有生命的，因为他们的灵还不会活动。这样的工作在宗教的事上，好象鸦片、酒精之于身体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生命，并非理想和刺激。所以，信徒们并没有别的责任，不过奉献自己的灵给神作器皿用，而将一切属乎他自己的，交于死地。神本来可以大用他的儿女作生命的运河，使罪人得救恩，圣徒得造就，都是信徒一面将自己的灵塞住了，另一面将自己所有的给人，以致听众不过接受工作者所有的思想、理由、情感而已，而至终没有接受主为救主，而叫已死的灵活过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目的乃是使人的灵得生命，我们自己就自然当有相当的预备。如果我们真是丧失魂，倚靠灵，我们就要看见主从我们口里所发生的言语，仍然“是灵，是生命”。

灵工的停止

属灵的工作常是顺流——在圣灵的水流中——而下，没有丝毫的勉强，没有用肉体力量的必须，这并不是说，并没有世人的反对，和仇敌的攻击，意思乃是在主里面，总是觉得有主的膏油涂抹。当信徒的工作尚是为神所需要，他就在无论何种的艰难中，总要觉得自己是在圣灵的水流之中。圣灵原是为着发表灵命的。这种的工作是很自然的，是发展而又发展灵里面的生命的。

但是，在许多的时候，神许多的仆人，因为受了环境的催促（或者其他的原因），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叫他所作的工变为机械式。信徒一有这样的感觉时，当查考看，到底这种的“机械”尚为圣灵所需要的，或者已经完成了他的用处，而神现在要召开他自己的器皿。主的仆人们应当知道：工作开始是属灵的一属乎圣灵的——不一定继续下去都是属灵的。因为有许多工作原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后来圣灵——不是人——已经不需要这工作了，而人却继续作下去，以为圣灵所开始的，永远都是属灵的。这样，就叫属灵的变成属肉体的。

一位属灵的信徒，绝不会在机械式的工作里，看见圣灵的膏油。当神已经不再需要一种工作了，信徒若因着那工作外面的组织——这不一定都是有形的——而继续下去，他就在圣灵的能力之外，必须吸取自己的力量，以供给这工作的要求。当灵工应当停止，而信徒尚不停止，他就必须使用他的魂力和体力来作工。在真正属灵的工作里，信徒应当完全弃绝他自己的脑力、天才、恩赐等等，才能为神作有结果的工作。但是，在不是圣灵所主领的工作里，若非有信徒自己的脑力、天才、恩赐等，就立刻不行。

工人应当微醒察看，到底圣灵是在他工作的哪一部分抹膏，好叫他知道如何与圣灵同工，而随着圣灵能力水流之所在而作工。信徒的责任就是注视圣灵“水流”的所在，而跟从那水流。如果一种的工作，再没有神的加油，已经出了圣灵的水流，叫作工的有了一种沉闷停滞的感觉，而在这工作之外，他能够得着一个水流，这工作就是应当停止的了。

有属灵分别力的人，要比别人分别得更快。现在的问题，就是圣灵的“水流”是在哪里，是向哪里而流。一切工作——不管起初如何——凡会压制灵生命，而不能作发表灵生命之寄托者，或者阻挡圣灵，叫他不能在生命和胜利上流露，这工作就已经是一个妨碍了。如果不是完全取消，就是应当更正，叫他顺服灵里的生命，或者信徒对这工作的关系应当改变。

在信徒的灵历中，有不少的人可作那些缠在“组织”——有形无形都有一里，以致摧残他自己的生命的工作的例子。起初神的仆人受了灵的能力；神大作工，蒙拯救得造就者甚多。现在就应当有一种的“组织”或“办法”，以保守所得着的恩。因着需要、请求、（也许有时）命令的缘故，这仆人就应当作“培养”的工夫。这样，他就被环境所捆绑，不能再自由地跟从圣灵了。这样，他的灵命就渐渐地退下来——然而，那外面有组织的工，仍然是很兴旺地继续着。这是许多人失败的故事。

今日在灵工中，有一个惨像，就是工人以他的工作为一个重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常说，“我因着事（工作）忙，连与主交通的时候都少了。我盼望能够有机会暂停工作，去灵修一时，再来作工。”这真是危险！我们的工作必须是我们的灵与主交通的结果才可以。所有的工作，应当都是一个喜乐，都是灵命的满溢才可以。如果工作变作一个累赘，工作将灵命和主耶稣隔开，这个工作，就应当立刻停止。圣灵的水流，既已更改，就应当找它所在的地方，去跟从它。

圣灵停止我们的工作，和撒但的阻挡是大有分别的。但是，此二者常是为人所混乱的。如果神已经说停了，而信徒尚是继续，他就要从借着灵作工堕落下来，而用自己的脑力、才干、气力来支持。他虽然抵挡仇敌，然而，并无圣灵的膏油，也不能得胜，因这争战原是假的。当信徒看见一有灵性上的阻挡时，就当分别这个到底是从神来的，或者是从仇敌来的。他如果在灵里抵挡仇敌：如果是仇敌的阻挡，就当他借着祷告与神一同前进时，就要释放自己的灵；如果不是，他若前进，神要叫他自己的灵更受压制，觉得重担，没有自由。

所以，神的仆人们，在现今的时候，应当除去一切神所没有给他的工作，除去他早已当除的工作，除去一切包揽的工作，除去一切不是从灵来的工作，除去一切压制灵，叫信徒离开灵的工作，除去一切虽然良善，却是看守信徒使他不能更高尚者的工作。

第四章 祷告与争战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属灵的祷告

所有的祷告应当都是属灵的，不属灵的祷告，并不是祷告，也没有祷告的效果。如果今日地上所有的祷告都是属灵的祷告，就今日信徒的属灵成功，也不知要有多少！属肉体的祷告是何等的多呢？祷告里的“己意”，叫祷告没有属灵的用处。现今信徒好象是以为祷告是成功他们意思的助手；他们如果多有一点知识，就应当知道祷告不过是人向神道出神的旨意是怎样而已。肉体是应当钉死的，不论这肉体是在什么地方；就是祷告里的肉体也是不许存在的。神的工作里并无人意夹杂在里面的可能；就是存心美好，工作甚为益人，神总不愿意人来发起什么，叫他去跟从。信徒除了作神所指示的之外，他并没有权柄去指示神作什么。信徒除了跟从神的引导之外，他并没有能力贡献什么给神的工作。出乎己意的事工，无论如何祷告，神是不作工的，并且叫这样的祷告，成为属肉体的祷告。当信徒真进入属灵的境界时，他就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虚空，没有什么是能给人生命的，也没有什么是会攻击撒但的，他就天然地以神为他的根源。祷告就变为不可少的。真实的祷告，就是表明请求者的虚空，和听闻者的富足。如果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使之变成“真空”，祷告就果有何用，也有何意？

属灵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这祷告不是从肉体出来的：不是信徒自己所思想的，也不是信徒自己所喜好的，也不是信徒自己所定规的，乃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求。属灵的祷告，就是在灵中的祷告，意思就是他的祷告是在直觉里明白了神的旨意而后求的。“在灵里多方祈求祷告”（弗六 18，直译），乃是圣经的命令。我们如果不是在灵里祷告，我们就是在肉体里祷告。我们不应当一到神前，就开口要求。我们应当先求神要我们明白什么，怎样祷告，然后再祈求。我们从前已经很用工夫去祈求我们所要的，我们现今为什么不祈求神所要的呢？这里完全没有肉体立足的地位。不是你所要的，乃是神所要的。不是真属灵的人，就不会有真属灵的祷告。

所有属灵的祷告，都是出乎神的。神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当祷告的，就是叫我们看见了需要，而在直觉中觉得为这个需要负担。直觉的负担，就是我们祷告的呼召。但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漫不经心的缘故，以致直觉中有许多微小的感觉被我们忽略过了。我们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直觉中的负担。灵没有发起或感应的祷告，都是出自信徒自己的，属乎肉体的。

所以，信徒如果要他的祷告在灵界里发生效力，要他的祷告不属乎肉体，他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软弱，不知如何祷告才好（罗八 26），而求圣灵指教；然后就照着圣灵所指教的而求。如果神应当赐给我们话语以传道，神就也应当赐给我们话语以祷告。后者的需要，和前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才能够倚靠圣灵在我们灵中运行，发出他的祷告。倚靠肉体的工作如何是虚空的，倚靠肉体的祷告，也照样是无用的。

但是，我们不只要用灵祷告，也要用“心思祷告”（林前十四 15）。祷告的时候，必须有灵和心思同工方可。信徒是在灵中得着他所应当祷告的，在心思里明白他所得着的。灵得祷告的负担，心思将之一句一句祷告出来，灵和心思这样工作之后，信徒的祷告，才算完全。在许多的时候，许多的祷告，不过只是心思的思想，并没有灵的默示，所以，信徒自己就成为祷告的发源地。真实的祷告，必定是发源于神的宝座，在信徒的灵中觉得，在信徒的心思里晓得，借着圣灵的能力而祷告出来。人的灵和祷告是不可分开的。

不过信徒若要在灵里祷告，他就应当先学习在灵里行走。一人断不能整天都是随从肉体而行，当他祷告时就能在灵里祷告。祷告时的情形，断不能和生活的情形差得太远。多人灵性的情形表明他们没有资格来在灵中祷告。人祷告的性质，是随他生活的光景而规定的。属肉体的人怎能有属灵的祷告呢！然而属灵的人，却不一定都有属灵的祷告，因为他若不儆醒，就要陷入肉体里。但属灵人若常在灵中祷告，祷告就要保守我们的灵和心思与神有合拍的音调。祷告是操练灵；灵是受操练而强壮的。如果祷告被忽略，灵就痿痹了。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祷告，就是工作也不能。不少的人因为工作太忙的缘故，以致没有多时来祷告，鬼就不能被赶出去。祷告是叫我们在里面先胜过仇敌，然后，再在外面对付他。凡在膝头与仇敌争战的，都要看见当他起来与他们面面相争时，他们已经失败了。属灵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操练中逐渐刚强。

信徒如果常在圣灵中祷告，他灵的功能就要大大发展，叫他在属灵的事上有了极锐利的感觉，叫一切灵性上的昏昧，都能铲除。属灵信徒现今的需要是学习察看他自己灵的知觉，知道仇敌如何攻击，知道神如何启示，然后借着祷告将所知道的一一发表出来。信徒当迅速明白他灵中所有的转动，以致能立即在祷告中成功神所要他成功的。祷告是一个工作，因为神儿女们的经历，已经证明祷告所成功的，是比任何的工作都大。祷告也是一个争战，因为它也是与仇敌争战中的一个军械（弗六 18）。但是，惟有在灵中的祷告，才是有效力的。

对于进攻仇敌，以及抵挡他一切的诡计，灵中的祷告，乃是最有效力的。祷告会破坏，也会建设；破坏一切从罪与撒但来的，建设一切属乎神的。这样看来，祷告乃是属灵工作和争战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属灵工作的成功，和争战的得胜，都是以祷告为转移。如果信徒在祷告上失败了，他就什么都是失败的。

属灵的争战

普通地说，当信徒未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之先，他象以利沙的仆人一般，对于灵界的实在，是很迷糊的（王下六 15~17）。虽然可以得着经训，可以得着指示，然而除了心思上的明白之外，并无灵中的启示。乃是当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之后，他灵的直觉才变成非常敏锐；在他的灵中，好象另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开放在他的面前。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的时候，就是他与神超凡能力接触的时候，也就是他与一位格的神接触的时候。

灵战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实在的起始。因为一就是此时，黑暗的权势，要装作光明的天使，假冒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二就是此时，灵的直觉，才实在明白灵界的存在，才知道撒但和邪灵的实在。使徒们乃是在各各他之后，才蒙主讲解圣经；在五旬节之后，才看得灵界存在的实在。灵浸是灵战的起点。

当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与有人位的神相接触，灵被释放，得自由，感觉到灵界里人物的实在之后，如果他有了知识（我们应当记得：属灵人有知识，然而他的知识，也并非在一刻之中，就都得着的，有的乃是经过多少的试验，才明白的），他就要在这个时候，与撒但交战；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知道属灵仇敌的实在，而与之交战（弗六 12）。这样的争战，并不是用血气的兵器的（林后十 3~4）。争战既是属灵的，兵器也就是属灵的。所以这样的争战，乃是人的灵与仇敌的灵的争战，这是灵与灵的争战。

信徒若未达到属灵的地步，就不能明白，也不能实行这灵中的争战，乃是当圣灵加增他灵的力量时，他才知道如何运用他的灵与仇敌“摔跤”。惟有当信徒属灵时，才看出撒但和他国度的实在，才知道如何以灵抵挡他而进攻他。

这样争战的缘故很多。仇敌的攻击和拦阻，可算作最大的原因。撒但对于属灵的信徒，常施其攻击的手段，有时攻击情感，有时攻击身体，对于信徒的工作，以及环境，就多有拦阻的事。灵战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为着神而战。撒但在世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工作，在空中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计谋，他的工作和计谋，都是为着反对神的。我们为着神，向撒但用灵力争战，用祷告的话来破坏他的计谋和工作，虽然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所打算的是什么，他所正作的是什么，我们也是向之作战，因为他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仇敌。信徒除了上述的缘故，而与撒但争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脱离撒但的欺骗，和拯救撒但所欺骗的人。信徒的受欺，是因为信徒虽然在经历在圣灵里受浸时，得着灵敏锐的直觉了，但是，这并不足以保守他脱离仇敌的诡计。有了属灵的知觉，还应当有属灵的知识，如果他不明白灵的引导，而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就要作仇敌的囚虏。

信徒最容易犯的毛病——在这时候——就是不随从灵中的引导，而反去随从那些反理性的感觉，或是经历，以为这乃是属乎神的。当信徒在圣灵中受浸之后，他就进入超然的境地。信徒若非明白自己的软弱，以为自己是不能与超然比较的，他就要受欺。信徒的灵，是会受两方面的影响的：一圣灵；二邪灵。如果信徒以为他的灵，只能受圣灵的支配，而不至被邪灵所影响，就是大错而特错。信徒应当知道，除了从神来的灵之外，尚有一个“世上的灵”（林前二 12）在。这就是以弗所六章十二节的属灵仇敌。信徒若非关闭自己的灵以拒绝，邪灵就能借着欺骗、蒙混和假冒而盘据信徒的灵。

当信徒完全属灵的时候，他就会受超然世界的影响。此时最要紧的，就是他应当明白“属灵”和“超凡”的分别。混乱此二者，已经叫多少的信徒受了邪灵的欺骗。属灵的经历，就是信徒从信徒灵中所发出来的经历。超凡的经历，就不一定都是从人灵出来的。有的是在于身体的觉官里，有的是在于魂的境界里。信徒断不可以超凡的经历，作为属灵的经历。信徒应当查考他的经历，是从外面觉官进去的，还是从里面灵发出来的。从外面进去的，虽然是超凡，但并非属灵。

信徒切不可毫无疑问地接受一切超凡的。因为超凡的事，除了神之外，还有撒但会作。无论这经历的感觉如何，外表如何，“宣言”如何，信徒总须考究其来源。约壹四章一节的教训，是必须遵行的。因为仇敌假装的工夫，多是出乎信徒意料之外的。如果信徒肯谦卑，以为自己有受欺的可能，他就要少受欺。因为有仇敌这样的假冒，所以灵战就不可免。在属灵的争战中，信徒若不用他的灵，出外争战，仇敌就要进来，压制信徒的灵力。属灵的争战，就是信徒的灵，和仇敌的邪灵争战。如果信徒是已经受欺的，他的争战，就是为着自由。如果信徒已经得着自由得胜了，他的争战，就是为着拯救别人，和预防仇敌攻击自己和别人，并取讨伐的态度，反对撒但一切的计划和工作。

这样的争战，乃是灵的争战——需要灵的能力的争战。信徒必须明白如何用灵与仇敌“摔跤”，因为如果没有灵的同工，他就不知道仇敌如何攻击他，并神要他如何争战。他如果随着灵而行，他就要学习如何在灵中不止息地祷告工作，以反对仇敌。信徒的灵，经过一次争战之后，就强壮过一次。他如果明白灵的律法，就要真见他所胜过的，不只罪恶而已，并且连撒但也都胜过了。

刚强有能力乃是灵战中最紧要的部分，这个我们可从使徒在教训灵战那一段的圣经中看出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弗六 10）再后他才说到灵战的问题（11~18）。然而，应当在哪儿有能力而刚强呢？他已经在三章十六节里说过了：“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乃是绝对的需要。里面的人就是人的中心，人的灵。灵如果软弱了，就无论什么都是软弱的。灵一软弱，就生出惧怕的心，这个叫信徒在邪恶的日子不能站立。信徒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强壮的灵。黑暗的权势所攻击的，就是人的灵。信徒如果不明白他争战的性质，他就不能在灵中抵挡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多少的信徒当一切的事情都是顺利时，他的灵就非常轻快。当一有争战时，他的灵就被扰乱，生了恐惧、忧愁，而沉下来。但是，他尚不明白，他为什么失败了。信徒必须明白撒但在争战时的目的，才能得胜。他就是要叫信徒失去升天的地位，叫他的灵下沉，好让他上腾。地位是争战中的最要部分。信徒的灵一下沉，他的升天地位就立刻失去了。所以信徒必须保守他的灵刚强，不容让仇敌。

当信徒明白神怎样为他预备圣灵来加力给他的灵，他就学习知道与仇敌争胜的必需。就是借着进攻的祷告和摔跤，他的灵要逐渐刚强。在肉体上摔跤的人，如何在摔跤时肌肉要发展；照样，当信徒与仇敌争战时，他的灵力也要加增。邪灵的攻击要叫信徒的灵下沉；叫魂因之而受苦楚。如果信徒知道仇敌的计谋，在一切事上，不肯退让，而抵挡他，我们情感的魂就要受保护。灵中的抵挡，叫仇敌当取守势，而不能进攻。

抵挡是灵战中的最要工作。守的最好法子，就是攻。抵挡，在灵战中的抵挡，不只要用意志的，并且是要用灵力的。抵挡的意思就是挣脱压制的能力。你若这样地从灵中“杀出一条路来”，仇敌就要溃散。如果你不抵挡仇敌，而让他攻击你；或者他已经攻击你，而你不抵挡他，你的灵就受压制而下沉，若非好几日，你很不容易恢复你灵的超脱。不抵挡的灵，常是受压制的灵。

我们的抵挡必须根据于神的话。这是圣灵的剑。当信徒接受神的话时，神的话在他身上就变为“灵和生命”。这样，他才能用它作为抵挡的兵器。属天的人知道如何有功效地运用神的话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谎言。这一种的争战现今在灵界里正在进行着，虽然肉体的眼睛并看不见，然而凡在灵中追求进前的，都觉得，也都证实。因受仇敌欺骗，而被仇敌捆绑的人，必须得着释放方可。除了罪和自义之外，信徒的被捆绑，多是因着超凡的经历。信徒只因其奇异，和感觉上快乐的缘故，便贸然受之。岂知这样超凡的经历，不过是使信徒骄傲，自以为是，而在生命的圣洁和公义上，并无所助，在工作上，也没有永久切实的效力。邪灵的欺骗一成功，它就得上一个地位在信徒里面，此后他就要逐渐前进，到了最末了，就随着肉体而行。

但是自己被捆绑的人，不能释放别人。乃是当信徒自己完全在经历上脱离黑暗的权势时，他才能打胜仗，拯救别人。现今信徒已经逐渐明白个人经历在圣灵里受浸的紧要，但是，危险就是在此。恐怕被邪灵所凭附的人，也要随经历过在圣灵里受浸的人，一天多过一天。现在的需要就是有一班得胜的信徒，知道如何争战，如何拯救人脱离仇敌的欺骗。如果神的教会，没有知道随从灵而行，和以灵与仇敌争战的人，她就要失败了！愿神兴起他所要用的人。

灵战中所当提防的

在信徒的生命中，每一层都有那一层的危险。新生命是不间断地向一切与它反对的争战。最初属体的时候，就是与罪恶争战；再后，属魂的时候，就是与天然的生命争战；最终，属灵的时候，就是与超然的仇敌争战。乃是当信徒属灵的时候，灵界的邪灵才会向他的灵进攻。所以才称为属灵的争战。因为是彼此用灵争战的。这样的危险，未属灵的信徒是没有的——起码是少有的。信徒千万不要以为如果我真达到属灵的境界了，就什么都好了，再没有争战了。须知基督徒一生都是疆场的生活，未到主面前时总没有放下军械的可能。属肉体时，有属肉体的争战和危险；属灵时，却也有属灵的争战和危险。在旷野时是和亚玛力人争战的，但是进入迦南后，就要和迦南七族的人争战。所以，前此没有撒但和他的邪灵向信徒的灵攻击，但是，当信徒属灵之后，这个都要来了。

因有仇敌如此地注意我们的灵，属灵的信徒就当保守他自己的灵在正当的情形里，时常使用自己的灵。一切身体上的感觉，都应当小心取缔。身体上感觉到超凡的事物，和过度感觉到天然的事物，都应当小心分别。思想要完全平静，不许其纷乱。身体的感觉也当完全平静，不许其兴起。反对一切叫灵失去安静的。运用意志反对推辞一切的虚假，全心只要随从灵而行。不然，就当我们随从魂而行时，我们在灵战上已经失了阵地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灵战中所不可不全心注意的，就是保守灵不要被动。

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的引导，都是从灵中得来的，我们必须在灵里等候圣灵的引导。这自然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我们应当谨慎，不然我们就要错误。在我们的灵等候圣灵感动，和我们全人等候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的危险就是让我们的灵和人陷入被动的状态中。没有什么比被动的状态，更会叫撒但作工。在一方面，我们不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作什么，都当顺服圣灵；在另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要让我们的灵，或者全人的哪一部分变成机械，陷入于被动的状态。我们的灵应当活泼地管理全人，并主动地与圣灵同工。

灵一有被动的状态，圣灵就没有法子使用灵，因为圣灵工作在人生命里的条件，和撒但的是完全两样。圣灵需要人完全活泼地，与他同工。他要人主动地与他同工。他并不抹煞信徒的人格。撒但需要人完全停顿，等他代作。他要人被动地接受他的工作。他要人变成他的机械。对于属灵的道理，我们必须预防极端和误会。在顺服主上自然是不怕极端的。在拒绝肉体的工作上，自然是去恶务尽，不防极端的。但是，最小心的，就是因误会而生的极端。我们已经很着重地说过，一切属乎人，和出自人的是何等的虚空，我们只当寻求神自己的工作。除了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所作的工外，没有一件是有属灵价值的。所以我们应当在灵里等候神的启示。这完全是真理。

信徒如果肯完全如此，乃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在此却有因误会而生的极端的危险。许多的信徒如果误会的话，就要以为这样看来，我自己也不应当转动，心思应当变作“空白”，让圣灵代替我想；情感也不应当有所喜好，让圣灵将喜好放在我心里；主意也不应当决断，让圣灵代替我决断，无论何事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同时，我也不应当活泼的，用灵与圣灵同工，就是被动地等候圣灵来感动。有了感动就是从圣灵来的了。

这些是完全的错误。神要除灭我们肉体的行为是不错的，但是，神并非要除灭我们这个人。神并不取消我们的个格。神并不是要我们变作死的机械，神要我们与他同工。神并不是要我们没有思想、喜好和意思，神是要我们思想、喜好、主张他所要我们思想、喜好、主张的。圣灵并不代替我们思想、喜好、主张；我们自己还得思想、喜好、主张，不过当合乎神的旨意而已（等到将来我们还要详细讲论这些）。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自己不动，要外来的力量来代替它动，灵就同时也难免陷入被动的状态。信徒自己不会使用灵，反而盼望外来的力量来“动”他的灵，这样一来，撒但就大得利益了。

圣灵和邪灵的工作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圣灵是感动人，叫人自己去作，他不取消人的个格；邪灵要人完全不动，它来代替人作，要灵成功为机械。因此，灵的被动（就是全人都陷在被动的状态里），就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不特如此，并且圣灵因为没有得着信徒的同工，便不能作工。这样就叫邪灵专政了。信徒如果没有属灵，他就没有与邪灵接触的危险。但是，他已经属灵了，所以，邪灵就会来攻击他的灵。属肉体的信徒，并没有这灵被动、灵假冒的危险，属灵的才有。因为信徒这样地误会了除灭肉体的意思，而叫自己的灵陷在被动的地位，就叫邪灵有了假冒圣灵的机会。信徒不察，以为有了感动，就必定是从圣灵来的，贸然受之；他们忘记了除了圣灵之外，还有邪灵会影响他的灵。因此，就为撒但留了地位，叫他得以逐渐进前，败坏信徒的道德、脑力、健康，使信徒受不可言宣的苦。

这就是许多信徒在经历过“在圣灵里受浸”时，所遇见的。因为信徒不知道他一有这经历，就与灵界（无论鬼神）发生了深切的关系，无论圣灵或邪灵，都有影响他的可能。当他要经历在圣灵里的浸时，他就以为他一得着超然的经历，就算经历过在圣灵里受浸了。不错，灵浸固是灵浸，我们当问：到底是浸在什么灵的里面？因为在圣灵里的浸，和在邪灵里的浸，都是“灵浸”呀。许多的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时，并不知道圣灵是需要他的灵与他同工，并不取消他的个格的，他依然是自由意志的，他却陷入被动的地位，自己失了主意，完全让外来的能力焚烧他，拘挛他，摔倒他。这样就受了在邪灵里的浸。

有的信徒他所经历过的浸，的确是在圣灵里的浸，但是，在受浸之后，却无分别灵和魂的能力，以致就受了欺骗。他在这个时候，以为他已经有了特别的经历，现在是圣灵掌管他的一切了。所以，自己就不作主，什么事都是取被动的态度。他的灵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因此撒但就将许多特别快乐的感觉给他；许多的异象、奇梦和别的超凡的经历也都来了。信徒不知这是因为灵的被动的，才招来这么多的经历，反以为这是圣灵赐给他的。如果他知道了分别什么是属乎感觉的，什么是属乎灵的，或者什么是超凡的，什么是属灵的，就虽有了这些经历，他也可以加以分别。但是，他既一误于灵的被动的，又再误于灵无鉴别力，就叫他深受仇敌的欺骗。

信徒的灵一被动，他的良心就天然地也随之而被动了。信徒的良心一被动，他就要以为他现在要直接受圣灵的引导，或是借着什么声音，或是借着什么圣经节。他以为圣灵并不再借着良心，借着直觉所发表的是非判断而引导他；现在他乃是得了最高引导的法子，只要听圣灵亲自对他说话，或者以什么圣经节告诉他。他这样不用他的良心，让他的良心陷入被动的状态，就叫自己在生活上受了仇敌的欺骗。结果，没有别的，就是顺服撒但行事而已。因为他自己不用良心，圣灵按着他自己工作的定规，也不代替人使用良心。只有撒但趁着机会，将超凡的声音等来代替信徒良心和直觉的引导。

良心被动受邪灵的引导，叫有的信徒就降低他道德的程度，并不以不道德的事为不道德，反以为自己是按着一个更高尚的原则而生活。有的信徒就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上滞留不进。他们并不用他们的直觉来察知圣灵的意思，也不用良心来分别是非，不过变成一个机械，随着外来超然的声音而行为。他们以为他们乃是听神的声音。这么一来，他们就不顾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别人劝勉的话语；他们就变成世上最拘泥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所随着而行的，比任何信徒都高。使徒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前四 2），和他们很相似，所以他们再没有良心的感觉了。

因此，在我们属灵争战的生活中，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常在活动的情形中，完全顺服圣灵，但并不是被动地顺服。不然，就难免受撒但的欺骗。并且我们的灵若非活动，时常向外而出，就有时我们的灵虽然未受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的灵必定陷入于闭塞的地位，撒但要封锁我们的灵叫它没有出路，叫我们不能作工，不能事奉主，不能争战，好象受了什么压制一般。灵必须活动，必须向外而去，必须时常抵挡撒但，不然，就要招到邪灵多方的攻击。

在属灵争战中，有一个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时常不断地向撒但进攻。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不受攻击，我们就应当攻击。惟有攻击邪灵，是使邪灵不攻击我们的法子，信徒既经进入属灵的境界，他若非天天在灵里持着反对仇敌的态度，并且用灵中的祷告时常向撒但进攻，求神破坏撒但借邪灵所作的一切工作，他就要看见自己的灵从天上坠落了，变为很软弱，没有什么力气，不久，好象也没有什么知觉了，再过，就好象连这灵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都见不得了。这就是因信徒的灵陷入被动的状态，不向外而攻，以致仇敌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来攻击他的灵，使之闭塞，受了包围。信徒如果逐日都是让他的灵“外出”，常是抵挡仇敌，他就要看见自己的灵都是活动的，并且是一天强壮过一天。

信徒必须除去一切对属灵生活的误会。当信徒未达到属灵境界时，他常以为他如果也能象他的弟兄一般，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他是何等的快乐呢？他的意思以为属灵的生命是快乐无上的。他以为完全快乐，终日欢喜的生命，就是所谓的属灵生活了。岂知事实适得其反。属灵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可以叫人自己喜乐的。属灵的生活，就是天天争战的生活。你如果将属灵的争战从属灵的生活里分别出来，你就要看见那一种生活并不是属灵的了。

属灵的生活，乃是受苦的生活，充满了儆醒、劳碌、疲倦、患难、心痛、争战的生活。这是一个完全为神国度而活的生命，并不顾自己的快乐。当信徒属肉体的时候，因为他是向自己活着——为自己的“灵性上”快乐而活——的，所以，在神手里是没有实在属灵的用处的；乃是当他向他自己的罪和生命取了死了的态度以后，神才能用之。属灵的生活，是神看作有属灵用处的生活，因为属灵的生活，是为神攻击神仇敌的生活。我们应当为神发起热心，时常向仇敌作战，不要让最有用的灵成为被动。

第五章 直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若要多明白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不将灵清楚分析，而明白其一切的定律。我们真明白灵的各种作用之后，我们才会明白灵作用的定律；我们明白灵的定律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按着灵的定律而行。这是属灵生活所不可少的。我们对灵的知识不怕太多，只怕我们用心思来勉强追求。

神的福音就是对人来说，堕落的人可以得着重生，陷入肉体的人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灵。这个灵要作他新生命的根本。我们平常所说的灵性生活，不过就是借着这个在重生时所得的灵而活的生命而已。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灵的功用，和一切关乎这灵的事情，多是信徒茫然不知所谓的。就是在名词上知道了灵和人的关系，也不会在自己的经历上指明什么就是所说的灵。前已说过，他们不是不知到底自己的灵是在哪里，就是将自己的感觉，或自己的思想，算作灵的作用。所以，申述灵的分析功用，就成为需要的；因为惟独如此，信徒才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

灵的功用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灵的功用可分为三大部分，就是直觉、交通和良心。此三者虽然是可分的，然而，它们是紧紧相联合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其一时，而不兼说到其他部分。好象：我们若说直觉，我们就天然地不能不将交通和良心也说在里面。因此，我们虽然要分析灵，到底我们又不得不合看它三部分的工作。我们从前已经看见灵如何是分为直觉、交通和良心了，所以我们在此就不必重温旧课；不过，我们要更进一步地看这直觉、交通（或敬拜）和良心，到底是什么；并且，它们的功用如何，好叫我们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因为灵既是有直觉、交通和良心三部分的工作，所以随从灵而行，也可以说是随从直觉、交通和良心而行。

直觉、交通和良心，不过乃是灵中三种的功用而已，我们并非谓灵所包括的只有此三者而已，也非谓灵不过就是此三者中任何之一。按着圣经看来，不过是以此三者为灵功用中之较大的而已。灵自己还是灵，是具体的、成位的，为我们所不得而见的。我们若欲知道灵的本体，决非我们现今所可能。我们现在只能就着它显在我们身上的功用，而明白其本体。并且我们现在并非要知道将来什么希奇的奥秘，不过是寻求灵命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灵的功用，并知如何顺着这灵所指教的而行，那也就够了。我们的灵乃是非物质的，然而却能单独存在于人身体之内，而成为人的灵。这样看来，灵虽是非物质的，然而，必定有一种的“灵质”，不然，就无单独存在的可能性。这个灵质包含有各种的作用，以执行神对人一切的要求。我们现在就是要明白这灵的功用如何，并非要明白这灵质如何。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人”如何是象圣殿一般，我们的灵如何是象至圣所一般。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地说，我们就可以说，直觉、交通和良心之于灵，就象当日的约柜之于至圣所一般。一约柜里头有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以他们所应当行为的，神借律法启示他的自己和他的旨意。照样，神将他的自己和他的旨意在信徒的直觉里启示给信徒知道，好叫信徒随着去行。二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有血洒在上面，神就是在那里显现他的荣耀，受人的敬拜。照样每一个蒙宝血救赎的人，灵都得着重生了，就是借着这灵敬拜神和神交通。神当日如何只在约柜的施恩座上与以色列人交通，神今日也只在被血洗净的灵里面与信徒交通。三约柜，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柜”。里面的十诫，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见证。以色列人如果作得不错，乃是这约柜里的两块法版见证其为不错。如果错了，十条诫命在约柜里面要无声地定他们的罪。照样神的圣灵将神的律法写在信徒的良心里，叫良心见证我们的行为到底如何。合乎神旨意的，它要见证；不合乎神旨意的，它也要见证一定罪。“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罗九1）

你们看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敬重这约柜呢！当以色列人过约但河时，他们并没有别的引导者，不过就是约柜；他们并不疑惑，就是跟着约柜走。他们攻打耶利哥时，也没有别的，不过就是随着约柜走而已。当 they 要随着己意来支配约柜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在非利士人面前站立。当乌撒要用肉体的手来扶助约柜，岂非立即死亡？当他们为约柜预备了一个所在（诗一三二），他们是何等的喜欢呢！这个就是教训我们信徒应当如何对付约柜，就是我们灵中的直觉、交通和良心。随着它们而行，就是生命平安，若以肉体的意思来干涉它们，就难免于完全失败。得胜不是在乎以色列人所想的如何，乃是在乎约柜所引导的地方才得胜，不只我们的思想，并且有直觉、交通和良心的教训，才有属灵的用处。

直 觉

身体有它的知觉，灵也有它的知觉。灵住在身体里面，虽然与身体有极亲密的关系，却是完全有分别的。身体有各种的知觉，但是一个属灵人能觉得在他身体知觉之外，就是在他全人最里面的地方，另有一种的知觉，会喜欢，也会忧愁；会盼望，也会惧怕；会赞许，也会定罪；会决断，也会分别。这些就是灵的知觉，与魂借着身体所发表的知觉，完全不同。

灵的知觉和作用，从以下的圣经里看出来：

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灵固然愿意。

马可二章八节：耶稣灵中知道他们。

马可八章十二节：耶稣灵里深深地叹息。

路加一章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约翰四章二十三节：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诚实拜他。

约翰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就灵里悲叹。

约翰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灵里忧愁。

行传十七章十六节：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灵里着急。

行传十八章五节：保罗在灵里为道迫切。

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灵里火热。

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保罗灵里定意。

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我往耶路撒冷去，灵被捆绑。

罗马十二章十一节：要灵里火热。

林前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林前十四章十五节：我要用灵歌唱。

林前十四章十六节：你用灵祝谢。

林后二章十三节：我灵里没有安息。

林后四章十三节：我们有相信的灵。

以弗所一章十七节：智慧和启示的灵。

歌罗西一章八节：你们在灵里所存的爱心。

这样，我们看见人灵的知觉，是何等的明；它的作用，是何等的多。圣经并不是说，他们的心如此感觉，如此作用，乃是说他们的灵这样。我们必须很谨慎地，读过以上的圣经节，并且明白人的灵，乃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我们详细看过以上之后，就叫我们知道人的灵所作的工夫，所有的感觉，几乎也有魂那么多。并且，无论是思想，是主张，是感觉，凡魂所有的工作，灵也都有。这个叫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分别属灵的和属魂的。如果信徒曾经过十字架和圣灵作过深工夫，他就能逐渐成为老练的，知道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

乃是当信徒进入属灵的生活时，他灵的知觉和作用，才有完全的长大发展。当信徒的魂与灵尚未分开，与主联合为一灵之前，他灵的知觉，是很难觉得的。乃是当他得着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里，叫他里面的人强壮起来的时候，他的灵才有长大成人的知觉与作用。乃是在这个时候，信徒才有看见他的灵如何有各种知觉的可能。

这灵的知觉，所以称为“直觉”者，是因为这种的知觉，是无所凭依，无因而起的。它是“直”发出来，没有经过什么手续的。人平常的感觉，都是有因而起，或是因为人，因为物，因为事，就发出某种的感觉。如果是可喜的，就喜乐；如果是可忧的，就忧愁。这样的感觉是有因的，所以不得称为“直觉”。但我们所说灵的知觉，并没有所凭依，乃是从人里面所直接发出来的。

魂和灵常是相仿的。信徒是不可随从魂而行的，意即不可随从思想、感觉和喜好而行。这些是属乎魂的。神为信徒所预备的道路，乃是应当随从灵而行。其他的行事，却是属乎旧造，没有丝毫属灵价值的。但是如何随从灵而行呢？随从灵而行，就是随从灵中的直觉而行，因为灵的直觉就是表明灵的意思，也就是表明神的意思。

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要作某件事，其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或者，我们的心里喜欢作某件事，这欲望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的意志，也是定规按着这样的思想和盼望去作；但是在我们人的内里，在我们全人最里面的某个地方，好象有了一种说不出来、没有声音、很重很闷、欲发不发的什么，在那里反对我们心思所思想的，情感所喜欢的，和意志所定规的。这样一种混作一团的什么在我们的心里，好象对我们说，这件事是不应当作的。在别的时候，这样经历却是易地而处。起初在我们里面，最深入的地方，好象有了一种象从前那样说不出来、没有声音、很重很闷、欲发不发的感觉，在那里催促、逼迫、感动、策励我们，叫我们对于某件事应当怎样；但是这件事，照着我们的看法是没有理由的，讲不通的，和我们平日的思想是两样的；这件事和我们本来的欲望、嗜好、倾向、心爱和所喜欢的，都是完全相反的；并且同时，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作。

这个和我们的心思、情感并主意不同的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灵的直觉了。灵就是借它这样的直觉来表明它的意思。在此，我们能够看见，这直觉是如何与我们情感的感觉完全不同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所觉得要作的事，和这里面沉闷无言直觉的警告，完全是相反的。这直觉与我们的思想也是完全的不同。我们的思想是在我们的脑府里，是讲理性的；但是，这直觉并非在我们头脑里的，并且，常是反理性。圣灵就是借着这个灵的直觉，来表明他自己的意思。我们平常所说的受圣灵的感动，不过就是圣灵这样地在我们的灵中作工，叫我们在直觉上明白他的旨意而已。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分别，到底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自己来的，什么是从撒但来的。圣灵居住的地方，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乃是在于我们全人最中心的地方。所以，圣灵借着我们的直觉所表明的意思，都是我们从我们最里面的地方发出来的。信徒自己的意思，不过是在全人的外环而已。

我们的思想是在外面的，我们的感觉也是在外体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意见不过是从心思或情感——我们外面的人——来的，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并非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发自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的。从撒但来的，也是如此（除了被鬼附的信徒之外）。撒但并没有住在信徒的灵里，他不过住在世界里。“那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撒但）更大。”

（约壹四 4）所以撒但所有对于信徒的工作，不过只能从外面攻击到里面来。他若不是从身体的嗜好和知觉作工，就是在心思和情感里作工，因为体和魂都只不过是属乎外面的人。所以信徒要谨慎分析自己的知觉，到底是全人最里面的地方发出来的，还是从外面的人发出来的呢？

这直觉就是神的恩膏

指教我们的地方。“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壹二 20、27）这一段的圣经，将圣灵的恩膏如何教训我们，说得最清楚。当我们还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请我们先分别“知道”和“明白”的意思。灵“知道”，心思“明白”。信徒是借着灵来“知道”一件事。心思只能“明白”；严格说来，心思并不能“知道”（这自然都是指着我们和神的关系说的）。现今信徒，对于寻求圣灵的意思所以糊涂到这地步，就是因为他不晓得如何分别“知道”和“明白”，照着平常的字眼看来，知道和明白好象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知道和明白却有天壤之差。知道是直觉的工作，明白是心思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的灵知道，是我们的灵使心思明白。这个在话语上很难弄清，但在经历上却好象麦和稗那样的不同。

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我们的内里有了以上所说那一种没法形容的感觉么？这感觉叫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某件事到底是应当行或止。我们在灵中可算是知道了圣灵的意思。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虽然我们在直觉中已经知道了所应当行为的，而我们的心思还是愚昧不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着什么缘故么？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了还不明白。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我们思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灵中受了圣灵的教训，我们就不禁喊着说，“我知道了”么？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反对心思一切的和理性，而顺服圣灵在直觉里所表明的意思，岂不是过了许多时候，我们才在心思里得着亮光，明白圣灵当日所以那样引导我们的缘故么？我们岂非在那个时候才能喊说，“现在我明白了”么？这些的经历，就是对我们说，我们是在灵的直觉里“知道”圣灵的意思，却在魂的心思里“明白”圣灵的引导。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主的恩膏住在信徒里面，会将一切的事教训他，叫他知道一切事，并且，不必人来教训他；这就是说到直觉的功用。主将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并且，住在信徒的灵里，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如何引导呢？借着灵的直觉。他在灵里面发表他的意思。直觉具有一种的本能，就是知道圣灵那样的感动，到底是有什么意思。人就是这样地知道了圣灵的意思。心思如何叫人晓得世界的事，直觉也如何叫人晓得灵界的事。恩膏原文的意思就是涂油。这对我们说出圣灵在人的灵中，到底是如何教训，如何工作，如何说话。他并不是用大声、用火焰、用能力将信徒摔倒在地，从天上发声对他说话。他乃是安安静静地在信徒的灵中作工，叫信徒的直觉（灵）觉得。膏油涂在人的身体上，如何会叫人的身体有了一种感觉，照样圣灵的恩膏涂在信徒的灵里，也会叫信徒的灵有了一种感觉。当直觉觉得这种感觉时，它就知道圣灵所说的是什么了。

信徒如果要遵行神的旨意，并不要他去问人，也不要他去问自己，只要他随从直觉的指示就可以了。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信徒，并没有一次离开信徒，也没有一次让信徒自己作主拣选的，这就是每一个要随着灵而行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我们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受教训。不必我们自己去定规一条道路，实在也是不许我们自己定规的。凡恩膏所没有引导的，就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恩膏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必人帮助的。它不必用心思去查考，用情感去激励，它乃是独立地表明他自己的意思。它在灵中自己作工，叫人的直觉知道它的意思。然后，才使人执行它所指示的。

鉴别力

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就看见使徒在此是说到许多的假道，和许多敌基督的人。使徒的意思，以为信徒既然接受了圣者的恩膏，住在他们里面，就这恩膏自然会教训他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人是为基督的，什么人是为敌基督的。不必人来教训，来说什么，住在里面的恩膏自然会教训。这就是属灵的鉴别力。这是今日的一个大需要。并不是要我们去参考许多神学的书，用理性、说理由、比较、研究、观察、思想，才会明白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因为若是这样，就除了一些有学问、有脑力的信徒之外，都难免于受欺了。但是，神是丝毫不尊重人的旧造的；除了他所新造的灵之外，他看都是死的，都是应当除灭的。难道神所要除灭的智力，反能帮助人分别是非么？不，断不，神乃是叫他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无论他如何简单、愚笨——的灵里，教训他们到底什么是出乎他的，什么不是。因此，在许多的时候，对于一件道理，我们岂非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但是，在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好象发出一种抵抗的意思来么？我们并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但是里面总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错误。在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个道理与我们平日所持守的，完全不同，并且也是我们所不喜欢遵行的，但是在我们的内衷，岂非有一种微小的声音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这是正道，你应当行在其中么？我们虽然有许多的理由可以反对，但是，理由尽管被说得胜了，但这里面微小的直觉总是对我们说，错在我们。

这些经历，就是对我们说，我们的直觉——圣灵工作的机关——是能分别是非的，并且，用不着心思观察、考究的帮助。一个信徒只要他诚心、有心、忠心来跟从主，无论他天然的学识如何，他都能够得着恩膏这样教训他。在属灵的事上，最通的博士，和最笨的乡人是一样愚昧的。并且，恐怕渊博的人，比愚昧的人更会错误。假冒的真理现在真是兴盛。许多的人会用诡诈的言辞，将谎言装作真理。灵中的分别是非，是不可缺少的。

最美好的教训，最智慧的脑力，最老练的顾问，都是靠不住的；惟独在直觉中跟从圣灵教训的，才不会在今日神学意见分争，各种异端、神迹、奇事繁兴的时候受欺。我们应当多多地求主使我们的灵更活泼、更清洁；也应当更随从直觉所发微小的声音而行，不要因人的知识比我们更大而不理直觉的警告。不然，我们若非陷入异端，就会变成疯狂。但是你若非安静地来追随这微小声音的恩膏教训，你就要被纷乱的情感，和喧哗的心思所强拉。

对付人

我们不该批评人，但我们总应当知道人，才能知道如何与他来往，或者如何帮助他。照着人平常的方法，就是查询别人、观察、细究，但是这些常是会引人到错误之途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是绝对没有用处的，不过，是居次的罢了。一个清洁的灵，常会有不错误的鉴别。我们记得我们中间有的当为孩提的时候，下了断语讲论我们当时所看见的人，岂非很是准确的么？现今过了这么久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加增了，经历加增了，观察力也加增了，但是我们知人的本事，好象反不如前。

在那个时候我们那样地断语，也不知有什么理由，心中好象有，口里却说不出。时过境迁之后，事实都是证明我们那时的“感觉”为不错。我们并非慢慢地考查或探问，而下这样的断语，我们并不会说到底我们如此讲论有何凭据，或是理由。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清洁的直觉所作的工。这自然不过还是属乎血气的。主要我们在神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灵性应当回转象一个小孩子，我们才能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明知”。

我们看主耶稣的生活。“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可二8）。在这里我们看见直觉的工作。在这里并非主耶稣心里如此想，如此觉得，也非圣灵如此地告诉他，乃是他灵的机关显出它完全的技能而已。这位为人的耶稣基督，他灵的知觉是非常清洁、锐利、崇高的；所以环围他的人如何议论，他的灵就知道了。他就依着他直觉所知道的，对他们说话。这就是每一个属灵人灵的生活的常度。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的灵能完全工作，能满有知识的能力，以管理全人。主耶稣当日在世的人灵如何，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的灵也会如何。

这一种在直觉里知道事物，就是圣经所谓的

启 示

启示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圣灵将一件事的真相，在信徒的灵中指示给他看，叫他知道而已。我们所有一切的知识，不论是对圣经，或是对神，惟一种是有一价值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灵中所启示的真理。神不是一下子就将自己向人的理性解释明白的。人并不会借着理智一下子就认识神。人的理智无论如何聪明，并且就是都明白神了，究竟他所明白的好象总有一重幕把他盖过。他只能用理由推想幕后面的事情，他并没有看见幕后面的实情。他还没有“看见”，所以他只能“明白”，并不能“知道”。基督教如果不是一个启示一个人的启示——基督教就丝毫价值都没有。每一个信神的人，总应当在他的灵里得着神的启示，不然，就他所信的，不过是人的智慧、理想和言语，而非神的自己。这样的信仰，在试探的时候是站立不住的。

这一种的启示，并非什么异象，什么从天来的声音，什么梦兆，什么身外的能力震动人的躯体。这些事可以一一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尚没有得着启示。启示是直觉里面的事，是安静的、不慢不急的、若有声若无声的。多少的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教，不过是一种的人生哲学，或伦理道德，或几条的真理，或几件超然的事实。相信这些并不会叫人重生，不会叫人得着一个新的灵。今日这样的“基督徒”虽然甚多，但是他们的属灵用处，却是全等于零。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信徒，神施恩给他们，叫他们在灵中看见灵界的实在，好象有一层幔子从他们面前揭开了一般。他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比他们在心思中所明白的，不知道深了多少。信徒前所明白的、会意的，现在好象是有了新的意思。现在什么都是透明的，是切实知道的，因为已经在灵中“看见了”。“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约三 11）这是基督教。智力的推求，并不会拯救人；灵中的启示，才会叫人真认识神。

永 生

今日说信得永生的人是何其多呢。但我们所得的永生是什么呢？自然是指着将来福乐说的。但是在今日这永生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 3）永生在于今日是一种的功能——认识神和认识主耶稣。这是很实在的。每一个人信主得永生，就是说，他得着他本来所没有的一种直觉上的认识神。信得永生，并不是一句口头语，乃是在今世就

可以证明的。没得着这生命——永生——的人，他可以推想神，但他与神没有一种个人的认识。乃是当人得着新生命重生之后，他才会直觉上真知道神。人可以明白圣经，然而他的灵还是死的。人可以熟识神学，然而他的灵里尚未重生。人可以热切地“奉主的名”而作工，然而他的灵里尚无新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能考察而测透神（伯十一 7）。一切用心思所作的事，都不能叫我们知道神。除了在灵里面之外，人不能在他的头脑里面认识神。圣经里面只有一种的知识，就是灵里的直觉。

引导的正轨

不只信徒头一次的知识，应当在灵中得着，就是后来的也都是如此。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除了在直觉里所得的启示之外，其余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因为不是从灵而出。既不是从灵而出，就也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惟独在我们的灵中启示他的旨意。一切我们所想的、所喜欢的、所定规的，如果非先在灵中得了启示，就在神的眼光看过来都是死的。信徒跟从他忽然的思想，祈祷后的思想，心中的“暖火”，天然的倾好，充分的理由，理性的判断，都不过是旧人在那里活动而已。神的旨意，并不是借着信徒这样的思想、感觉、喜欢而知道的。神只在人的灵里启示他的旨意。没有在灵里得着启示的，都是自己的作为。

神从来没有将他的旨意启示于人的心思里；启示是从圣灵来，而进入人的灵的。人的灵借着它的直觉知道，或得着神的旨意。此后它才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心思明白。心思是明白神旨意的地方，但是心思永远不是神旨意的发源地。神的旨意发源于神，借着圣灵启示于人的灵，灵借着心思叫外面的人明白里面的人所知道的，好叫他晓得如何实行。如果信徒不在灵里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日日在心思里思想，他就要终日惶惶无所适从。因为思想是时刻翻变的。跟从思想而行为者，总没有一个时候，能从心里说“我的确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惟独在灵中受启示的，才有一种深信的心，自知不错的心，满有把握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作什么。

神在我们灵里的启示，可分为二种：一是直接的，一是寻求的。直接的启示就是神自己有了旨意，要信徒去作，他就来到信徒的灵里，启示他的旨意。信徒在直觉里因为得着这个启示就去遵行。寻求的启示，就是信徒在有了需要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来到神的面前，等候、寻求神的旨意，神因着回答信徒的寻求，就在信徒的灵中运行，叫他知道是行是止。当一位信徒的生命尚是幼稚的时候，就他所得的启示，多是属乎寻求这一种的。当他更成熟时，就要多有直接的启示。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过说这一种比那一种更多而已。但是，少年信徒的难关，多的就是在此。因为需要时候在主面前等候，并且，应当除去一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思，就常常不等候神的启示，而竟以改装的自己的意思为代替，因之，而受良心的控告。就是有时实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却因没有属灵知识的缘故，就糊涂顺着心思中的思想而行。没有得启示而行的，错误是终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我们才真看出来什么叫作属灵的知识。惟有在灵里知道的，才是属灵的知识，其他不过都是属脑的知识。我们试问看，神到底如何知道事情？他的决断是借着什么？他用什么知识来管理宇宙？他也象人用心思去推想么？他也应当一再思想，后来才会明白么？他是不是借着哲理、论理、比较，来知道一件事呢？他是否因着几经搜索、推敲，然后才会触类旁通呢？难道全知者也用脑系么？断断不是。神并不用这样地苦索，才会知道。神所有的知识和断案都是直觉的。直觉乃是一切属灵人物的机关。

天使遵守神的旨意，乃是因为他在直觉上知道了那旨意，并非借着辩论、理由和思想，然后才断其为然。这（借直觉和借心思）两种明白神旨意的分别，是不可以道里计的，其属灵的成功与失败，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如果信徒的行为和工作，乃是以理性、理由、常识为原则，就古今有许多伟大属灵的工作，连尝试都没有人敢了；因为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超乎人情理之外的，若非因为在直觉里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就哪一个人敢冒险去作呢？

每一个与神有亲切的同行，秘密的交通和属灵的结合的，都会在他的直觉里得着神的启示，知道他当有某种的举动。他这样的行为，并不会得着人的同情，因为人不知道他个人所知道的。若照着属世的理智来看，这样的举动完全是没有意思的。属灵的信徒受这样的反对，岂非很多么？智慧的人，岂非常说他们是疯狂了么？不特世人如此说法，就是属肉体的弟兄们，也有同样的批评。这无他，因为旧造的生命，无论是在世人里面，或者在信徒里面，都是一样的不明白神圣灵的作为。“糊涂的热心”，乃是比较有理性的信徒，评论一等反常情的人的话，以为他们是属魂的热心；但是，实在说来，有许多的“糊涂热心”乃真是属灵的；因为他们如此的行为，乃是在直觉里得着启示。

我们要小心，不要将直觉和情感混了。情感的信徒在热心方面，虽然有许多地方象灵的行为，但是，究竟不是在直觉里得来。理性的信徒，在鉴别方面，虽然有许多地方象灵的行为，但是究竟不是直觉的启示。属情感者如何是属魂的，属理性的也如何是属魂的。灵是有热心的，并且远超过情感的热心。属灵信徒所有的行为，都是“在灵里称义”（提前三 16）的，并非肉体的情感或心思所要以之为然的。如果我们从灵的地位堕落，而要随着血气的感觉和理性而行，我们就立时要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象亚伯拉罕一般，不得已就要下到眼所得见，手所能摸的埃及求助了。灵和魂彼此都是单独行动的。灵如果尚未上升，尚未完全掌权，魂就总是与它争战反对的。

如果信徒的灵得着更新之后，又得着圣灵的能力和教导，他的魂就要失去它的地位，而来顺服灵。魂就渐渐变为灵的仆人，而身体也被“攻克”，成为魂的仆人，以执行灵的旨意；而灵自己就借直觉来认识神的启示。这样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有的人他所当弃绝的，要比别人更多一点。因为有的信徒的灵，并不象别人那样的清洁，它已经饱喝了心思和情感的知识。多少的人，因为他已经满有了成见，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公开的灵，以接受神的真理。这些都是应当除去的，好叫灵的直觉能接受一切从神来的。

我们现在应当比从前较为明白一点，论到直觉和心思并情感不同的地方。我们明白了“直觉”之后，就对于我们平日所莫名其妙的“灵”，也应当清楚了许多。现在我们应当知道属灵经历，和属魂经历如何是根本的不同了。属灵的经历，其所以成为属灵的经历的，是因为这经历，是以神为起点，而在我们灵中知道的。属魂的经历，不过是出自人的自己，没有经过灵的。这样看来，就一个人可以满足圣经的知识，对于基督教的要道可以有一种专门、准确的领悟，可以热心，用尽他所有的才干来作工，可以有希奇的口才，将圣经的内容和题目，说得满座风生；然而，其人可以依然不越雷池一步，居在魂的境界里，其灵依然是死的。人不会被我们鼓舞、劝勉、辩论、兴趣、激动、吸引、催促到神的国度里的；他们只能借着重生而来，而这重生不过就是灵的复活而已。这个新生命要带着各种的功能而俱来，其中最紧要的，就是知道神、认识神、明白神的直觉。

这样，就人的心思（头脑）都没有用处么？有，自然有。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智力总不是首要的，它总是次要的。我们并不是借着智力来认识神，和属乎神的事物。不然，永生就没有用处了。这永生（新生命）无他，不过就是约翰三章所说的灵而已。我们乃是借着这新得的永生，或新得的灵来认识神。心思的用处，不过是将我们灵里所知道的，解释给我们外面的人明白，或者将之编辑成话，使别人明白而已。

我们看保罗就知道。他在书信里所最着重的一点，就是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得于人的——不是从人的心思里批发来，以之零卖于别人的心思——乃是在启示中得着的。他虽然有最好的脑力，但他的道理并不是他所“想”——无论是忽然，或是逐渐——出来的。他的心思不过是联合于他的灵，将他的灵所得的启示去告诉别人而已，心思（魂）从来不是得着属灵知识的机关，不过是传递属灵知识的机关而已。

神和我们的来往，除了这个灵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除了在直觉里认识神之外，也再没有别的法子了。人就是借着他的灵，升入永远、属神、不可见的境界里。直觉可说就是灵的头脑。我们从前所说人的灵死了，意思就是这个直觉变作麻木不仁，不能认识神了，不能知道属神的事情了。

我们从前所说人的灵管理全人，意思就是魂的各部，和体的各肢，都应当完全按着直觉所明白神的旨意而行。我们从前已经说过了，现在注意地再说，重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没有法子来知道神，没有法子来代替直觉。若非重新得着神的生命，叫直觉复活过来，人与神就是永远隔绝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重生是何等实在的一回事。不是一种名词，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改变，乃是的确有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里面，叫灵和它的直觉复活过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人自己要行善，要邀神的喜悦是何等的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些不过都是魂境界里的作用，没有一个向神活的直觉。我们也看见人自己就是要重生也是何等的难，因为他所有的，没有一件是会产生新生命的。若不是神生他，他就不会自生。我们也看见人无论如何明白道理，以为是可信的，也是一无用处。所有的事工，都必须神作。人完全是没用的。人除了将自己放在神手里求他作工之外，并没有别的会挽回他。人除了承认一切属乎人的都是没有用处的，而与主耶稣一同站在死的地位，而接受他的生命，他的灵就永远都是死的。

人的方法，并不是要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复活他的直觉（灵），乃是要用他的心思来代替他的直觉。他想而又想，想出许多的哲学、伦理和宗教来。但是，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无论人的思想如何，他总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我们得着重生之后，神就愿意叫我们的直觉知道他的作为和意思，目的就是要我们随着他而行。但是，信徒是何等的会忘记呢？在重生时所学的功课，现在竟然忘记了。多少的信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不过是随着心思和情感而行呢？在我们作工的时候，我们还是利用我们的智力、热情和主意来感动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神所要指教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魂是没有属灵价值和用处的，别人的魂也是没有属灵的价值和用处的。神要破坏我们天然的生命，和它的智力、才能、力量，所以神才叫我们在实在属灵的事工上失败、灰心、冷冻、无用。这个功课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学完的，神要一生指教我们，叫我们知道，除了随从直觉而行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的。

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直觉所主张的和魂所主张的完全不同，到底我们要跟从谁呢？现在就是解决，谁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现在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就是属感觉的人和属灵的人应当争战解决谁当居首。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乃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肉欲争战，现在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天然生命争战。从前所争的是罪恶的问题，现在所争的并非善恶的问题，乃是天然的善，或者是属神的善。从前所争的，是所作的事是什么性质，现在所争的，是所作的好事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就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争战。现在乃是神的旨意，和人的好意的争战。学习随从灵而行，乃是“新人”一生的事工。如果他都是随从灵而行，他就要完全胜过他血气的人，并且借着圣灵加力给他新人的灵，他就会完全除灭体贴肉体的心——原文作属肉体的心思——这心在属灵的事上除死以外，没有别的结局，而体贴灵的心乃是生命平安。

第六章 交通



我们人如何借着体与物质的世界交通，我们也如何借着灵与属灵的世界交通。这个与灵界的交通，并不是用心思的，也不是用情感的，乃是用灵的，用灵的直觉的。当我们明白了直觉的功用之后，我们就很自然地明白了神人交通的性质。人要敬拜神，要与神交通，必须有与神相同之性质才可以。“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约四 24）不同的性质断不能交通。

因此，未重生者—灵未复活的，和已重生而不用灵来敬拜者，都不会与神有切实的交通。虽然有许多美好的感想、强烈的情意，但是，总不会进入属灵的实际里，而与神有个人的交通。我们与神的交通，是在我们全人的最深处，是在比我们的思想、感觉和主意更深的地方，是在直觉上与神交通的。

林前二章九节到三章二节那一段的圣经，将人借着灵的直觉与神交通，而明白神的事，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要详细一看。

人 心

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里是说神和神的事。他所有的作为是人的外体（眼睛、耳朵）所未见过、听过的，并且也是人的内心所未曾想到的。这“人心”是人的悟性、心思、智力。人的思想不能想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远超过人的思想的。因此要明白神，与神交通的人，光用思想就达不到神那里。

圣 灵

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参透万事，灵非用心思将万事想出来。圣灵知道神极深奥的事。人所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借着他的直觉参透了一切。所以神能够借着祂，向我们显明我们心所想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显明”，并非用思想而后有的明白。我们人的心已经是不会想到的，所以现在断非再用思想来想了。现在乃是一个“显明”，就是一个启示。不必思想的辅助，神不用我们的耳朵、眼睛和心思而显明叫我们知道。怎样显明呢？下二节就答应我们。

人的灵

十一至十二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象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惟有人灵知道（不是明白或领会）人的事。也惟有圣灵知道神的事。人灵和圣灵都是直接知道事情，并非推想，也非搜索。所以他们都是借着直觉（非心思）而知道的。既是惟有圣灵知道神的事，我们就惟有领受圣灵才会叫我们也知道神的事。世上的灵，乃是与神断绝交通的灵，它虽仍是一个灵，但是，已经死了，所以，它不能叫我们与神交通。

神的圣灵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在灵里接受圣灵在直觉上所已知道的，我们就也知道神的事了。所以这里就说，“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的事。”但是，我们怎样知道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借着我们的灵来知道。这样就很明白了。圣灵将他在直觉中所知道一切事，启示给我们的灵看，叫我们也在灵的直觉上知道他所知道的。这样看来，我们乃是借着直觉知道圣灵所显明的事了。并且圣灵显明神的事时，也是显明在我们的灵里，因为从神看来，除了人的灵之外，没有别的机关在人里面实在会知道人的事了。因此，圣灵并不是将神的事显明给我们的心思晓得，因为他知道心思是没有知道神的事的本事的。心思并不是知道属神属人的事的机关。心思虽然会思想，也会想出许多的事来，但它并不能说，它知道这些事，因为知道人的事，除了灵之外，再没有别的了。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如何重看人重生的灵。人如果还未重生，他的灵就还是死的，神就没法子将属神的事显明给他看。虽然他可以有一个最聪明的头脑，但他对于神的事总是莫明其妙的。神同人的交通和人对神的敬拜，惟有靠着这个重生的灵作结合的地方；没有这个重生的灵，神人中间就是隔绝的，他不能到这边来，人也不能到那边去。这是因为除了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之外，人的直觉还是死的，不会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无从晓得圣灵的启示，灵先活过来，乃是神人交通的第一步。

人乃是自由意志的，他有主权能定规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当一个罪人得着重生成功为一位信徒之后，他尚是有许多的试探。因为愚昧或成见的缘故，许多的信徒并不让他的灵，和灵的直觉，得着正当的地位。神是看这个灵是他与人交通的独一地方，也是人要敬拜他与他往来的惟一所在。但是信徒却随着他的心思或情感而行，在许多的时候，几乎置直觉的声音于不顾。他行事为人的规则，就是随着他自己所看为有理由的、美好的、喜欢的、有兴趣的去行为。就是有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心，也是多以心中忽然的思想，或者较为有理由的思想，算为神的旨意而行，并不知道他所当跟从的，乃是灵借着直觉所发表出来的意见，并非他自己的思想。就是有时愿意听直觉的声音，但是却没有保守自己的情感在安静的地位，以致心潮起落，混乱了直觉的声音。因此，随从灵而行，就变为信徒生活中偶然的事情，并非日常生活长久的经历。

对于如此初步地明白神的旨意，既都如此，就难怪没有更深奥的启示了。这样自然无论是神对这世代末了的计划，属灵争战的实际，和圣经深妙的真理，都不会真在灵中知道了。并且就是在敬拜神的事上，也不过是随着自己所想为好的，或者随着一时情感的作用而行罢了。在直觉中与主的交通，自然变作绝无仅有之事。信徒必须知道，惟有圣灵知道神的事，而他知道神的事的法子，乃是借着直觉，并非借着思想，所以惟有他能将这知识传给人。然而接受这知识者必须照着他接受这知识的法子才可以。这意思就是，我们也应当借着直觉来知道他（圣灵）借着直觉所知道的。这两个直觉的联合，就是说人得以知道神的事。

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现在是说到怎样将这在灵中直觉所知道的神的事讲给别人听。属神的事已经在灵中知道了，现在的责任就是将这些事传扬出来。使徒说，他讲这些在灵中所知道的事，并“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人的智慧乃是属乎人的心思的，乃是人头脑的出产品。使徒说，他并不用心思里所想出来的言语，来讲他在灵中所知道的神的事。使徒保罗的智慧本来是甚大的。他很会想出许多新奇的言语，他知道他应当如何讲法，用什么比喻，分多少段落，他很会利用他天然的口才，使听他的人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说，他不用这些从人智慧而来的言语。这就是说，人的心思，不特在知道神的事上，是没有用处的，就是在述说属灵的智慧上，也是没有首要的用处。

他“乃是用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这就是他在直觉里所得着圣灵的指教。一个信徒的生活，除了在灵的面，并没有别的是再有价值的了。就是述说属灵的知识时，还应当用属灵的话语。直觉不只会知道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是什么事，并且会知道圣灵指教我们用什么话语来述说他所显明的事。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受了神的启示知道了一件属神的事，他打算将这事传给别人，好象自己是顶清楚的，顶知道意思的，但是，无论如何说法，说来说去，总是觉得辞不达意。这就是因没有得着灵中的话语。有的时候，当信徒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好象在他中心的地方有了什么升起来一般，也许不过就是几个字。他借着这几个字就会在一个聚会里将神所启示的完全述说出来。他就看见神真用他为他作见证。

这样的经历都是对我们说，圣灵赐给我们“口才”的紧要。口才是有两种的，一是我们天然所有的，一是圣灵在灵中所赐的。行传二章四节的“口才”，在灵工上是不可缺少的。天然的口才无论怎样好，总不会把神的事真说出来。就是自己以为都说好了，还不能达出圣灵的意思来。惟独属灵——在灵得着——的话语，才会说出属灵的知识。有时我们有了主的信息在我们的灵中了，它在里面好象是迫着我们，焚烧我们，叫我们觉得有一个负担压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法解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等候圣灵赐“口才”，好让我们将这灵中的信息讲说出来，叫我们卸去负担。如果我们没有在直觉里得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言语，而径用人智慧的言语来代替，我们就要看见所有属灵的用处都没有了。这些言语，不过叫人觉得你所讲的理想真是不错而已。有时我们有了许多属灵的经历，自己不知道如何发表，但是经了别的信徒“一语道破”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日经历原来是有这个意思的，但是，我们自己还不明白。这就是因为主还没有在我们的灵中以明白的言语指教我们。但到了这时，我们才听人用最平常的言语说出我们从前的经历。

“属灵的事”，必须用“属灵的话”来解释。我们必须用属灵的方法，来达到属灵的目的。这是主今日所特别用功指教我们的。目的是属灵的了，这不完全，方法手续也必须是属灵的。属肉体的，无论是什么，总不会成功属灵的。我们若盼望我们的心思和情感，来成功属灵的目的，就是要苦水的泉源发出甜水来。无论是寻求神的旨意，是遵守神的命令，是传扬神的信息，凡一切与神交通的事，惟独在直觉里和神交通而行的，才有用处，如果我们是借着自己的思想，利用自己的天才，使用自己的方法，就我们所作的，在神看来，都是死的。我们的圣经还有小注，以为这末了两句或可译为：“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这也是最有意思的。这是与下一节相连的，我们合在下一节看。

属魂与属灵

十四节：“然而属魂的人不能接受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乃是用灵来看透的。”我看这样翻，更会达出原文的意思。属魂的人就是那些尚未重生，没有一个新的灵的人。他们没有直觉，他们所有的不过是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而已。叫他想理由，按着情理来决断，说自己所喜欢的是什么，那是会的，但是在根本上他们没有重生的灵，所以，他们“不能接受神圣灵的事”。神是在人的直觉里将他的事显明给人知道，属魂的人虽会思想观察，但是，他缺乏这个直觉的本能，所以不能接受神所显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本来所有的是没有用的。人自己所有虽多，但是，没有一件能代替直觉的工作。神并非故意这样地居奇，以为他在重生时所赐给人的灵和这灵的直觉，是怎样远超过人本来所有的一切。因为人在灵性对神乃是的确地死了。

所以，神实在是没有法子将他的自己，和属他的事，传递给人知道。在人里面没有一个机关是会接受神的事。一个属魂的人，他所包括的一切，其中没有一件是会与神交通的。就是人所最看重的心思、智力、理性，也是与人的情欲等一样的败坏，一样的不明白神。所以，不特未重生者欲借着思想和神来交通是永不可能的事，就是已重生的信徒，如果不是借着 he 重生的灵来与神交通，而欲用他的思想和观察来明白属神的事，也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一切属乎我们的，既或在重生之后，它的功用总是不改变的。思想还是思想；决断还是决断；总不会变作与神交通的机关。

属魂的人不特不能接受而已，并且，他反要以为愚拙。这又是说到人的心思。照着他的心思看来，借着直觉所知道的事完全是愚拙的。因为多是说理说不通的，出乎人情之外的，和世界的理性是反对的，连与常人的常识也是抵触的。心思喜欢一切合乎逻辑的，可以让它分析的，迎合自己天然心理的。但是，神一切的行为却不按着人的定律而行，所以在他看来是愚拙的。这章所说的愚拙，乃是指主耶稣钉十字架说的。这十字架的道，不只说出一位代死的救主，并且也说出一切同死的信徒。凡一切属乎信徒自己的，都应当经过十字架的死。这个如果是一个理想，心思就也许要接受，但若要实行，心思就要反对了。

属魂的人既不能接受，自然他就不能知道。接受是在先，知道是在后。能否接受是试验这人有没有灵。能否知道，是表明这人有没有直觉。应当先有灵，然后才有接受神的事的可能。既然有灵，也接受了神的事，直觉就才有机会知道神的事。除了人的灵之外，没有能知道人的事，属魂的人所以不能知道的缘故，是因他没有（新的）灵。所以，没有直觉来知道。

使徒底下就说出属魂的人两个“不能”的缘故，“因为这些事乃是用灵来看透的”。我们能否看见圣灵在这里一再地注重人的灵是人与神交通的机关呢？这一段圣经的中心点，没有别的，就是证明、表明、阐明人的灵借着神的灵是与神交通，知道神的事的根本，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物各有它的用处，灵的用处就是看透神的事。我们并非抹煞心思、情感和意志。这些也有它们的用处。这些乃是站立在次要的地位，它们应当受约束，它们不应当管理。心思应当俯伏在灵的约束之下，随着直觉所知道的神旨而行。心思不应当自己出了思想，叫全人来随着它的思想而行。情感也应当服从灵的指挥。它所有的爱好和恨恶，都当照着灵的主张，不应当自随己意。意志也应当听从神在直觉里所表明的主旨。意志不得不顾直觉所知道的神旨，而另有意思。如果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是保守在次要的地位，信徒就会在灵程上很快地前进。乃竟不出此，而以心思、情感和意志为主，将灵的地位销灭了。自然难怪没有属灵的生活，也没有属灵的用处。灵必须归到它自己的地位，信徒必须在灵那里等候神的启示。灵如果不高升上来，人就自然不会看透惟独灵才会看透的事。因此，上一节就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因为惟有灵锐利的人才会知道灵里的事。

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的人，就是一位以灵为主的人，他灵的直觉是非常锐利的。并没有属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搅扰灵的安静。他的灵是能执行它的职务的。

为什么“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呢？因为直觉只靠着圣灵来得着它的知识。为什么“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呢？因为没有一人知道圣灵如何感动他的直觉，和他直觉所感觉的是什麼。如果信徒的知识是借着他的智力而有的，就除了一些天分高的人之外，没有一个能看透万事了。这样，就学问，属世的知识教育，是不可少的了。如此就人也会看透了他。因为和他一样或更聪明的人，就会明白他思想的来踪去迹。但是，属灵的知识却是以灵的直觉为根本；如果其是属灵的，有了敏锐的直觉，他的知识就是无限无量的了。因为虽然他的心思是很迟钝的，但是圣灵会带领他进入属灵的实际里，并且，他的灵也会光照他的心思。圣灵这样的启示，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

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基督的心了。”这里是一个问题。世上没有一人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属魂的。知道神的方法惟独是借着直觉。哪里有一个没有灵的人曾知道神的心呢？这一个问题就是证明上一节末了一句的话。为什么“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人呢？因为尚没有一人曾知道主的心。这些“人”自然都是指着属魂的人说的。属灵的人知道主的心，因为他们有锐利的直觉。但是属魂的人不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直觉，所以不能与神交通。属魂的人既不能知道主的心，就也不能知道完全顺服主心的属灵人。这就是这里的意思。

“但我们”——意即我们与那些属魂人是有分别的。这个“我们”，包括所有得救的信徒，虽然其中也许还有许多是属乎肉体的。“但我们是基督的心了”。我们这些已经得着重生的，无论是婴孩，或者已经成人，都有基督的心了，都知道基督的意思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得着这复活的直觉了。所以，我们能知，也已知基督对于我们的将来是如何预备（9）。属魂的人不知，但我们这些重生的能知。分别就是在乎有灵无灵（犹19）。

属灵与属肉体

三章一至二节：“弟兄们，从前我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几句话是紧连着上文的。并且这里的教训，是从上文一气贯下来的，都是讲论人的灵的问题。我们知道圣经的分章分节，乃是后人为着便利故如此分，并非圣灵如此默示。所以这几句话，应当与上一章的话合起来看。

当我们还未说这两节的正意之先，让我们先看使徒保罗，他的属灵知觉是如何的清楚。他知道受信的人到底是哪一种的人，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完全受灵管理的，还是常被肉体所支配。他并不以为他的言语既都是讲论属灵的事，他就不管听他的人能接受与否，任意倾倒出来给他们。他乃“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并不是他自己有了多少，乃是听他的人能接受多少。这里并没有丝毫夸耀自己知识的意思。我们在此就看使徒如何是在灵中得着他所当说的言语。他有了属灵的知识，他也有属灵的言语，所以，知道如何对付程度不一的信徒。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什么叫作属灵的言语，或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并不是装满神圣灵深奥的事的言语，就是属灵的言语。属灵的言语，乃是圣灵在灵中所启示的言语。不一定是很高深的，也许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只因这些话是从直觉里知道是圣灵所指教的，就是属灵的言语了。讲了这些，就大有属灵的效果。

使徒在上文已经告诉我们了，直觉是认识神，和与神交通，及知道神的事的独一机关。他也告诉我们了，每一个重生的灵都有基督的心，意思就是都明白基督所预备给我们的，将来到底是如何。现在他就更进一步，将所有的基督徒分作两等，一是属灵的，一是属肉体的。并将这两等基督徒的直觉能力不同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在这两节所说的就是答应一种的疑问：如果人的灵会知道一切属人的事，如果属灵人会看透万事，为什么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已经重生了，还不大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灵的人，并且，也不会借着这灵来知道许多深奥属神的事呢？

为着答应这一种的疑问，使徒就说，乃是“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基督徒虽然都已经有了重生的灵了，然而，不一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的。还有许多是属肉体的呢！人的直觉虽然已经复活了，但是，人应当为直觉留地位，给直觉以工作的机会，不然，直觉就受了压制，不能与神交通，知道它所能知道的了。这里“属灵的”信徒，意思就是一个不随从心思、情感和意志而作事的人，乃是将这些都交给十字架，叫它们站立在服从的地位，直觉有完全的自由来接受神的启示，而打发心思、情感和意志去遵行的人。但是“属肉体的”信徒就不然。他们虽然已经重生了，他们的直觉也向神活了，他们很有机会可以成功作一个属灵的信徒；但是却被肉体所捆绑。

肉体的情欲还是非常的强有力，还是压制他们叫他们去犯罪。肉体的心思，还是有许多放荡的思想、理由和计划；情感还是有许多血气的兴趣、爱好和倾向；意志还是有许多属世的断案、定规和意见。这么一来，信徒一天到晚随从肉体而行，就已经忙碌不休了，哪里还有工夫来听直觉的声音呢？并且灵的声音，都是非常微小的，信徒若非安静了一切，专心地来听，还听不见，何况肉体的各部分尚是一天起落不已呢？就是因为信徒被肉体所支配，受肉体各种的影响太多，就叫他们的灵觉有一点麻木，以致不能“吃饭”。

圣经是将一个才重生的信徒比作一个婴孩，因为他在灵里面所得的生命，正象一个肉体婴孩一般的微弱。如果信徒不长久作婴孩，就完全没有错误，因为人未成人之先，总须从作婴孩起始。但是一位信徒长久为婴孩，叫他的灵在重生时多大，过了几年仍然是那么大，就是不应当的。人的灵是会长大的，这灵里的直觉也是会长大变为更强壮的。一个才生的婴孩，他并没有“自觉”，他的神经也是很薄弱，无论什么都是幼稚的。一个才重生的信徒也是如此。他的灵命好象只有一星之火。他的直觉也是非常微弱，不会有什么作用的。但是，一个婴孩应当天天长大，借着他的运用、练习和长大，他的知识就一天开启过一天，直到能完全“自觉”，并且使用他的知觉。信徒也是这样。他重生之后，就应当逐渐学习运用他的直觉，多一次的运用，就多一次的经历，也就多一次的知识，而长大一次。人的知觉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这么锐利的，信徒的直觉，也并非一重生便这样敏捷的。

但是，属肉体的信徒，就是长久为婴孩而不长大，并非说，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外面的克制罪恶，并非谓他们对于圣经的知识没有加增，他们并不竭力为主作工，或者得着圣灵的恩赐。哥林多的信徒对于这些都有。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林前一 5、7）。照着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岂不是长大么？口才长大，知识长大，恩赐长大，如果是我们，恐怕就要以为他们是最属灵的信徒了。但是，使徒说，他们仍是为婴孩，属乎肉体的。这到底怎么说呢？难道口才、知识、恩赐的加增，都算不得长大么？我们在此看见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哥林多的信徒在旁的什么都长大了，但是，他们的灵并没有长大，灵里的直觉也没有更强壮。讲道的口才加增，圣经的知识加增，圣灵的恩赐加增，并不是灵命的加长！如果信徒的灵，向神交通的灵，没有变作更强壮，更锐利，就照着神的眼光看来，我们是丝毫没有长大的！今日多少信徒长大的方向错了呢？多少的人以为得救之后，所当求的就是更高的圣经知识，更好的传道口才，更多的圣灵恩赐，却忘记了应当长大的，乃是他与神交通的灵呢？口才、知识和恩赐都不过是外面的，直觉才是里面的。现今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信徒任他自己的灵为婴孩，而以口才、知识和恩赐，充满了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这些虽然是可贵的，但是，这些不能与灵的地位相比。神在我们里面所新造的，就是这个灵（或者称为灵命），应当长大成人的，也就是这个灵。

如果我们误会了，不去求这灵命和它的直觉的长大，以致能更知道神，和属他的事，而与他交通，而要在魂的生命上多加丰富，在神看来，我们还是一点儿的进步都没有。我们的灵在神的眼光看来，乃是包罗万有的，他所顾念的，就是这个灵的长大。在他看来，心思、情感和意志，无论加增了多少的口才、知识和恩赐，若无灵的长大，就在灵界里一文都不值。

我们天天所希望的，就是能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知识，更多的恩赐，更好的口才；但是圣经说我们就是得着了这些，也非谓我们的灵命已经长大了。反之，我们的灵命可以依然如旧，没有分寸的长大。使徒说哥林多的人，“那时不能，如今还是不能。”不能什么呢？不能用直觉来事奉神，用直觉来深切地认识神，用直觉来接受神的启示。哥林多的信徒始终不能这样。“那时不能”，意思当他们才信主的时候不能；“如今还是不能”，意思如今信主已经好几年了，已经满有口才、知识和恩赐了，还是不能。照着“还是”二字来看，使徒的意思，以为他们虽然充满了口才、知识和恩赐，但是他们的灵命，和从前没有口才、知识和恩赐时还是一样的，丝毫没有分别。真实的长大，乃是以灵和直觉的长大为标准，其余都是属肉体的。这几句话应当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

最可惜的，就是现今的信徒在什么方面几乎都有长大的光景，但是他的灵，和神交通的灵，总是没有长大。信主多年了，还是说，“我并不觉得我有一个灵。”我们的思想和神的思想是何等的不同呢！我们总是象哥林多人一样，打算用心思的智力去搜求许多所谓的“属灵的知识”，我们也真的得着许多了，但是，心思的长大，并非，也不能代替直觉的长大。在神看来，我们是依然故我的。请我们从今记得：神所要我们长大的，并非我们的知识、恩赐和口才，他只要我们的灵、灵命、灵的直觉长大。他所盼望的，就是我们在重生时，所接受的新生命长大。旧造必须完全舍弃。不然就当我们满有口才、知识和恩赐时，他还是说我们不过是属肉体、为婴孩、灵命无寸进的信徒！

就是因为信徒太受肉体的影响了，所以他就不能成功为一个属灵人而吃饭。真实知道深奥的真理，惟独有锐利的直觉，会与神有不间断交通者才会。如果直觉依然是薄弱的，就不能不吃奶了。许多的人已说过，奶乃是饭粮经过为母者的消化之后而变成的。这意思就是属肉体的信徒他不能（实在是不会）在直觉上与神有清楚的交通，所以他们就不得不靠着比他老练的信徒，来将神的事告诉他们。老练的信徒，用直觉去与神交通，将所知道的化为属灵的奶告诉他们。在少年基督徒生活最初的时候，主允许有这样的事，但主不喜欢他的子民一生都是麻木不仁，和他不能直接交通的。吃奶的意思没有别的，不过就是不会直接与神交通，必须经过人的传达而已。一位长大成人的，不过就是他的直觉习练得通达，知道如何分别而已。我们如果不会在直觉上与神往来，并且知道神的事，我们就虽然有许多理想，也是没有用处的。哥林多信徒在口才、知识和恩赐上是最多的，但是他们的灵却是最不活泼的。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他们所有的，不过都是藏在他们的心思里罢了。

这样看来，我们就能知道今日信徒，和哥林多信徒一样错误的是何等的多呢？所以就用冷静的脑力来查考神学，来搜求圣经的隐意，要得着其中最好的解释。主的话是灵，是生命，他们却不以灵和生命来接受。他们就要饱满自己的“知欲”，欲将所得的著书告人，或讲给人听。虽然，意思、理论、要义，都是最好的，也好象是顶“属灵的”，但是，其实在神看来不过都是死的，从这人心思出来转入别人心思里，并不是在灵中得着的。听他读他的人，也会说得着他的帮助，但是，什么帮助呢？叫这人的心思多得着一种的思想而已。

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了。这样的知识，在属灵的效果上，是一点没得。惟独从灵出来的，才会进入人的灵；从心思出来的，不过进入人的心思而已。再进一步地说，惟独从圣灵出来的，才会进入我们自己的灵；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所发出来的，才会进入别人的灵。

智慧和启示的灵

在我们与神交通中，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不可缺少的。“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弗一 17）我们虽然在重生时已经得着一个新的灵了，然而这灵的功能，仍有许多尚未启发，仍是潜藏在灵里面。所以使徒在这里为那些已经得着重生的以弗所信徒祈求，愿他们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叫他们能在直觉上真知道神。无论这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信徒灵中所已有潜藏的功能，因着祷告的缘故，被神所启发也好；无论是因着祈求的缘故，而圣灵加量进入信徒的灵中，叫他重新得着智慧和启示也好，这智慧和启示的灵，对于信徒与神交通的事上，是不可少的，和信徒因着祈求能够得着这灵，总是定规的。

虽然我们的直觉是会与神交通的，但是直觉需要智慧和启示。我们需要智慧，来知道什么是出乎神的，什么是出乎自己的。我们需要智慧来认识仇敌的假冒和攻击。我们需要智慧来对付人。在千万的事情上，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智慧，才不至于错误。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呢！要事事都合乎神的旨意，是何其难呢！但是，神要赐给我们智慧。不是将智慧给我们的脑府，乃是将智慧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灵中有智慧。神要叫我们在直觉里知道智慧，他要借着直觉引我们到智慧的道路。我们的心思也许是依旧愚昧的，但是，直觉里却大有智慧。

多少的时候，好象我们的智慧没有用处了；但是，在我们人的里面渐渐发生出一种感觉来，将智慧指示我们。智慧和启示是紧紧相连的，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是智慧的启示。如果我们只是照着天然而活，我们就断没有法子会想出神的什么来。在我们血气里的人，无论什么都不过是黑暗的。神和一切属神的，并不是我们的心思所得而想出的。就是灵活了，然而，没有圣灵的启示，他们也不过是居在黑暗里的。灵活了，不过是说灵现在有接受神启示的可能，并非谓灵自己会单独怎样行动啊。

在我们与神的交通里，神常赐启示给我们。我们也当常求神启示。启示的灵，意思就是神在灵中的启示。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一句话，不过要使我们明白神到底是在哪里启示，在哪里将智慧赐给我们。忽然的思想，并不是启示的灵。启示的灵是神在我们灵中运行，而叫我们直觉晓得他的意思。神所有与我们的交通，除了灵以外，没有再在别地方了。

这样的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叫我们“真知道他”。惟有在灵中得着神启示的，才会真知道他，别的话不过是皮面的、想像的、肤浅的，所以，是虚假的。我们常说到神的圣洁、公义、慈悲、仁爱和他一切的德性。如果照着人的思想，好象也会想出神是这样的，也算知道神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知识，不只是隔着玻璃观看，可说是隔着石壁观看。当一位信徒受神的启示，叫他知道他的圣洁时，他才知道神是怎样住在光明里，为属罪恶、属天然的人所不可亲近的。他才会相形见绌，知道自己是如何污秽到无一点清洁的地位。我们中间应当有不少的人，有这个经历。

我们试比较看，我们得着启示后，心目中的神的圣洁，和没有得着神启示的人所说的神的圣洁，是否两样的。彼此说的时候，话语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说的时侯，好象我们话语的意思，是比别人不知道重了多少倍，并且我们好象是连全人的肺腑都并起来说一般。这就是所说的启示的灵。惟独在灵中这样得着启示的，才会真知道神。许多圣经的道也是如此。许多的时候，我们早已在心思里明白了这道，我们也以为是很要紧的；但是，过了一时，神渐渐在灵中将这道启示给我们；那时之后，好象我们传说这道时，有另一种的注重。惟有启示的知道，才是真知道；其他都不过是心思的作用。

我们如果是在外面搜求了许多关乎神的事，而非从启示中得着的，就这些不会感动我们自己，也不会感动别人。惟有灵里的启示是有属灵的用处的。与神正确的交通，不过就是在灵中受他的启示而已。不错，神的启示不多，但是，我们等候神启示，祈求神启示的时候多不多呢？终日劳碌，何如只按着启示而行呢？其实，我们如果肯以机会给神，启示是我们所可常得的。使徒的生活，就是证明这个。

属灵的悟性

智慧有属魂的，也有属灵的；属魂的智慧，是从人的心思发出来的，但属灵的智慧，乃是神在灵中所赐给我们的。属肉体的人，如果他的悟性不好，智慧有差，虽然可以用教育来补救，却总不会改变一个人天然的秉赋。但是，属灵的智慧就不然，是可以用信心祈求而得的（雅一 5）。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就是在神的救赎法里，“神是不偏待人的”（徒十 34）。他将一切的罪人无论智愚，都安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他们无论对于什么，都应当有同样的得救。智者的全人如何是败坏的，愚者也如何都是败坏的。在神看来，智者和愚者的心思，乃是一样的没有用处。智者和愚者应当一样地得着灵的重生；就是重生之后，智者也并不会比愚者更容易明白神的道。

我们如果在世人中找出一个非常愚笨的人，要他认识神，自然是非常之难的；但是，你若要使世人中最有智慧者来知道神，也是一样的难。这无他，因为这件事是应当用灵来看透的。他们的心思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灵是死的却没有两样。所以，是一样愚笨的。人天然的聪明不会叫他丝毫更容易知道神，和他的真理。不错，智者比愚者容易讲得通，也容易理会得多，但是，这都不过是在心思的境界里，直觉上的不知道，二者并没两样。他们一样地需要灵的复活。

就是在灵复活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智者因为更会理会的缘故，所以他的进步，就必定比愚者更快。若非他们的忠心和顺服有了不同，就他们在心思里所明白的虽有不同，在灵里的直觉知识仍是一样的。人的旧造，永远不是新造的根源。进步的迟速，可因忠心顺服与否而有异。天然的秉赋，总不会使人在灵程上优异的；在肉体上，人可因其秉赋与人不同之故，而得优先的权利。但在属灵的经历上，所有的人都当从一个地方起首，经过同样的手续，得着同样的结局。因此，每一个重生的信徒，就是他本来已经是比人特别聪明的，也应当来得属灵的悟性，才会与神有正当的往来。没有什么代替这个。

“愿你们在一切智慧上，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在真知道神里长大。”（西一 9~10）这是使徒为歌罗西信徒的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应当先有属灵的悟性，才会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之后，才会一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三在真知道神里长大。

人的悟性无论如何好，是不足以知道神的旨意的。知道神的旨意，和神交通，需要属灵的悟性。灵里的悟性，才会进入灵界里知道神的旨意。血气的悟性虽然也可以领悟一些的真理，但是，这些的真理不过就是停在他的心思里，而不会流通到生命来。属灵的悟性，因为是从灵里出来的，所以能将其所领悟的化为生命。我们在这里看见如何“知道”二字，都是与神相联的，没有一个真实的知道，不是从灵出来的。启示的灵和属灵的悟性，二者是相辅而行的。

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神也使我们属灵的悟性。因为我们在灵中所得的智慧和启示，必须有悟性来明白到底这样的启示有什么意思。启示是我们从神所得的，悟性是明白我们从神所得的启示。属灵的悟性会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灵中所有的动静是什么意思，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与神的交通是借着灵来接受神的启示，借着灵的直觉来感觉有这启示，借着属灵的悟性来知道这启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悟性会想出什么来，乃是我们的灵光照悟性，它才知道到底神的感动是为着什么。

从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要使神喜悦，要结果，应当在灵里面知道他的旨意。我们在灵里与神的关系，乃是神喜悦我们，使我们结果的根据。最虚空不

过的，就是信徒一方面随着魂而行，而另一方面要得着神的喜悦。神所喜悦的，没有别的，就是他自己的旨意。别的都不会满足他的心。然而信徒所最苦的，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虽然有许多推想和搜索，但是，神的旨意好象都摸不着。这里告诉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法子，不是更多的思想、考虑和按着人情的断定，乃是属灵的悟性。惟有人的灵会探知灵里神的旨意。因为灵有直觉能够知道神的动静。借着这直觉的悟性，信徒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

当信徒继续如此地知道神的旨意，他就要“在真知道神里长大”。意思就是信徒对神的真知识要逐渐长大。这又是说到灵。但是，我们如果每事都在灵里寻求神的旨意，就这样作的结果，要叫我们更认识神。我们灵的直觉，就要有无限量的长大。直觉是会长大的。直觉的长大，就是说出信徒全部灵命的长大。我们与神每一次的真交通，都是有结果的，都是训练我们叫我们下一次更知道如何与他交通。信徒既已重生，有直觉上的与神交通了，就应当追求完全，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训练自己的灵，来更认识神。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知道他。在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知道他。在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真知道他的旨意了，但是，时过境迁之后，有的竟然证明为错误。真知道他，和他的旨意，乃是我们每一个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当求在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他的旨意。

第七章 良心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的灵除直觉和交通之外，还有一个大用处，就是指教我们的错误，责备我们，叫我们在亏缺神荣耀的时候不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神的圣洁如何定罪邪恶，欢喜良善，信徒的良心，也照样斥责污秽，追慕善良；信徒的良心，就是神圣洁发表的地方。如果我们要随着灵而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良心所对我们说的，因为无论我们达到什么程度，总不会没有错误，或有不会倾向错误的时候。良心的功用，不只是在我们事错以后，才来责备我们，叫我们悔改；如此，就良心的用处并不完全。就是当我们还未动静之先，正在考虑我们的道路时，我们如果想到圣灵所不喜欢的方面时，良心立即会同直觉提起抗议，叫我们立即觉得不安。信徒如果肯多听良心借着直觉所发的声音，信徒就必定不会失败象今日的样子。

良心与救恩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完全死的，因此，良心也是死的，并不会照着常度而工作。然而，这不是说良心是完全没有工作的。罪人的良心，依然是有工作的，不过是沉沉睡着而已。就是当它醒悟过来的时候，也不过是定罪人，并无力以引人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的良心虽然向神是死了，然而神却喜欢良心仍在人的心中作些微的工的缘故，所以，在人的死灵中，好象是良心比别的还会工作一点。直觉和交通的死，好象比良心更厉害。这自然是有缘故的。亚当因食分别善恶果，他的直觉和交通完全死了，这是对神说的；然而他却加增了他分别善恶（良心）的能力。所以，到了如今，罪人对神的直觉和与神的交通，已经全死无遗了，而人的良心，却依然有一丝的活动。然而，这并非说，人的良心是活的，因为照着圣经，“活”的意思，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没有神生命的，都是死的。

所以，罪人的良心没有神的生命，照着圣经说，乃是死的，不过照着人的感觉说，尚会活动而已。这良心的活动，就是叫直觉死了的罪人，加倍觉得苦痛而已。因为良心尚会如此活动，当圣灵开始作拯救工夫的时候，头一步就是来感动这死睡的良心。他用西乃山的雷电，来震动、来照耀这黑暗的良心，叫它知道它已经犯了神的律法，不能供给神公义的要求，这样，它乃是已经受定罪的，应当沉沦的。良心如果肯承认自己的过犯，和不信的罪恶，它就要自怨自艾，向神求恩。当日上殿祷告的税吏，就是得了圣灵如此的工作。这就是主耶稣所说，圣灵头一步的工夫，就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话。良心此时如果拒绝，就罪人永没有得救的可能。

圣灵将神律法的光照在罪人的良心里，叫他知罪，圣灵也将福音的光，赐给人的良心，叫他得救。当罪人知罪之后，也听见神恩惠的福音之后，他如果肯接受，神也赐给他信心接受；他就要看见主耶稣的宝血，要答应他良心所有的控告。有罪，不错，但是，主耶稣的血已经流了，罪所应受的刑罚已经都受了，还有什么可控告的呢？主耶稣的血，已经赎了信徒一生所有的罪，所以良心就再不必控告信徒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来十 2）。主耶稣的宝血，就是洒在我们良心里（来九 14），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得救的证实，就是因为良心的声音，已经被宝血所压服了。如果没有相信宝血的心，就良心依然再控告我们在未重生时，是何等的罪大恶极。

这样看来，无论是律法威严的光也好，或者福音慈爱的光也好，都是照在良心里面的。这样，就我们传道的时候，岂非要注意人的良心么？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叫人心思明白，叫人情感受刺激，或者叫人意志立志，而我们的信息，并没有达到人的良心，就明白了、刺激了、立志了，却无良心的切实知罪，圣灵就没有法子作更深的工夫，叫他因着宝血得重生。在我们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将宝血和良心平均地注重。多少的人注重良心，而少说宝血，以致人尽力悔改、作好，盼望借着这些来挽回神的怒气。有的注重宝血，而不说良心，以致人在心思上是明白了，受刺激了，也立志了；然而，他的“信心”没有根，因为良心尚未受着神圣灵的感动，所以，此二者必须有平均的传扬。看见良心有亏欠的人，就要接受宝血的意义。

良心和交通

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良心和人与神在直觉上的交通（或礼拜），是有如何关系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么？”（来九 14）在这里，我们看见得最清楚，就是人要与神交通，“事奉神”，他的良心，应当先被宝血洗净才可以。信徒的良心，既因靠着主的血得着洁净，他就得着重生，因为照着圣经看来，血的洗净，和灵的重生是在同时发生的。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良心必须因血得洗净，好叫信徒能接受一个新生命，叫他的直觉复活过来，而事奉神。这里告诉我们，灵在直觉上的事奉神之所以是可能的，乃是因为良心先得着血的洗净。良心和直觉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

希伯来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来到神面前”，不是象旧约的人用身体，因为我们的至圣所（19），乃是在天上；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因为这些属魂的部分，是不会与神交通的。这“来到神的面前”，惟有重生的灵才会。信徒乃是借着祂复活的直觉，而敬拜神；这是我们从前所说的。

所以，这节的圣经，以为：直觉与神交通，乃是以良心亏欠的洒去为根基。这是因

为如果良心尚是自觉有亏，就不能在直觉上与神交通。良心一有亏欠，信徒立即自讼不已，与良心紧紧相合的直觉就立时受了影响，不敢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并且当信徒与神交通时，“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乃是不可缺少的。良心一有亏欠，就来到神的面前，不过是勉强的，而非诚心的，自然也不会满心相信神是为着他的，也没有什么是反对他的了；这样的自讼和疑心，就压制了直觉，叫它不能与神有自由的交通。信徒必须没有丝毫的良心控告，知道他的罪已经都被主的血所赎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是反对他的了（罗八 33~34）。良心丝毫的亏欠都足以压制、阻挡、停止直觉的交通工作。因为信徒一有罪的感觉，就灵所有的能力，都是注意在排除这罪，没有力量向外而出，向天而去了。

信徒的良心

信徒的灵得着重生之后，他的良心就复活过来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良心，叫良心清洁，有了最锐利的感觉，能够照着圣灵的旨意而作工。圣灵在人里面所作成圣、更新的工夫，和良心所作的工夫，是彼此相关、互相联合的。信徒如果要充满圣灵，要成圣，要生命合乎神的旨意，完全随着灵而行，他就不能不注意良心的声音。我们如果不是将良心所当得的地位给它，我们就必定陷入随着肉体而行的地位。忠心对付良心，乃是成圣的头一步工夫。随从良心而行，乃是真实属灵的标记。如果属肉体的信徒没有让良心作切实的工夫，他就没有法子进入属灵的境界。就是人和自己都以为属灵了，他的属灵也是没有根基的。罪和一切不合乎神旨意，并不合圣徒体统的，如果没有照着良心的声音而取缔，就属灵的基础没有砌好，上头无论建造了多少的属灵理想，总是倾倒的。

良心的工夫，就是向我们作见证，到底我们对人对神是否得当，我们所作的、所想的、所说的，到底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没有悖逆基督。当基督徒生活进步时，就良心所作的见证，和圣灵所作的见证，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当良心完全受圣灵管治时，良心的锐利日甚一日，以致与圣灵所发的声音更为合拍；并且圣灵也就是借着良心向信徒说话。使徒说，“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罗九 12）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的良心说我们错了，就无论如何我们必定是错的。如果良心已经定我们罪，我们必须立即悔改，我们断不能用什么来掩饰、来贿赂。因为“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约壹三 20），岂不更责备我们么？良心的斥责，就是对我们说，我们有了错误，我们良心所定罪的，神也必定定罪。断没有神的圣洁还没有我们良心的程度那么高的事。所以，良心若对我们说，我们错了，我们就必定真是错了。

我们既然错了，我们应当怎么作呢？事如果未行，就应当停止；事若已行，就应当悔改、认罪、求宝血洗净。最可惜的，就是今日信徒并不如此行。良心一有斥责，他就打算来贿赂良心，和良心讲和，免得它再发出责备的声音，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常有两种办法。一就是和良心说理由，用理由来解释自己行动的原因。他的意思是以为如果理讲得通的事，就必定是合乎神旨意的，良心就也可以安静了，岂知良心象直觉一般，是不讲理由的；它乃是借着直觉知道神的旨意，凡不真是神旨意的，它都要定罪。它只代表神的旨意说话，它不管理理由如何。因为信徒所当随着而行的，并非理由，并非什么讲得有理的事，都可以去作；乃是直觉中所启示的神旨。信徒什么时候一违背直觉的感动，良心什么时候就发声定罪。理由的解释，虽然可以满足心思，但是不足使良心认为满意。凡良心所定罪的，若未除灭，良心就断不肯受何种的解释而不定罪。当初良心不过作是非的见证；当信徒灵命长大时，良心就不只作是非的见证，并且是见证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所以虽然有许多的事，照着人的眼光看是美好的，但是，若非神有如此的启示，不过是信徒主动的，良心也定罪。

还有一个，就是信徒打算作许多别的事情来安慰良心。信徒一面不肯顺服良心的声音，不肯照着它的指导，而得神的喜悦，然而，另一面，他却惧怕良心的定罪，因为这个叫他不安，叫他难受；所以他就打算作许多美好的事来弥补。他要用好事来代替神的旨意。他不顺服神，但是，他说他现今所作的，就是和神所指示的一样的好，也许比神指示的更好、更美，范围更广，利益更溥，用处更多，影响更大。他以为这样的工作难道不是顶好的么？但是，任他作下去，让人如何估价，从神看来，是一点的属灵用处也没得。不是脂油的多少，不是燔祭的多少，乃是顺服神多少。神如果在灵中启示应当除灭了，就无论你的存心多好，牛羊多肥，金银多重，都不足以感动神的心。良心的声音必须听从，不然，就无论你的工作如何，神总是不喜欢的。就是有比神所要求的，更加多倍的奉献，也不会停止良心的声音。良心只要我们顺服，它并没有要我们出奇地事奉神。

所以让我们不再有自欺的行为。我们要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得听良心的指示。不要逃避“里面的责备！”并且应当留心听。我们如果要时常随从灵而行，我们就不能不谦卑俯伏，来听良心的更正。信徒不应当作一个大规模的认罪，以为我的错处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含混的认罪，并不会叫良心有完全工作的机会。信徒应当让圣灵借着良心将他的罪逐一告诉他。信徒应当谦卑地、安静地、顺服地，让良心将一件一件的罪来责备他，定他罪。信徒应当接受良心的责问，愿意按着圣灵的意思，将一切违反神的都除灭。你敢否让良心来检查你的生命呢？你有否胆量让良心告诉你一生的实情呢？你愿否让良心将你所有的生活和行为，逐一按着神的意思摆在你的面前呢？你愿否让良心解剖你一切的罪呢？你如果不敢，也不愿，心里有了退缩害怕，就是表明在你的生命中，还有许多是应当定罪，交给十字架的，但是你没遵从；就是表明在许多事上，你没有完全顺服神，没有完全随着灵而行；就是表明在你和你的神中间，尚没有完全的交通，还有许多阻隔的事。这样，你就不能对神说，“你我中间是没有什么隔开的。”

这个无条件、无限制地接受良心的责备，而愿完全随着其启示而行，就是表明我们向神的奉献是否完全，我们是否真心恨罪，是否诚心要行他的旨意。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主，愿意随从灵而行，愿意作一个真叫神喜悦的人；现在就是试验我们这样的意思，到底是真是假，是完全是缺欠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罪还有纠葛，还未完全割断，就我们所有的属灵，恐怕多半是虚假的。信徒如果不能完全随从良心而行，就是说他完全不能随从灵而行。因为良心的要求如果尚未得着，就除了“幻想的灵”来引导他之外，实在的灵还是频频向他要求听良心的话。信徒如果内省有疚，而不在神的光中受审，而悔改，对付清楚，他的灵命就必定没有真实的进步。信徒的奉献，和他的工作，只看他肯否完全顺服主——顺服主的命令和主的斥责——就知道其为真为假。

当信徒这样地让良心工作之后，他不应当就停在那里；一个罪既然对付了，别的罪也应当对付；一步一步地进前，将所有的罪都对付干净。如果信徒忠心地对付他的罪恶，忠心地随着良心而行，天上的亮光就在他的里面越照越明显，要发现从前所未注意的罪，叫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写的律法一天明白过一天，叫我们能读，也能知道。这样，信徒就要知道什么叫作圣洁，什么叫作公义，什么叫作清洁，什么叫作正直。从前对于这些是很糊涂的，现在是深深刻在心里了。这样就叫直觉受了大帮助，会加增它的锐利来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信徒当良心责备的时候，应当对神说，我愿意顺服；应当重新让基督作生命的主！应当受教，应当倚赖圣灵来教导。如果信徒是诚心随从良心，圣灵就必定前来相助。

良心本来就是信徒灵的窗户，天上的光是从这里照进来，叫信徒的灵和全人都充满了光；信徒全人和灵也是从这里去看天上的光。我们每一次所思、所言、所行的不好，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天上的光，就从良心照进来，显明我们的错处，定我们失败的罪。我们如果让良心作工，顺服它，将其所定罪的除去，就下次天上的光要照得更明显；如果我们不认错，也不除罪，就罪的遗迹还在，良心就受了污秽（多一15），因为不随着神光的教训而行。这么一来，一罪加上一罪，一痕添上一痕，就叫这个窗户一天暗过一天，光也难以照亮进来，直到信徒能任意犯罪，丝毫不觉得难过，良心受了压制，直觉被罪恶所挫钝。信徒越属灵，他的良心越敏锐。总没有一个信徒属灵到他不必认罪的地步。良心如果迟钝，也许连感觉都没有，就其人必定是灵性堕落的。伟大的知识，劳碌的作工，情感的兴奋，意志的坚定，都不足以代替良心的敏锐。如果信徒不注意其良心，而去追求心思和情感的进步，他就在属灵的程途上，是向后退的。良心的感觉是可加增，也是可以减少其锐利的。如果信徒留下余地给良心作工，就他的窗户一次光明过一次。如果他不理会良心的声音，或者如以上所说，用理由和别的工作来代替良心所要求的，良心就一说再说。或者直至十数说之后，就再不说了。

声音是一次低过一次，直到末了，连声音都没有了。信徒一次不听他良心的声音，他的灵命就受伤了一次。如果次次这样地使灵命受创，信徒就不久要陷入绝对属肉体的地位。从前恨恶罪，和羡慕得胜的心，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如果不是以面向良心的斥责，我们就不能知道，在随从灵而行之中，听良心的声音，是何等要紧的。

无亏的良心

因此使徒保罗对我们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徒二三 1）这是他生命的秘诀。这里所说的良心，并非一个未重生人的良心，乃是一个已经充满了圣灵的良心。使徒所以能大胆而前，与神有完全的交通的，就是因为他重生的良心是不责备他的。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凭着良心。他没有一次作良心所斥责的事，他也没有一次留良心所定罪的事在他身上。因此他对神对人都有胆量。良心什么时候有亏，我们什么时候就不能坦然无惧。使徒“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徒二四 16）。因为“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约壹三 21~22）

信徒从来未曾想到他的良心是这样重要的。多少的人以为他只要随从灵而行就好了。岂知我们的良心一有亏，我们就不能向神坦然无惧；我们一不能向神坦然无惧，我们与神的交通，就立即有了隔阂。良心的亏欠，是最会拦阻直觉上与神交通的。我们如果不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自然就有了责备，有了亏欠，向神畏缩，并且也得不着我们向他所求的。惟有“清洁的良心”，才能“事奉神”（提后一 3）；亏欠的良心，叫直觉退缩而不敢进前。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林后一 12）这里说到良心的见证。惟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才会为信徒作见证。人的见证固然是好，然而，自己良心的见证是更宝贵的。使徒说，他就是夸口这个。在我们随着灵而行的程途中，我们必须时常有这良心的见证。别人所说的多是会错，因为别人不能尽知神如何引导我们。他们也许要误会我们，错看我们，象使徒当日被信徒所误会、错看一般。反之，他们也许要过奖我们，过美我们。在许多的时候，人要因我们的跟从主，而非议我们，其实我们乃是完全听从主的。在别的时候，人要因他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而夸奖我们，其实有许多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情感或脑想。所以，外面的褒贬，都不足以定准，惟有我们自己复活的良心所作的见证才算得。我们现在应当看，我们良心到底是为我们如何作见证呢？良心说我们是怎样的人呢？良心有否定罪我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呢？良心有否说我们是文过饰非的人呢？或者良心说我们乃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呢？良心是否说我们已经照着我们的所有的光而行呢？良心为保罗作什么见证呢？见证他“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其实良心所作的见证，只有这个。

良心所争斗的、所坚持的，就是信徒应当靠神的恩惠而活，不应当靠人的聪明。人的聪明，在神的事工上、旨意上，是没有用处的。在信徒的属灵生活上，也是没有用处的。说起人的心思在与神交通方面的用处，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在人与物质界来往时，它也是居在附属的地位。信徒的在世为人，乃是完全靠神的恩惠。恩惠的意思，就是完全是神作工，人完全不作工（罗十一 6）。惟应当信徒完全靠着神而活，不让自己主动什么，不让人的思想进来支配什么时，良心才见证我们是活在世上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的。换一句话说，良心是和直觉联合起来作工的。良心只见证信徒跟从直觉的行为为是。一切反直觉的行为，虽是极合乎人聪明的，良心都是要反抗的。总之，良心除了直觉的启示之外，并不以别的为是。直觉是引导信徒的，良心是催促信徒去听从直觉的——如果信徒要违背直觉。

这个向神的无亏良心，意即深知神喜悦信徒，在神和信徒的中间没有什么隔阂。这样良心的见证，是随着灵而行的生活中所不可少的。这应当是信徒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个，信徒是不应当满意的。这是一位信徒生活的常度；今日的使徒如此，今日的信徒也当如此。以诺就是有这无亏的良心的人，因此他知道他是为神所喜悦的。这样神喜悦我们的见证，会帮助我们进前。但是，我们在此又要小心，因为不然，我们又要高举“己”了，以为我自己是得神喜悦的。一切的荣耀都是他的。我们应当“自己勉励”来保守我们的良心无亏；但是，如果我们良心真是无亏的了，我们应当防备肉体在这里又偷着进来。

如果我们的良心常有这神喜悦的见证，就当每一次我们不幸失败时，我们就会更大胆地仰望主耶稣的血重新洗我们。我们若要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我们就不能一刻离开那永远长洗我们的血。因为若在大事上不，在小事上，我们也是常予良心以可乘之机。所以，认罪和倚靠宝血是不可免的。不特如此，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里面，它还有许多暗中的工作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也许须等到我们灵命更长大时才会知道（这就是我们从前有许多不以为错的事，现在却以为错的原因）。所以，如果没有宝血遮盖一切，我们是不会平安的。因着主耶稣代祷，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宝血一次洒在我们的良心里，就要在那里长久作工。

使徒告诉我们，他所要求的就是在神前，在人前都有无亏的良心。这个向神和向人是深深相联的。我们若要向人有无亏的良心，我们就必须先向神有无亏的良心。因为向神的良心一亏，向人自然也有亏了，所以凡要追求属灵生活的信徒，总当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前三 21）。然而这不是说，向人就是不要紧的。我们不只当求向神无亏的良心，也当求向人无亏的良心。许多事，在神前是可以作的，但是在人前是不可以的。良心对人无亏，才能在人前有好的见证。就是有人误会，也不要紧。因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前三 16）良心有亏，就外面的行为虽好，也是没有用处的；良心无亏，就是有人毁谤，亦无所讼于衷。

这个无亏的良心，不只是在人面前可以为我们作见证的，并且也叫我们能够接受神的应许。现今的信徒，多是埋怨自己的信心太小，以致不能有完全属灵的生活。这个缘故，自然是很多；但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岂非因为良心有亏么？无亏的良心，和伟大的信心，是分不开的。良心一有亏欠，信心立即衰弱。我们试看圣经将此二者如何相联。“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前一 5）“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一 19）良心是我们信心的机关。罪是神所最恨的。神荣耀的最高点，就是他无边际的圣洁。他的圣洁，是不能一刻容让罪的。如果信徒没有随着他良心的指引，而取缔一切不合乎神旨意的，信徒在神面前就立即失去交通。神在圣经里给信徒所有属灵的应许，可说都是有条件的。没有一个是给信徒来满足他肉体的意思的。罪和肉体若不除去，无论是圣灵，是神的交通，是祈祷的答应，都是不能得着的。如果我们的良心已经控告我们，我们就怎能坦然无惧地来要求神的应许呢？信徒的良心如果不能见证说，他是凭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活在世上的，他就怎能作一个祷告的人，向神要求无限的赏赐呢？当我们向神举手时，我们的良心同时责备我们，那样的祷告，有什么用处呢？罪必须先弃绝，必须先洗净，然后才有信心来求。

良心必须无亏。并非比从前好，或者除去的恶行已经不少了。无亏，一无所亏，在神前完全坦然，是良心所必须有的光景。如果我们肯俯伏在良心面前，让其斥责，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我们的胆量就必定顿增，以为无亏的良心，是一件可能的事。我们就敢对神说，现在我们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向他公开的，我们现在并无什么阴私了，我们向神再没有什么阻隔了。信徒在他的随从灵而行的道路上，总不应当让他的良心在哪一小点上有了亏欠。良心所有定罪的，都当立即弃绝，立即认罪，立即求宝血洗净，不再存留这遗迹。每日总当求良心无一刻之亏，因为有亏的良心，无论时间若何短促，都是叫灵受极大损失的。使徒的榜样，是“常存无亏的良心”。这样，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与神的交通，真是不间断的。

良心与知识

在我们借着灵而行，听良心的声音时，我们还应当记得一件事，就是良心有知识限制的。按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分别善恶的机关。分别两字，也可翻为知识。这样分别善恶的知识，在许多基督徒的身上，是彼此不同的。有的知识多，有的知识少。这都是因为个人的境遇不同，也许因为所受的教训不同。所以我们不能随着别人的程度而作，或者要别人来照着我们的亮光而活。因为在信徒与神交通之间，不知的罪，是不会拦阻交通的。信徒如果已经照着他所已经知道的程度而行：遵行他所知道合乎神旨的，弃绝他所知道神所定罪的，他就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幼稚的信徒，常常以为他的知识不够，所以，他不能叫神喜悦。虽然在一方面，我们知道属灵知识的价值真是重要，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知识的缺少在与神的交通上并不会拦阻。因为在神和人的交通中间，神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对祂旨意的态度如何，并非我们知道祂的旨意多少。

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诚实地要寻求神的旨意，并全心要遵行，就虽然有许多不知的罪，也不会叫我们与神失去交通，或者一部分的交通。因为不然的话，如果照着神的圣洁来定规交通，就古今最圣洁的信徒，都没有一位会和神有一刻完全的交通，并且逐日都是要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了。我们一切不知的罪，都盖在宝血底下了。

反之，我们如果容让一点的罪恶，是我们所知道的，是良心所定罪的，我们立刻不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眼睛中微小的尘沙如何使我们看不见东西，觉着痛苦，我们所知道的罪，无论如何微小，都要拦阻我们看见神的笑脸。良心一有亏欠，交通也就亏欠。一个罪恶可以多年存留在信徒身上，只因其不知之故，并不会阻碍其与神的交通；但是，当亮光（知识）来了，良心定罪了，现在若再存留一天，这一天的交通就要丧失了。神乃是按着我们良心的程度，而与我们交通。我们如果以为我们所多年存留的，都无十分妨碍，就今后存留恐怕也不要紧；我们就是愚妄极了。

这是因为良心只能照着它最近所有的亮光而定罪。良心不能定罪它所不知道为罪的罪。因为信徒的知识有进步，因此信徒的良心也有进步，信徒的知识越多，良心所定罪的也随之而多。信徒并不必忧愁他所未知的，应当如何办法，只要他完全顺服他所已知道的，那就好了。“我们若在光中行”，若在我们所有的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虽有许多不知）的罪”（约壹一 7）。神有无限的光，但神也照着他无限的光而行。我们所有的光甚为有限，然而，我们应当照着我们所已有的光而行，才会与神相交，他儿子的血，才洗我们一切的罪。也许今日我们还有未除的罪恶，然而我们今日尚未知道，光尚未照来，所以，我们今日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

我们应当记得：良心虽然是最重要的，但因知识的关系，良心并非我们圣洁的程度。基督自己才是我们圣洁独一的标准。但在我们与神交通的事上，神却以我们曾否保守一个无亏的良心，作为他与我们交通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毫无限制地顺服良心的指引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无亏的良心，不过对我们说，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目前所当达到的了。

这样看来，就我们圣经的知识越加增，属灵的经历越多，我们行为标准，也就随之而高。在亮光逐渐加增中，我们的行为必须更为圣洁，才会保守我们的良心无亏。这样，就有了今年的知识和经历，我们的行为依然象旧年一样，良心也是要控告的。神虽然未因去年所未知的过失，而断绝他与我们的交通，但是，今年既知了，若不弃绝，就今年与神的交通要丧失了。良心是神所给信徒目前的圣洁标准，信徒若违背了这个，就算是犯罪了。

主还有许多的话要对我们说，只因我们属灵的悟性尚未长成的缘故，所以，他还是有所待。神对付他的儿女，乃是按着他们个人的情形。在有的信徒算是罪大恶极的，在别的也许丝毫不觉得。这是因为他们良心所知道的不同的缘故。所以让我们不要彼此批评。惟有父神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儿女。他并不盼望看见他的“婴孩”有“少年”的力量，或者他的“少年”有“父老”的经历。但是他却盼望他每一个的儿女，照着他们所已知道的，而顺服他。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神已经对我们弟兄的良心说过某件事了，而不听，我们就可以劝他。但我们切不可将我们良心的感觉，强制要我们弟兄来跟从。如果完全圣洁的神，并不因我去年所未知的过失，而离弃我们，我们就怎可以我们现今的程度，来论断只有我去年知识的弟兄呢？

其实我们如果帮助别人，我们并不必在细点上逐一来强拉人，只要劝他完全随他良心的指引而行。因为如果其意志降服了神，就许多的事，在圣经上已经记得很清楚的，当圣灵一开导的时候，他就要顺服。意志如果降服了，就什么时候，良心得着亮光，什么时候，信徒就要按着神的意思而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伸张自己，去用魂的力量来明白许多未及时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今日的声音就好了。如果圣灵在直觉里要引导我们去查考什么真理，我们也不应当故步自封，要降低自己圣洁的程度以偷安。总之，信徒如果肯随着他的灵而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良心的软弱

我们已经清楚地说过，基督乃是我们生命圣洁的程度，良心虽然紧要，然而，良心并不是这个；同时我们也明白了虽然良心不是圣洁的标准，然而良心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证我们是否为神喜悦的标准；换一句话说，良心是目前圣洁程度的标准。如果每日能够生活如良心所指教的，我们就已经达到我们目前所当达到的了。我们如果保守良心无亏，就我们在灵程上并没有赶不到一日之站的过错。这样看来，良心在我们逐日随着灵而行的路程上，是一个很大的要素了。无论我们良心所指引的是什麼，只要我们违背它，我们就要受它的责备，失去平安，与神有了暂时的断绝交通。我们应当完全随着灵借着良心所有的指引，自然是毫无疑议了。但是，良心的指引到底是否完全的呢？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良心是受其所有的知识的支配。它只能照着它所知道的引导人，人如果不听，它就定罪。它不会定罪它所未知的事。这样看来，如果将良心的程度，和神圣洁的程度来比较，就良心的程度，必定是差得很远很远。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少有两种的缺欠。第一，象我们从前所说的，因其知识有限的缘故，它就只能定罪其所已知的错误。这样，就叫我们因着良心尚未知道的缘故，就在我们的生命上留着许多不合乎神旨的事。神知道，比我们更成熟的信徒也知道，我们的缺欠是何等的多；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得着亮光的缘故，就仍旧去行，这岂非一个大缺点么？但是，这个还可以，因为神不定罪我们所未知的。我们虽然缺欠，我们已经照着良心所有的指示而行了，神已经喜欢了，也与我们交通了。

在此，还有第二的缺点，会叫信徒在与神交通上有了阻挡。微小的知识，不会引导信徒定罪所应当定罪的，并且也会引导信徒定罪所不应当定罪的。这怎么说呢？难道良心引导错了么？不。良心所引导的，都是不错，都是信徒所应当跟从的，但是，知识却有多少之分，长幼之别。因为信徒缺乏知识的缘故，就有许多的事，当信徒更有知识时是可行的，却因其缺乏知识的缘故，在目前不可行，因为他一行，良心就要责备，他就犯罪了。

这就是信徒的幼稚病，这个意思，就是好象：有许多的事，在作父老的作来，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他有他的知识、经历和地位，如果作婴孩的也要行父老所作的，就完全不可以，因为照他的知识、经历和地位，是不许他如此作的。这并非说是非的标准是两样的，乃是说是非的标准不能不受个人的地位而分别。身体上的事如此，灵性上的事也如此。许多的事在长成的信徒作来是完全合乎神旨的，但是幼稚的信徒若也效法而行，在他却变为罪恶。

这里的原因并没有别的，不过因为良心知识不同的缘故。如果照着一位信徒的良心看来，某事是可行的，他去行，他乃是遵行神的旨意；如果照着另一位信徒的良心看来，是不应当作的，他去作，他就是犯罪。象我们所已经说的，并非因为神最高的旨意有什么不同，乃是神对于个人，因其个人所在的地位，而有的不同旨意。在有知识的人身上，他的良心就强壮许多，他也因之自由许多。在没有知识的人身上，他的良心就软弱许多，他也因之束缚许多。

这样事的颠末，使徒在哥林多前书有很清楚的教训。当日该地的信徒为了吃祭偶像之物，起了许多误会。有的信徒以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林前八 4），所以不论祭偶像不祭偶像之物，究竟毫无分别，都是可吃的。有的信徒，他们未信之时，是拜惯偶像的，现在看见所吃的乃是祭偶像之物，难免想到从前，因之良心不安。他们吃的时候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7）。使徒以为这样的分别，都是在乎有无知识的问题（7）。前者因为有知识，良心毫无责问，所以他虽然吃了也不算罪。后者因为无知识，良心已经不安，所以他吃了就变为他的罪。这样看来，知识实在是很有要紧的。更多的知识，有时会叫良心有更多的定罪，但是，有时也会叫良心有更少的定罪。

所以在类似后事的影儿的事上，我们总当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知识，免得我们受无故的捆绑。但是，这样的知识必须用谦卑的心保守，不然，我们就要象哥林多的信徒一般，陷入肉体。如果我们的知识不够，良心还是责备我们，就我们无论出什么代价，都应当听良心的声音，不要以为照着最高的标准来看，这是不错的，所以我不管良心说什么，我尽管去作。我们应当记得良心乃是神目前引导我们的标准。我们必须顺服，不顺服就是罪。良心所定罪的，神也必定定罪。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指着象外面饮食这一类的事说的。至于更属灵的事，无论知识多少，总不会叫我们有自由与束缚之分。这里所说的，是外面属肉体的事。神对付他的儿女是按着我们的年岁的。年少的信徒，神是很注意他们外面衣食等事，因为神要治死他们这些身体的恶行。如果少年的信徒，有心来跟从主，他就要看见主常借着灵的心，叫他们对于这些事克制自己。那些在主里深有经历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顺服主了，所以他们的良心，好象比较更自由一点。

但是年长的信徒，就是在此，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们的良心太强壮了，而流入于冷硬。全心寻求主的幼稚信徒，在许多的事上，因其良心直觉敏锐的缘故，及易于受圣灵的感动，而顺服主。老年的信徒，因为知识太多的缘故，叫自己的心思有了过度的发展，因而影响良心使之冷硬，以致失去敏锐的直觉，凡事都是照着心思的知识而行，以致圣灵在他的身上好象是感不动的一般。这是灵命的致命伤。这要叫信徒的生活没有新鲜的气象，什么都是老旧的。

我们应当知道无论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所应当随之而行的，并不是这知识，乃是灵中的直觉（良心）。如果我们不理良心借着直觉所定罪的，而以我们的知识为行事的标准，就我们已经是随着肉体而行了。许多的时候，岂不是照着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若作某件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若去作，良心就大大不安么！良心所定罪的，虽然心思的知识以之为善，也是不合神旨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知识，乃是用心思的智力搜求来的，并非直觉的启示；因此良心的引导，才有与知识冲突的时候。

使徒以为，信徒如果不顾软弱良心的责备，而随着心思的知识而行，他的灵命就要受大伤。“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林前八 10~11）这就是讲论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信徒。这就是说没有知识的信徒，看见了有知识的吃祭偶像之物，他就以为他如果可吃，那么，我也可以吃。他就不顾他良心的声音，也去吃。这样就叫这信徒堕落了。这是这里的意思。这位没有知识的信徒，只在心思上明白了他弟兄的知识，而按他的知识，不理他的良心而行，结果就是堕落。

请我们千万记得，我们并非可一刻随着自己所得的知识而行的。所有的信徒无论他的知识如何，他乃是应当随着灵的直觉和良心而行的。他的知识也许会影响他的良心，但是他所直接跟从的，不过只有良心而已。神对信徒的行为，注意他们顺服他的旨意，过于他们行为得不错。听从良心的声音，就是保证我们的奉献和顺服是真确的。神就是借着这良心，来看我们是以顺服他为首要，或者还有别的目的呢。

还有一件事，是信徒所当注意的。就是他应当提防良心的包围。许多的时候，信徒的良心因为受了某种的包围，便失去其工作的常度。多少的时候，因为环境我们者的良心，都是冷硬的，因着他们的理由、谈话、教训、劝勉、榜样、阻挡的影响，我们的良心就也象他们一样的冷淡。我们应当提防冷硬良心的教师。应当提防人造的良心；人替我们造的良心应当拒绝。每一件事总须我们的良心直接向神负责，自己知道神的旨意，自己负责来遵行。我们如果不顾自己的良心而随着别人，就要失败。

总之，信徒的良心，是灵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关。信徒应当完全跟随其指引。它虽然受了知识的影响，但是，它所有的声音，乃是表明神今日对我们最高的旨意了。只要我们能达到今日所当达到的最高点，那就好了。其他的事，实在不必我们操心。应当时常保守我们的良心在康健的光景中。不要让一点的罪，使它的知觉受伤。如果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非常冷硬，无论什么都感不动，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已经深深陷入肉体了。我们所有的圣经知识，都是在肉体的心思里保守着，没有活泼的能力了。应当时常随着灵中的直觉而行，充满了圣灵，以至我们良心的知觉，一天锐利过一天，稍有什么与神不对的地方，就会立刻知道、悔改。不要专在心思方面用功，却忘记了良心的直觉。我们属灵的程度增加多少，就是说我们良心的锐利也随之而增加多少。不知道从前有多少的信徒，已经因为不顾良心的缘故，以致今日没有生气，只在脑府里保守了一些死知识。我们应当天天儆醒，不要陷入覆辙。不要惧怕太会受感动。如果是良心的感动，只怕不多，不怕太多。良心是神的制动机。它告诉我们以为某地方已经发生毛病了，应当修理后再行。我们如果肯听，就免得后来拆毁更多的工作。

第八章 灵程的危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随从灵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可说没有一件事比天天随从灵而行是更要紧的。这个要保守信徒长久属灵；这个要保守信徒脱离肉体的势力；这个要保守信徒时常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要保守信徒不受撒但的侵略。我们知道了灵的功用之后，最紧要的就是立即随之而行。这是时时刻刻的事，不可稍微放松的。我们今日所最当小心的，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教训，而不受圣灵的引导。

许多的信徒已经失败了。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此。受教训是不够的，必须受引导。我们必须不以属灵的知识为满意，必须宝贵随从灵而行。我们常听人说到“十字架的道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没有别的，就是随从灵而行而已。因为随从灵而行，需要将自己的意思、喜好和思想，都交于死地。只随从灵的直觉和启示，需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

大概所有属灵的信徒，总知道一点关乎灵功用的事，如我们上文所说的。不过他们所知道的并不长久，有时有这样的经历罢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未清楚明白灵的一切的功能和定律，所以，就不知道如何长久随之而行。当他们听见这样真理时，他们有时经历证明这真理是真的。所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不间断的经历而已。如果他们直觉有了充分的长大，他们就很可以时常随着灵而行，不再受外界的影响了（注意：凡在灵之外的，都是外界）。许多的信徒，因为不知道灵的定律的缘故，就以为这样的随从灵而行的生命，乃是摇移不定，没有标准，难以实行的生命。

多少信徒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只随着圣灵在灵里的引导，但因他们不知道直觉的引导，到底是可靠与否，因之就失了坦然进前的心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习知道直觉的意思。他们并不知道直觉所有的感觉，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到底是要他行动，或者停止。他们也不知道灵所应当有的情形，以致他们不能得着灵继续的引导。在许多的时候，他们没有保守灵在正当的光景中，以致灵失去它工作的能力。他们虽然有时得着直觉的启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在这时有启示；在别的时候，他竭力去求启示，却得不着，他们也不知道其中是有什么缘故。

这自然是因有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却按着灵的律法而行，所以，他们就得了灵的启示；在别的时候，他们虽然求，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灵的律法而求，所以，他们就得不到。他们如果能时常照着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那样地随着灵的律法而行，他们就可以时常得着灵的引导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这样看来，就我们如果要时常得着灵的启示，知道神的旨意，而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能不明白灵的定律是什么。灵所有的感觉都是有意思的，我们必须学习知道这意思，才会按着灵的要求而行动，才会长久随从灵而行。要随从灵而行，明白灵的律法是不可少的。

许多的信徒以有时圣灵在他灵中的工作，算为一生经历中之最奇妙的。他们并不盼望天天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信徒一生中几次特别可有的罢了。他们如果按着灵的律法而随从灵而行，他们就要看见他们的生命都是那样高的。他们以为属灵的经历乃是非常的，不是平时所可长久保守的，岂知这样属灵的经历，乃是信徒天天有的平常经历。离了这地位，而活在黑暗里，才真是“非常”的经历啊。

有的时候，我们好象是得了一种什么思想一般，我们如果会分别的话，我们或者要见得这思想是出自我们的灵的，有的思想乃是出自我们的魂的。有的思想在灵里面焚烧着，有的不过是在魂里面急切而已。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这些。如果经过考察，信徒能够很容易地分别属灵的和属魂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信徒都必须明白他自己全人的各部分到底是如何进行。思想时，就当知道这思想的来源；感觉时，就当知道这感觉是发自何方；工作时，就当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力量。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从灵来的，而跟从它。这样才会保守我们不随着什么感觉而作事。这样，就叫我们知道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到底是属灵的，或者是属魂的。

我们知道魂就是我们的“自觉”，因此有许多的自省和自觉，乃是完全属魂的，是最有害的。因为这一种的自省和自觉，使信徒时常萦念自己而不释，因而自己的生命，遂因之而长大。自高自大，多是从这一种的自觉而来的。但是，同时却有一种的自析，乃是灵程上所不可少的知识。因为惟独如此，信徒才能知道他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到底是随着什么而行。有害的自觉，就是那些萦念自己的登造或失败，以致起了自诩或自馁的思想。有益的自析，就是那些只查自己的思想、感觉和喜好的来源的思想。神要我们脱离自觉，但是他的意思，并非要我们活在世上如同没有头脑一般。过度的自觉，应当除去；但是，同时我们也当借着圣灵，知道我们自己内部一切进行的情形。所以用心察看自己的活动是不可少的。

许多的信徒，虽然是已经重生了，但是，他们始终好象都是觉得没有灵。其实并非他没有灵，乃是他不觉得而已；或者他也有灵的知觉，不过他不知道那样的感觉，就是

灵所发出来的而已。每一个真实重生的信徒，他所靠着而活的真实生命，就是他灵的生命。他如果肯受教，他就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他灵的知觉。一件事是定规的，魂是会受外界的影响，而灵是不会的。譬如魂看了美丽的景物，寂静的天然，悠扬的音乐，和许多别的属乎外界的事物，它就会立时受了感动，发出一种情感的作用来。灵就不然。如果信徒的灵已经充满了圣灵的力量，它就是离魂独立的，不必象魂那样地受了外界的影响，才会活动，它是会靠自己活动的。因此灵是会在任何的景况里活动的。所以，信徒如果真是属灵的，就不管他自己的魂有无感觉，或者体有无力量，他总是可以依旧活动的。因为他是靠着时常活动的灵而活。

自然，按着实际而言，魂的感觉，和灵的直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魂的感觉却有许多的地方和直觉是一样的。它们俩在有的时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叫信徒很难以分别。虽然这样的时间，并非常有的，然而，总算是有的。在此二者之间，好象真是难以容发。信徒如果急切行动，在这样的时候，也难免有不受欺的。然而，他如果忍耐等候，一再试验这感觉的来源，圣灵在合宜的时候，也必以真情相告。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急切是不可的。

属魂的信徒，大概都是有所偏向的。照着普通而言，信徒多是若非偏向情感，就是偏向理性。当这样的信徒属灵时，他们若要随从灵而行，他们就常有陷入他们从前偏向的对方的危险。这意思就是属情感的信徒，在这个时候，就要以自己冷静的理性，作为是灵的引导。他自知从前的热切的生活，乃是属魂的，所以，他就误会以为现今自己的理性乃是属灵的了。属理性的信徒，在这个时候，就也要以自己热切的情感，作为灵的引导。他也自知从前的冷静生活乃是属魂的，所以，他也就以现今自己的情感，乃是属灵的了。岂知它们俩不过对调地位，依然是一毫不差的属魂。所以，我们必须记得灵的功能。随从灵的引导，换一句话说，就是随从直觉而行。因为无论是属灵的知识、交通和良心，都是借这直觉而得的。圣灵就是借着这直觉引导信徒的。因此，信徒并不要自己设想什么是属灵的，只要他跟从直觉而行便可。我们若要听从圣灵，就必须在直觉上知道他的意思。有人拚命似地来寻求圣灵的恩赐。许多的时候，这样的寻求，不过是寻求喜乐；还有“我”这一字在背后。并且他们常以为如果会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下降，如果会有外来的能力掌管他的身体，如果从头至脚有一种的暖火烧过，他们就是得着圣灵的浸礼了。不错，圣灵也有使人在感觉上觉得他，但是，这样的凭着情感来寻求他，乃是一种大害。不特会激动自己魂的生命，并且会引起撒但的假冒。在神面前有价值的，并不是我们的情感如何觉得主的同在，或者觉得如何地爱主，乃是我们如何在直觉上随着圣灵而行，照着他在灵中所启示我们的而活着。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得着这一种“圣灵浸礼”的人，他仍然不过是顺着天然的生命而活，并没有随从灵而行，也没有一种锐利的直觉，会解剖属灵的世界。不是情感，乃是直觉上的与主交通，才是有价值的。

当我们读过圣经里所记载灵的作用之后，我们知道灵是会热切象情感的，也会冷静象理性的。但是，在主里有经历的人，就知道出乎灵的，和出乎魂的是如何的不同。信徒如果不求在直觉上真认识神，而随着这直觉而行，徒求在心思里推想，或者更常的，要求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感动，他就还是随着肉体而行，要叫自己的灵命陷入无生气的地位。

我们看保罗的行为，就可以更明白这个随从灵直觉而行的紧要，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肉体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加一 16~17）我们从前已经看见了，启示是在灵里的事。就是当使徒约翰受启示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是在灵里受启示（启一 10）。圣经是合一地作见证，启示是在信徒的灵里的。

使徒告诉我们说，他当日受了灵里的启示，认识了主耶稣，知道神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就是随着这灵里的引导而行。他并没有与属肉体的商量，他不必再听人的意见，人的思想，人的理论。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一班“属灵的先进”，看他们对这件事如何说法。他就是一直随着灵的引导。他既然在直觉里接受了神的启示，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不再求另外的证据了。在他看来，灵里的启示是已经够引导他了。在当日传主耶稣，在外邦人中乃是创举。如果是照着人的魂而行的话，就应集思广益，多征求几个人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先有传道经历的人。但是，保罗只随从灵而行，并不顾及人——最属灵的使徒们——所要说的了。

这样看来，我们所当跟从的，并非什么属灵人的言语，乃是主自己在我们灵中的直接引导。这样，就属灵长者的话语，都没有用处么？不，还是大有用处的。他们的提醒，他们的教训，还是最有帮助的，不过，我们还应当“慎思明辨”，看他所说的，是否出乎神，我们自己还得在灵中受主亲自的教训。总之，当我们不敢证实我们所受的感动，到底是否真正灵中启示时，在主里深有经历者的教训，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已经的确知道是神如此的启示，象保罗当日的经历一般，就今日如果尚有使徒，我们也是不必问他们的。

当我们读过上下文之后，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更是注重他所传的福音，乃是从启示而来，并非什么别的使徒传授的。这是一个要紧的点。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能因着听什么人，读什么书，或者用思想查考而得。我们的福音如果不是神所启示的，就丝毫没有属灵用处。现今少年信徒所注重的，就是“从师”；属灵的前辈所注重的，就是以正确的信仰传给后代；岂知这些是没有属灵价值的。我们所相信、所传扬的，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我们所有的，就全等于零。信徒可以从别人的心思里得到不少美妙的思想，但是，他可以在他的灵中依然是贫穷、虚空的。自然，我们并不是盼望去得什么新的福音，我们也不是轻看神别的仆人的讲说，圣经明说，我们不应当轻看先知讲道；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启示是绝对不可少的。

没有启示，就以前所讲的，全是虚空。我们必须在灵中得着神将他的真理启示，我们所传的，才有属灵的效果。不然，从人那里批发来许多，究竟是用不着的。这灵中的启示，对于基督每一个工人的身上，应当站立在最大的地位。这是每一个工人的首要资格。惟有如此，才会作灵工，才会随从灵而行。今日倚靠智力、思想而作工的人太多了！就是在信仰最纯正的信徒中间，恐怕不过是心思的接受真理。这些都是死的。让我们自问：我们所传扬的，是不是从神启示的呢？或者从人得来的呢？

撒但的攻击

我们的灵既是如此的紧要——圣灵与圣徒交通的机关——就难怪撒但最不喜欢信徒明白灵的功用，而随从灵而行。他所有目的，就是要信徒活在魂中而“销灭灵”。他会叫信徒的身体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感觉，心思充满了各种流荡的思想。他就是借这些感觉和思想，来混乱信徒灵的知觉。叫信徒在纷乱的光景中，不能分别到底什么是从灵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他知道信徒如果要得胜，就不能不“读”他灵中的知觉，（可怜！许多的信徒还不知道这个）他就竭尽全力来攻击信徒的灵。

因此，让我们再说一次，就是在这样属灵的争战中，信徒必须绝对不按着自己的感觉，和忽然的思想而行动。千万不要以为事情已经祷告过，就是不会错的了。许多的信徒以为他们祷告时所有的思想，都是神赐给他的；这是一个错误。他们好象以为祷告会叫他们所作的事变为不错。他们以为经过祷告的事，就算作得不错的。岂知我们虽然寻求神的旨意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并且心思并非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地方，神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指教我们的。

撒但不只用感觉和思想叫信徒靠着魂而活，而不随从灵而行，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他如果成功使信徒因着思想或感觉，而活在外面的光景中，他就更进一步来假作一个灵在信徒的里面。这个灵是借着他在信徒里面先得着一个地位，然后就造出许多的感觉来；如果信徒没有弃绝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就可以在信徒里面站住了。不久它们就能胜过灵的作用，或者制止灵的知觉。如果信徒不知道仇敌的计策，他就要让他灵的作用停止。而随从这假冒的感觉，以为他还是随从灵而行。这个灵的知觉一停止，撒但就要更进一步地来欺骗信徒，使他以为神现在要借他更新的心思来引导他，这样就暗暗地盖过人不用自己的灵的过失，和撒但自己的工作。灵这样一停止工作，就没有人与圣灵同工，自然一切从神来的都断绝了。信徒这样的随从假灵的知觉，和忽然的思想，就完全随着体和魂而行了，真实属灵的生活就没有了。

信徒如果不察，撒但就要更厉害地攻击信徒。此时，他会叫信徒在感觉上丝毫不觉得神的同在，而告诉他这是借着信心而活，所以不需感觉。或者教信徒无端觉得痛苦，而告诉他，这是在灵里的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样的光景中，撒但就是利用这假冒的灵，来欺骗信徒，叫他在实际上遵行他的意思。这样的经历，乃是属灵（而又不观察）信徒所有的。

属灵的信徒，必须有属灵的知识，好叫他一切行为举动按着（属灵）理性而行。好叫他不因一时的情感作用，就有所作为，也不因受了刺激，或心思中有了什么忽然的思想，就去作什么。他应当不慌忙，也不急促。他所有的作为，总应当经过属灵眼光的考察，和灵里面直觉的知识，以为是出自神的，才可举动。没有事情可以因着刺激、感觉和忽然的思想而作的，都当是先安静地、冷静地考虑过、权衡过，然后才定行止。

在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考察试验。在灵命生活里，信徒不能糊糊涂涂地过日子，乃要将每一件临到他身上的，无论是思想，是感觉（是快乐，是忧闷）等等，详细谨慎地考察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神、撒但或是自己。信徒素性都是爱随便，无论他一天所遇见的是什麼，总是随遇而安，以致在许多的时候，竟然接受了仇敌为他们所安排的。他们并不试验，但圣经的命令，是“要凡事察验”（帖前五 21）。属灵信徒的能力和特点，就是在此。他乃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林前二 13）。“解释”，在原文意思是：“比较”，“试验”，“合看”，“断案”。这是属灵信徒所能有的能力。圣灵要叫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他的生活上，他不应当不试验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事。不然，就在邪灵多方欺骗的生活中，实是很难以过日子的。

撒但的控告

在信徒专心随从灵直觉引导而行中，撒但还有一种的攻击，就是假冒信徒的良心，而来控告信徒。信徒因为要保守自己的良心无亏，所以，愿意受良心的责备，而除去良心所定罪的一切。但是仇敌就是在此利用信徒的欲望，而控告信徒，叫信徒误会以为这是他自己良心的责备；因而叫信徒时常失去平安，疲于奔命，没有坦然而无惧的心以进前。

属灵的信徒必须知道撒但不只是在神前控告我们的，并且也常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的。他这样的控告是要扰乱信徒，叫信徒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应当受（他们的）刑罚。他知道信徒必须有坦然而无惧的心，才会在灵程上进步；所以，他借着假冒良心的控告，使信徒自以为有罪，因而，使之失去与神的交通。但是，信徒的难处，就是不知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和良心的责备。在许多的时候，他恐怕他错认了良心的责备，以为是邪灵控告，以致违背了神。但是，他若不理这里面的声音，就又越来越厉害，没有法子制止。因此，属灵的信徒，不特应当有愿意顺服良心责备的心，并且知道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

邪灵的控告有的是真的信徒有罪，有的不过是邪灵要使信徒觉得有罪，其实信徒是没有罪的。如果信徒真是有罪，信徒就可以立即认罪神前，求宝血洗净（约壹一 9）。如果尚有控告的声音，就是邪灵的声音了。

信徒如果要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真是错了，而受良心的责备，什么时候没有错，但不过是邪灵的控告，他就应当自问有无恨罪的诚心。最要紧的，就是当还没有分别是良心是邪灵之前，先问自己：如果这事真是错了，我愿否除去？愿否认罪？如果我们真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恨恶罪恶，就虽然我们还未照着控告的声音而行，我们的心也可坦然，因为我并非存心违反神。既立定志向要行神旨之后，信徒就必须切实查考过，这件事到底是否他所作的。他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并断定说，这事是他作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邪灵是将不相干的事来控告。如果这事是信徒作的，信徒就应当查考这事是否真是错误。他必须借着圣经的教训，和直觉的引导，知道自己真是错了，才可向神认罪。不然，你虽然没有犯罪，撒但却要叫你受苦，好象你真犯罪一般。

邪灵是最会将各种的感觉给人的。它会叫人觉得快乐，也会叫人觉得忧愁。它会叫人觉得不错，也会叫人觉得甚错。信徒也应当知道：当他觉得不错，他不一定就真的不错；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不错，但是，我们实在是错了。因此，当他觉得错时，他不一定是错的。也许不过他如此觉得而已，他实是不错的。所以，无论信徒觉得怎样，信徒总须的确证实他自己实是这样，才可定规自己是犯罪与否。对于一切的控告，信徒都当取中立的态度。他必须知道这种控告的来源之后，才可行动。他如果尚不知道他是受了圣灵的责问，或者邪灵的控告，他就应当安心等候证实，不必着急。因为如果是出自圣灵的，他诚心愿意除去，现在的迟延，并非他自己的反抗，乃是因不知的缘故。信徒应当绝对地拒绝，因受了一种外来强迫的力量，而向人认罪；因为仇敌常有如此的行为。

总之，真正圣灵的使我们自责，乃是要我们圣洁；而撒但的目的，不过就是为着控告。他的控告，不过要使信徒时常自己控告而已。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信徒受苦，此外没有别的了。不过，如果属灵的信徒起初接受了他的控告，就将来他也可以将假平安赐给信徒，叫他当失败时也不难过。这是害之最大者。良心的责备，认罪求宝血洗净之后，就没有事了；但是仇敌的控告，就是信徒除去他所控告的了，这控告的声音，还是不止。良心的责备，都是指引我们向宝血而去；但是，邪灵的控告，多是使信徒灰心，以为已经无可救药了。撒但的目的，是要借着控告，使信徒堕落——“既是不能完全，就任凭它吧。”

有的，撒但的控告是加在良心责备之上的。罪真是有的，但是，不只良心责备，邪灵也从之而控告，所以，就是信徒遵行圣灵的意思，而这声音还是不止的。现今最要紧的，就是信徒对罪有完全的决绝心，不留地位给邪灵控告。此外，再学习如何分别圣灵的责备，和邪灵的控告；并知道什么时候，只单是邪灵的控告，什么时候，有良心的责备，也有邪灵的控告。其实，无论何罪（如果真是罪），一经拒绝，求宝血洗净，圣灵就不再责备了。

还有危险

在信徒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除了撒但的假冒，和种种的攻击之外，还有别的危险，是属灵信徒所应当知道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魂，也有因着自己的缘故（并无邪灵假冒），就发出一种感觉来，以为我们应当举动。信徒必须知道，他的身体有感觉，他的魂有感觉，他的灵也有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出自灵的。所以最紧要就是不要以魂或体的感觉，当作灵的直觉。信徒在他的经历上，必须逐日学习什么是他的真直觉，什么不是。最容易的，就是信徒明白随从直觉的要紧，到了末后，忘记了除了灵之外，全人其他的部分还是有感觉的，因而错误。实在属灵的生活，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难，乃是很简单的，但是也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易，因为其中也有很复杂的地方。

在这里有两个难处：一，我们误以别的感觉当作灵的直觉；二，我们误会了直觉的意思。这样的难处，是我们每日所常遇见的。因此，圣经的教训（不是忽然翻得的圣经节）是非常的紧要。要证明我们所受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和我们所要作的事也是出乎圣灵的，我们就应当看到底这件事和圣经的教训是否一致。

因为断没有从前圣灵感动写圣经的先知是一个样子，现今感动我们，又是一个样子。断没有圣灵从前告诉人说是应当的，今日又告诉我们说是应当的。我们灵中的直觉必须有圣经的教训来证实才可以。单随从直觉，而不随从圣经的，必定错误。我们灵中所感觉的圣灵启示，与圣灵在圣经里的启示，必是完全相合的。

我们的肉体，乃是到处施展它的能力的，所以就是在我们遵守圣经教训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小心肉体的侵入。我们知道圣经是完全启示圣灵的意思的；这样，就我们若完全遵守圣经，好象必定是合乎圣灵的意思了。但是事却不尽然！因为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可以利用自己天然的脑力，搜求许多圣经的道理；明白了之后，就定意作去。在这样的光景中，常有借肉体的力量来明白，并借肉体的力量来执行的危险。

虽然所明白的、所行为的，是完全合圣经的，但是，其中可以丝毫没有倚靠圣灵；所有的，不过都是在肉体范围之内而已。所以，不只我们在灵中所知道的圣灵意思，应当经圣经的证实，就是我们所明白的圣经，也应当经灵的执行。我们应当知道，就是在遵守圣经的事上，肉体也是喜欢占先的！灵不只有直觉而已，灵也是有能力的，我们在心思里所明白的道理，若非灵出力量来执行，就什么属灵的用处都没有。

在这里还有一件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我们太借着自己的灵而活，太随着自己的灵而行，也是一个大危险。圣经虽然是最注重信徒个人的灵的，但是，同时我们却有趋入极端的危险。因为信徒的灵，所以能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乃是因为圣灵是住在这灵中。我们所以随从灵而活而行的缘故，是因为这灵是圣灵的居所，圣灵是借着我们的灵表明他的意思。我们所受的引导和管治，乃是圣灵的引导和管治。不过因为圣灵是以我们的灵为机关，所以，我们因着重看圣灵的缘故，便也连带重看他能以使用的机关，就是灵。

但是，我们的危险，就是明白人灵的工作和功用之后，却全心来倚靠灵而忘记了灵不过是圣灵的仆役，我们所直接仰望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者，不是我们的灵，乃是圣灵。我们应当知道人灵离了圣灵，和人别的部分是一样的没有用处。我们千万不要颠倒了人灵和圣灵的地位。我们是因为现今的信徒太不明白人灵的功用，所以才详细地在此来说它，但这并不是说，圣灵在人里面的地位是不及人灵的。我们明白人灵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更知道如何顺服圣灵，如何高举圣灵。

这个对于我们的受引导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圣灵的赐下来，原来的意思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全体）的。他住在单个信徒的里面，乃是因为他（圣灵）是住在基督的身体的（全体）里面，也是因为信徒是那身体的一肢。圣灵的工作是有团体的性质的（林前十二 12）。他引导个人，因为他引导全体。他所引导个人的道路，乃是为着全体才如此引导的。一个肢体要活动，乃是牵动全身体的。我们个人的灵所受的圣灵引导，必定是与别肢体有连带关系的。属灵的引导，都是“身体”的引导。因此我们个人的灵，虽然有了引导，我们还得寻求“两三个”肢体的灵的和合、证实和同情，这样地在“身体”的关系里行动，是属灵的工作上所最不可忽视的。多少的失败、分争、仇恨、分裂、羞辱和苦痛，都是因为那些（心存好意）的信徒，随着他自己的灵而单独行动！所以一切随从灵而行的信徒，都应当以属灵身体的关系，来定准他所受的引导，是否出自圣灵。我们应当在工作上、行为上、信仰上、教训上，受肢体关系的支配。

使徒保罗末次上耶路撒冷，就是陷入这个错误。神允许他最好的使徒错误了，来指教我们后人。自然在保罗的错误里，神却特别施恩，将他盖过；因为就是他这么一错，他才得在罗马作见证，才有工夫写许多的书信。那是保罗以为自己的“灵被捆绑”（徒二十 22），应当上去，但是，圣经说，圣灵感动推罗的门徒们对保罗说，不要上去（徒二一 4）。虽然我们知道了神怎样施特恩盖过使徒这一次失败，然而我们却应当在此看见神引导的原则，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全体的。属灵的信徒，应当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应当不顾人言，独自进前，什么时候是应当听他弟兄说的。

总之，在属灵的道路上，旁边都是陷阱，信徒一不小心，就要失败。我们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并不能学了一些的知识，就可以叫我们永远保险。反之，所有的经历，必须我们自己经历过。过来人不过只会提醒我们前途的危险，使我们不陷入而已。我们若盼望得着什么方法，可使我们超越许多路程，那是没有的事。忠心跟从主的人，总要少见许多不必须的失败。

第九章 灵的律法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信徒必须学习认识灵的知觉，因为这是随从灵而行的首一个条件。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灵的知觉，什么是魂的感觉，他就不能按着灵所要求的去行。当我们觉得饥时，我们就知道应当吃；我们觉得寒时，我们就知道应当穿。知觉是表明需要和要求。人必须知道他身体的知觉是什么意思，他才知道如何用物质上的事物来补满。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灵的知觉是怎样，并且知道灵各种知觉的意思，和这些的知觉，乃是要求什么，并应当用什么来补满这要求。乃是当信徒如此知道他自己的灵和他的知觉，才能随着灵而行。

灵的律法中有几件为信徒所应当知道的：就是因为信徒不明白什么叫作灵的律法，也不知道认识灵的知觉的紧要，以致有许多灵的意思发出来了，我们依然不知道。因此有许多是从灵出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其为属灵的，以致就失去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地位。我们知道了灵有直觉、交通和良心的功用之后，我们还应当学习知道如何认识它们的活动，以致我们知道如何随之而行。信徒既经充满圣灵之后，他的灵必定是有许多活泼的工作的。我们如果不理它们，我们就要受亏。所以，最紧要的就是有察看灵动作的习惯。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活动，过于他脑的活动才可以。

灵的重量

灵本当保守在一个顶自由的景况里。灵应当时常觉得轻快，好象都是翱翔天际的，才能够叫生命长大，工作不受拦阻。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什么是灵的重量。在许多的时候，觉得他的灵受了压制，不能自由，好象有千钧的重量，压在心头一般。如果他考究这重量的来由，他并不见得有什么理由。并且这样的重量，多是忽然之间来的，乃是在信徒不知不觉之间，忽然偷着进来的。这样的重量，乃是仇敌所用以压制属灵的信徒，叫他失去喜乐和轻快，以致不能与圣灵同工，而失去灵的效用。信徒如果不知道这种重量的来源，和灵觉得受压制的意思，他就不会立即对付这重量，而叫他自己的灵，立时恢复常度。

信徒或者要希奇自己这样感觉的由来，或者要以为这不过是天然的，或是偶然的，或者毫不经心的，就任自己的灵受压制。多少的时候，信徒就是不理这样的重量，而随便继续作工，以致越过越难过，叫仇敌能时常用重量来戏弄信徒；以致在许多的时候，当神要使用信徒的时候，只因着他有了这种重量，以致不能成就神的工作，灵的知觉，在这一种的压制之下，就变成非常的迟钝。所以，撒但和他的邪灵，就专心致志地要叫信徒的灵里压有重量，叫他不能自由，可惜，多少的时候，信徒竟然不知道这重量是从撒但来的，或者知道了，而不拒绝它，却任它存留。

如果信徒有了这重量，他就要失败。如果他早晨有了这重量，而不立时就取缔它，就全日都要失败。自由的灵，是得胜的根本。我们必须有一毫无牵挂的灵，才能与仇敌争战，才能生活出神的生命来。如果灵中有了压制，信徒就要失去鉴别的能力，就要失去神真实的引导。因为灵一受了压制，心思就受了影响。心思一不能作工，自然什么都要停止，或者错误了。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当灵中一有压制，或重量的时候，就立刻来对付。切不可取任凭的态度，因为你若任凭它，它就要叫你受苦。并且这重量，是越久越重的。如果过了许久你尚未设法除之，你就要司空见惯，也不想除之。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这样的重量，就变作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么一来，就叫你看所有属灵的事好象都是很苦恼的，就叫你在灵程上难以进步。你若一次不对付，下次要来得更容易。对付的法子，就是立时停止手中的工作，不轻看灵知觉的要求。立刻用意志推辞这重量，并运用灵来拒绝这重量。有时应当开声说出反对这重量的话。有时应当祈祷地用灵力来推辞，就叫邪灵不能将重量放在我们的灵里。

但是，取缔这重量来到的原因，也是不可少的手续。原因若未除去，这个重量就要存留。所以当推辞仇敌工作的时候，就应当连带推辞他所以工作的原因。这样，你就能收回你所给他的地位。你如有了鉴别的能力，你就要看见，乃是因为你曾在某时某事上，没有与神同工，失败了；所以仇敌才有机会以重量压制你。这样的地位，必须收回。我们必须推辞仇敌因着我们失败而工作的原因。这个要叫他逃走。

灵的闭塞

灵需要魂和体作发表的机关。它乃是主妇，必须有家宰和仆人为它工作，成就它的意思。它乃是电流，必须有钨丝，才能发表出它的光来。如果魂和体失了常度，而受邪灵的攻击，灵就要被闭塞，而没有出口。仇敌知道灵的需要，所以他就常常在信徒的魂和体里作工，叫魂和体停止它们本来的工作，以致灵没有发表的机关，以致失去得胜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候，心思或者要受攻击而变纷乱，情感或者要觉得孤单难过，意志或者要觉得疲乏不能活泼，不能主动地管理全人。身体或者要觉得非常的疲倦，也许不过就是觉得有一点的怠惰。当信徒的魂和体，这样地受攻击之后，若信徒不立即抵挡对付，他的灵就要受闭塞，不能与仇敌有活泼的争战，也不能保守自己得胜的阵地。

信徒的灵一受闭塞，他就要失去他活泼的态度。他就好象有点的害羞，好象就要隐藏，不愿在公众面前作什么。他就喜欢退到阵地的后方去，他不喜欢“显露”。或者他还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觉悟，岂知这乃是因为他的灵受闭塞呢？他在读经的时候，好象也没有什么精神；他在祷告的时候，好象话语变没有了。当他想到他自己所有属灵的工作和经历，好象都是没有意思的，有时也许还觉得好笑。他去传道，好象一点儿不觉得有效力，自己好象不过就是奉行故事而已。如果任凭这种闭塞延长，后来信徒就要受仇敌的攻击更厉害——除非神因别人，或他自己祷告的缘故，而从中干预——而觉得气闭不通。信徒若没有知识，就要莫名其妙。更常的就是不去考究其来源和原因，而取放弃任凭的态度。实在说来，所有我们灵性的经历和感觉，都是有原有因的。我们应当切实考察，不要随便任其存留在我们里面。

这样经历的原因，就是灵被闭塞，灵外面的魂和体，都关闭起来，以致灵没有发表的地方。撒但封锁灵，将灵关在暗室里，以致魂失去灵的引导。闭塞灵的一经除去，信徒的气，好象就通了，就恢复他从前的轻快情形了。

当这样的時候，信徒最要紧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开声说话——说出抵挡仇敌的话，用大声说出十字架的得胜，和仇敌的失败，而专一地抵挡仇敌在他魂和体里的工作。意志必须在这些话语之后，活泼地推辞一切的关闭。祷告也是一个方法。祷告时常乃是一个开通灵的法子。但在这样的時候，大声地祷告，乃是需要。此时的祷告，最好就是求告于主耶稣的得胜名字，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也应当运用自己的灵，使之出力，冲开一条路来到外面。

灵的受毒

信徒的灵，乃是会受邪灵的种毒的。这就是仇敌的火箭。他能够直接射他的火箭进入信徒的灵来。他会将愁苦、忧伤、难过、悲哀、心碎，种入信徒的灵来，叫信徒“灵里愁苦”（撒上一 15）。但是“灵忧伤，谁能承当呢？”（箴十八 14）所以，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当信徒觉得忧伤的时候，他以为这乃是他自己忧伤，以为他这样的忧伤乃是很天然的。他并不查考这忧伤的来源，也不略为抵挡。他就是没有声音地，没有疑惑地，接受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让我们记得，这乃是最危险不过的。我们断然不可随便接受一个思想，或一种感觉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我们就必须在诸事上儆醒，考究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有的时候，撒但叫我们的灵刚硬、强项、不温柔、不顺服、狭窄、自私。这样就叫灵不能与圣灵同工，不能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就叫信徒对人失去他的爱心；所有柔细为人，与人表同情，顾念体恤人软弱的心，都丧失了。这样就叫圣灵不能大用他，因为他已经失去主的宽大，已经自己画地为界了。

有的时候，仇敌叫信徒有不赦免人罪的灵。这乃是信徒所最容易受毒的一点。恐怕属灵信徒堕落的原因，多半都是因着这个。这样的苦毒，这样的吹毛求疵，这样的寻仇，乃是灵命所受最厉害的毒。信徒受了这毒之后，多没有清清楚楚地明白，以为这乃是从撒但来的；却以为这乃是他自己这样地恨恶人，所以是除不去的。

有的时候，撒但叫信徒的灵变成狭窄。他叫信徒画地为界与人分开。信徒若失去教会乃是一个身体的观念，而以自己的“小团体”为前提的，表明他的灵已经收缩狭小了。一位属灵的信徒，乃是以神的事为己事，以全教会为自己所心爱的。如果他的灵公开，生命的江河，就要到处涌流。如果变成狭小，他就要拦阻神的工作，而减少自己的用处。如果信徒的灵不够大以包容神所有的儿女，就他的灵，已经受毒了。

有的时候，撒但却叫信徒的灵，变成骄傲。这样，他就自高自大，自尊自重。仇敌叫信徒以为他并非一无所有，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在神的工作中乃是有不少的价值。这一种的灵，也是信徒跌倒的一个最大原因。“骄傲在败坏以先，狂灵在跌倒之前。”（箴十六18）

邪灵乃是用这些以及其他的毒注射入信徒的灵来。如果信徒不立即抵挡，这些就要立刻变成“肉体的事”。信徒若已经知道了如何在灵中活着，就这些在起初时，不过乃是撒但的毒种，并非肉体的罪。但信徒若不抵挡，反而接受了它们——也许是在不觉中的——就不久要变成肉体的罪恶。

灵里受毒，一不取缔，立即变为灵里的罪。灵里的罪，比无论什么罪都紧要。“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象以利亚所作的么？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九 54~55）我们所存的到底是什么灵，乃是一件最要紧的事。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灵，已经受了撒但的挑拨，我们尚不知道。灵一错误了，什么就都错误了。

我们看这两位门徒的经历，我们知道错误的灵，最容易从话语表明出来，然而话语所表明的，恐怕尚没有声调所表明的多。有时话语虽然不错，而声调却是错的。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话语的声调。邪灵一摸着我们的灵，我们的声调就要失去柔和。刚硬的声音，暴躁的声音，尖刺的声音，都不是从圣灵来的，都是表明发这声音的人，已经受了撒但苦毒的挑拨了。

我们平常如何说话呢？我们能否说到别人，而不带着定罪的意思呢？话语也许是真的，但是，批评、定罪、忿怒、忌恨的灵，可以埋伏在实话之后。我们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我们的灵，若是清洁的、温柔的，我们就可以说真实话。定罪的灵若在里面，我们就犯罪了。罪不只是一种行为，罪也是一种情形。在一切事情后面的灵，乃是最要紧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或为人作事，然而仍然可以犯罪，作是作的，但是不诚心、不愿意或者埋怨的灵，可以隐存在后面。

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甘美柔和。我们的灵，应当清洁统一。我们是否以错误的灵为罪呢？我们知道仇敌在什么时候攻击我们的灵呢？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受了毒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否够谦卑以除去这样的罪呢？当我们看见声调转刚的时候，我们就当停止，不要再说下去，应当立时对我们所说话的人说，“我们愿意说同样的话，我们愿意用清洁的灵说话，我们愿意反对仇敌。”我们若不肯告诉我们的弟兄说，“我错了”，我们的灵，就要存留罪恶。信徒应当学习如何看守他的灵，不受仇敌的挑拨，也应当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甘美温和。

在平日的时候，信徒就应当早拿信心的藤牌，以灭尽仇敌的火箭。这意思，就是应当早运用活泼的信心，以抵挡仇敌的攻击，以仰赖神的保护。信心乃是我们的藤牌，不是我们的钳钗；乃是用以灭尽火箭的，并非用以钳拔火箭的。信徒如果受了火箭，就当立时除去那叫火箭射来的原因。就应当立时持着一种抵挡的态度，应当立时推辞一切从仇敌来的，应当立时祷告求神洁净。

灵的下沉

这个“灵沉”的发生，多是因为信徒转向自己里面的缘故。或者是因魂的生命又生作用而未取缔，以致又吸收所有的经历以为己有，或者是因外面黑暗权势的侵入，或者是因以自己为中心而祷告敬拜神。信徒的灵若转向里面，而不转向外面去，就神的能力要立时停止，而不久灵又将受魂包围——如果信徒不立即对付这样的向里转。

有时这灵的沉溺入魂，乃是因为信徒被邪灵所欺骗。邪灵以身体上的感觉，以及各种奇异快乐的经历赐给信徒。信徒不察，以为这是属神的，就在不知之中，生活在这感觉的世界中，因而拉灵到了魂的地位。

有时信徒因为不明白基督的位置，因而受欺，以致叫灵降下。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乃是将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显现给信徒。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及希伯来书，将基督现今是在天上的地位，说得非常清楚。信徒的灵，乃是与“天上”的基督相联合的。但是，因为无知的缘故，信徒就要转向里面去寻求基督。他要与自己里面的基督相联合；因此，就叫自己的灵不能高升，逍遥云表之上，而受了压制，沉入魂的境界里。

总括来言，这些的作用，不过都是要叫信徒生活在感觉里面，而不生活在灵里面。信徒应当知道：当他尚未属灵的时候，他并未切实活在灵中，所以仇敌就不必有许多的假冒。但是，当他经历过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中之后，在他的面前，好象别有天地，为从前所未知道的。危险就是在这时候。撒但的工作，要信徒不活在灵中，因为这个叫他损失太大。他的方法，就是利用魂和体的感觉来吸引信徒，欺骗信徒，以为这乃是属灵的经历，而叫信徒享受。

许多的信徒，虽然已经进入属灵生命了，只因其不知灵的律法，所以就失败了。他会以各种身体上的感觉，和超天然的经历，赐给信徒。信徒若倚赖从外来的超天然的事物，或者感觉上的属灵经历，就叫信徒在灵里的属灵生命受了阻挡。这样，信徒就生活在他外面的魂或体里，因而叫灵（最里面的）失去它与神的同工。这样，自然魂和体，就要重新高升，得着权力，最终叫灵完全沉下。

当灵下沉时，灵的知觉，就不能为人所知。这就是许多属灵的信徒，有时觉得自己灵没有了的缘故。因为魂和体所占的地位太大，并且全人是靠着知觉而活，就叫魂和体觉得所有的压制，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争战。人的觉官就代替灵作工，灵的知觉，就埋在魂和体强烈的感觉里面。这个结果，就是叫属灵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停顿。如果长久任凭它，就要完全堕落，也许全人要被邪灵所依附。

所以一切能残害灵的知觉的，都当拒绝。无论是狂笑、哀哭以及身体各种热烈的表示，都应当拒绝。身体应当完全安静。就是感觉超然的事物，和过度感觉天然的事物都是不可的。因为这个，要叫心思不随从灵而行，反要随从体而行。应当不让一事物拦阻我们明白灵微小的知觉。

灵一下沉，魂就包围灵，而叫灵受它的支配，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一直向外而去，而不停留在里面。信徒应当知道，他的灵若不向外而攻击撒但，撒但就要攻击他的灵，叫它下沉。惟独当信徒的灵，乃是向外而流时，圣灵才能借着它而流出他自己的生命来。如果信徒转向自己，叫灵下沉，圣灵的“流涌”就立时被阻止。圣灵乃是要用信徒的灵，以流出、涌出神的生命，如果信徒转向里面，叫灵下沉，圣灵的生命，就不能外流了。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的灵，乃是因何而下沉的，并应当如何叫他的灵恢复原有的地位。信徒一见自己灵的能力，好象有罅隙一般，就应当知道他的灵已经有了毛病，应当立时设法挽回。

灵的负担

灵的负担和灵的重量乃是有分别的。灵的重量乃是从撒但来的，叫信徒受苦，要压制信徒的。灵的负担，乃是从神来的，乃是要表明他的旨意，要得着信徒的同工。灵中的重量，除了压制之外，并无其他的目的，所以，多是毫无用处，毫无结果的。灵中的负担，乃是神所赐给的担子，要叫他为神的缘故，去一工作，或二代祷，或三传信息。这样的负担，乃是有目的、有理由、有利益的。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什么是灵中的负担，什么是灵中的重量。

撒但并不叫信徒负担什么，他乃是包围信徒的灵，以一重量压制信徒。撒但的重量，乃是叫信徒的灵受束缚，心思不能工作。担担子的人，不过只担有担子而已；但受撒但压制的人，乃是全身都受了捆绑。黑暗的权势一临到，信徒的身上，就立时失去自由。但是，神所赐的担子，并不如此。无论神的担子如何的“重”，但是总不至太重，以致连祷告都不能了。祷告的自由无论在如何负担之下，总是不会失去的。但是，仇敌所塞进来的重量，要叫信徒失去祷告的自由。并且除了祷告之外，若非有争战与抵挡，是不会除掉这重量的。神的负担，只要我们祷告，就可以觉得脱下了；仇敌的重量就不然。并且灵的重量，乃是在暗中偷爬进来的；灵的负担，乃是圣灵在灵里工作的结果。

灵的重量，乃是很苦恼的，叫信徒的生命受压制；灵中的负担，乃是很欢乐的——自然肉体不以之为顶可乐——但若抵挡它，而不补满其要求，就要觉得苦——因为这是与神同工（请看太十一 30）。所有真实的工作，多是在灵里先有负担（自然在灵里没负担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用心思）。神因为要我们行为，或说话，或代祷，他就在我们的灵中，给我们以一个担子。如果我们知道灵的律法，我们就不随便继续作我们手中的工，以致这担子越变越重。或者因为时日长久的缘故，以致失去这担子的感觉。我们应当立即放下一切来考察这担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明白了这负担的意思之后，就当按着所知道的去行。当事情成功之后，这担子就必定离开我们。

信徒的灵在平时必须常是自由，无所压制的，他才会从神那里接受重担。因为惟有自由的灵才会觉得圣灵的動作。已经满了重担的灵，就失去它直觉的锐利，不能作一好器皿。许多的时候，信徒已经受了神的重担，但是，他却不照着这重担所要求的去行，以致他的灵就因这重担而苦了许多日子，并且叫神不能再给他新的重担。因此，最要紧的，就是先借着祷告，倚靠圣灵，使用自己的心思，来探知这重担的意义。

在许多的时候，灵中的负担，乃是为着祷告（西四 12）；实在说来，我们也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的负担。没有负担，而一直祷告的，确定是没有功效的。乃是出于己意的。灵中祷告的负担，只能因着祷告而觉得轻省。所有的负担，也都是如此。神叫我们的灵，为什么事而负担，我们惟有成功神所要我们作的事——如祷告，传他的信息等——才能减轻我们灵的负担。乃是因为灵中有这样祷告的负担，我们才会在圣灵里祷告，才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灵中有祷告的负担时，我们无论怎么作，总不能除掉这样的负担，惟有祷告，才会释放我们。当事成功时，负担就立时脱去。

不少的时候，信徒灵里所积蓄的祷告担子太多了，以致在起首祷告的时候，好象祷告是最苦的一件事。但是，信徒越祷告，就要觉得他的灵在那里越说阿们。我们必须尽将叫我们灵负担的，在祷告里完全都说出来，一直等到担子完全离开我们。我们越把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祷告中发表出来，我们就要越觉得舒服，但是，在这样的祷告中，常有一个试探，就是当担子还没离开之前，就停止祷告了。信徒多是在觉得灵中稍微畅快的时候，就以为他的祷告已经成功了，岂知他此时不过正起首作属灵的工夫咧。如果我们此时转向别的事情，属灵的工作就受了伤害。

信徒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灵工都是欢喜、畅乐的，若有了负担就是失去他的属灵经历。最可惜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灵中的重担，乃是真正的灵工，因为肯如此为神为人受苦的，才是真不为自己活的人。其他终日寻求感觉上快乐，惧怕为神为教会负担什么的人，都不过是自己活着的，属魂的。所以当神将负担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堕落了，或者必定什么是错的了。撒但最喜欢信徒这样的论调，因为他要免受他们的讨伐。我们不要误会自己。我们如果听他，以为我们应当是在什么地方不对了，就他更要控告我们，而使我们受苦。

真实属灵的工作，乃是向撒但进攻的，为信徒受生产之劳的。这都不是可乐的啊！这个需要最深向己的死。就是因此没有一个属魂的信徒是能真作灵工的。终日有感觉上的快乐，并非信徒属灵的证据，反之，乃是那些不顾自己感觉而与神前进的人才是。多少的时候，当信徒灵中受了担子与仇敌争战的时候，他很愿意独在一处，断绝人世的交通，而与仇敌争战。在争战未了时，连脸上的笑容都是难有的，所以，属灵的信徒应当欢迎主所赐给他的担子。

信徒必须知道灵的律法，必须知道如何与神同工，不然他就要不理这样的负担，以致叫自己受苦，而不久失去这样的负担，不能与神有极荣耀的同工。所以每一次灵中有了负担的时候，就当立即在祷告中寻出：到底是为着什么负担的。如果是一个争战的呼召，就应当争战；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呼召，就应当传福音；如果是一个祷告的呼召，就应当祷告。应当寻求如何与神同工。让旧的负担过去，叫新的再来。

灵的退落

这意思，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在信徒的灵里，好象潮水那样的退落。我们知道，当信徒属魂的时候，他常以为在感觉上，觉得神的同在，觉得快乐的时候，乃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枯干烦躁，他的灵命，乃是最低的。这都不过是在感觉上，并非灵命的实况。

但是灵命，也有实在低落的时候。这与魂的感觉乃是不同的。自从信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在一时中，他仍是继续如前；但是不久就渐渐地退落——不是忽然地。感觉上的退落，与实际上的退落的分别，就是在此：前者多是忽然地，后者多是渐渐地——觉得自己灵里的生命和能力，就是他所曾一次接受的，现在已经逐渐退落了。这样，就叫他失去灵中所应当有的快乐、平安和能力，就叫他一天过一天，软弱下来了。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就觉得与神交通，好象没有什么滋味；读经好象也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信息，也没有特别的经节会感动他的心，就是有，也不似从前之多；祷告也变成很枯干而没味，好象没有意思，也没有话语一般；作见证好象也不喜欢，没有从前的流涌样子；生命没有从前那样的强壮，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喜乐，一切好象都退落了。

潮水真是有涨落，但是，在我们灵中的，乃是神自己的生命和能力，难道它也有涨落么？神的生命，不知道什么是退落，它乃是长久流溢的。神的生命，并不象海洋潮水之有上下，乃是如一种的江河，长久流出活水来的（约七 38）。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并非如潮水一般，在某时必须退落。我们里面生命的源头，乃是在于神，他乃是永远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在我们灵里的生命，应当是川流不息的，洋溢涌流才可以。

所以如果信徒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已经“退落”了，他就应当知道，并非他的生命退落了，乃是停止不流了。他也应当知道这样的“退落”，乃是绝对不必有的。千万不要被撒但所欺，以为一个尚居在肉体里面的人，永远不能长久满有神的生命的事。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活水的江河。如果没有拦阻，乃是永远长流的。信徒能够长久有洋溢的经历，退落并非必须的，乃是反常的。

所以，问题并不是灵命现在退落了，应当如何才能叫它涨满起来。现在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充满，乃是如何流通。生命的泉源，尚是在信徒里面，但是，现在壅塞了。来路虽然不错，但是出口却生阻碍了。因为不能流通的缘故，所以生命的水，也不能再来了。如果出口一通，生命的水，就尚要源源而来。所以，这样信徒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生命，乃是更多生命的流通。

信徒一觉得他自己灵里的生命，好象退落了一般，就应当知道，必定什么地方壅塞了。撒但要以你的灵性退步了；旁人要以你失去能力了；你自己以为你或者犯了什么大罪了。这些也许是真的，但却不尽然。实在多——不是都——是因为不知如何与神同工，如何履行神的条件，以得一不息的川流。愚昧是最大的原因。所以他应当立刻祷告、默想、试验、考察。应当等候神，求他的灵启示以你“退落”的原因。你应当活泼，应当寻找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没有履行灵命长流的条件，以致你“退落”了。

你不只应当承认你真是退落了一这一步也是最要紧的——并且也要活泼地寻求退落的原因。撒但、别人、自己所有的设想，虽然是靠不住的，但也有考虑的价值，因为有时是实的。知道原因了以后，就应当立时抵挡这原因。你不要以为灵命自然会流出来；如果你没有除去阻止它流通的原因，它是不能流的。

所以每一次灵性“退落”的时候，都应当立时在祷告和默想之中，查考原因。明白神生命流通的律法，抵挡一切仇敌的工作。这样，生命就要再涌流了。这样，这生命要重新奋发，比从前更有力量，以冲破仇敌一切的坚垒。

灵的失职

人的灵好象电灯一般。当它与圣灵相接触时，就满有亮光；若一脱离，立呈黑暗。人的灵，原是耶和华的灯（箴二十 27）。神的目的，是要它充满光明的，但是，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灵，竟然黑暗了。这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人灵与圣灵失了接触，所以黑暗了。所以要知道到底信徒的灵，曾否与圣灵失了衔接，只看这灵有否失去光明即知。

我们已经说过，神的圣灵乃是住在人的灵里，人与圣灵的同工，乃是借着他的灵。如果人的灵失了常度，就好象与圣灵脱了衔接，失去亮光一般。信徒最要紧的一件事，原是保守他的灵，在一种健康稳静的情境中，以致它能与圣灵同工。如果灵受了外面的纷扰，它就立刻变成无用，不能与圣灵同工，变成黑暗。

以上所说灵的各种光景，都是叫灵失职，不能与圣灵同工。灵一失职，得胜就变成不可能的事。如果一个信徒当早起的时候，觉得他的灵，好象变没有了，仇敌也许要以为这是因他昨天作工太过，身体疲乏所致。如果信徒不察，就是这样任凭他的灵失职，他就没有力量，以抵挡一日的试探，和作成一日的事工。他应当立刻查考，他应当知道身体不应当影响灵，灵应当是活泼的、刚强的、足以节制身体的。当他明白这个之后，他就应当承认他的灵，现在乃是受仇敌的攻击，现在已经失职。他就应当立刻要求恢复原状，不然，他一见人，恐怕就要失败了。早起灵若失职，断不可任之继续到日中，因为这是取败之道。

信徒知道自己的灵已经失职了之后，就当立时拒绝撒但所有的工作，和他所以工作的原因。如果这不过是仇敌的攻击，就经这一抵挡，灵就要恢复自由。如果这攻击乃是有原因的（意即乃是因为信徒为他留地位的），就当查考这原因是什么而除去。这个自然乃是关于信徒已过的历史。他应当想到撒但如何能攻击他的灵，应当想到他和他的环境、家庭、亲友、子女、事业等等，将这些一一都祷告过。如果他觉得当他祷告到某事时，灵中好象舒服一点，他就知道，他已经得着灵受攻击的原因了。他就应当在神的面前除去这原因。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已经得着自由，他的灵也就恢复它的工作了。有时灵的失职，乃是因为信徒任凭他的灵自由，而不管治，以致行走在正当的轨道之外。“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林前十四 32）一个“随从自己的灵”的，就是一个“愚顽的先知”（结十三 3）。这是最要紧不过的。如果信徒不是运用意志，管治自己的灵，不叫它太过，也不叫它不及，保守它与圣灵同工，灵也是要失职的。信徒应当知道，人的灵是会放纵的，所以箴言里面才有“狂灵”（十六 18）的话。人的灵是会在圣灵之外单独行动的。如果信徒不管治，不叫它顺服圣灵，它是会自由行动的。所以信徒必须时常儆醒，不让他的灵走出神的轨道之外，而不在安静中与神交通，以致不能与神同工。

有时灵的失职，乃是因为信徒的灵变成刚硬。神需要一个柔软的灵，以发表他的意思。灵若刚愎自用，不肯谦卑顺服，圣灵的工作，就要受拦阻。乃是一个迁就的灵，才能成就圣灵的意思。信徒必须有“甘心乐意的灵”（出三五 21），能在最短的时间中，迁就合于圣灵的旨意方可。信徒的灵，必须非常地敏锐，能感觉得圣灵微小的声音，而立刻响应。如果信徒的灵，有点刚硬，他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他也听不见圣灵在灵中所发的声音。因此，信徒必须保守自己的灵，在一种柔软的情形中，而时常跟从追随他灵中微细的知觉，这就是使徒所说“不要销灭灵”（帖前五 19）的意思。灵所有的工作、感动、知觉，信徒都当谨慎追随。他若如此，就要看见他灵中的知觉，一次敏锐过一次，并且神也能在那里，叫他知道自己自己的旨意。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他就应当知道，他的灵在什么时候乃是失职，不能与圣灵同工，并乃是为什么失职了。他应当儆醒看守他的灵，叫它时常在安静简单中，与神交通，抵挡一切从仇敌和自己来的纷扰，叫它失去与神平安的接触。

灵的情形

总而言之，信徒必须明白灵一切的律法，才能随着灵而行。如果他失去儆醒，失去与神的同工，他就要堕落。在灵的律法中，最要紧的，就是察看灵的情形。这察看灵的情形，就是以上所说者的主脑。

信徒应当知道他自己灵的情形。他应当知道灵的常度是什么？灵失去常度是怎样？灵本来应当掌权管治人的魂和体，它应当居在最高的地位，应当最有能力。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他应当知道他的灵，曾否因着争战，或环境的缘故，竟然失去常度，而受催促。灵的情形，大约有四种：一灵受压伤，意即低落。

二灵安静稳健，处在正当的地位上。

三灵受催促，被勉强，过分地活动。

四灵有污秽（林后七 1），意即灵生了毛病，容留罪恶。

信徒最少必须能知道他灵这四种的情形，并且知道如何对付它们。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灵因着自己不儆醒的缘故，或者仇敌攻击的缘故，受了一种的“推开”，以致他的灵沉落下来。在这时，信徒就要失去他天上的地位、光明和胜利，而觉得自己冷淡、痿痹、不能高举。灵因着悲伤，或者其他百十的缘故，就完全降下，失去了它翱翔的快乐。灵这样受压伤，就低落在正当地位的水平线之下。但有时灵却会受催促，而狂奔在正当地位之上。信徒可以因着魂的受刺激，狂热起来，致灵也受了催促，而失去它的安静。有时，信徒因着随从“活物的活泼”之故，就得着一个“放灵”。过度的喜笑，以及其他多种的原因，都能叫灵放纵难收。与仇敌久长的争战，也会叫灵过度地活动，撒但能叫信徒的灵，在与他争战时（或之后），因为伸张过甚的缘故，而活动不止，失去它的冷静。他会以奇异的喜乐或别的给信徒，叫他的灵行动在信徒心思或意志的管治之外。这样，信徒就不能守卫，就要失败。

有时灵并不是太低，也不是太高，乃是有了污秽。这些的污秽，有时是灵中的态度，如刚硬、不服等等。有时是灵中的罪恶，如骄傲、嫉妒等等。有时是灵中杂有魂的作用，如天然的爱情、感觉、思想等等。灵一有了污秽，就需要洁净（林后七 1，约壹一 9）。

信徒如果要随着灵而行，他就必须明白他自己的灵到底是在哪一种的光景中。他的灵到底是处在冷静正当的地位，还是处在太低、太高、污秽的地位里呢？他应当知道如何高举他压伤的灵，以与圣灵的程度相合；如何运用意志以阻止他过度活动的灵，叫它归回常度；如何洁净他污秽的灵，叫它重新能与神同工。

第十章 心思助灵的原则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就不可不知道灵一切的律法。因为知道灵律法的人，才知道灵中各种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才会照着灵中感觉的要求而行。灵所有的要求都是借着它的感觉表明出来的。不理灵的感觉的，就要忽略了灵的要求。因此明白灵的律法，而随之而行是灵程中首要的事。

但是，随从灵而行的信徒，除了明白灵的律法之外，还得知道一件事，就是心思助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比较灵的律法的紧要，并不少差一点。在随从灵而行的道路上，这个原则是随时当用的。光明白灵的律法而不明白心思助灵的原则，就在许多时候还是要失败的。

这是因为灵的律法，不过将灵各种的感觉，和这些感觉的意义，并补满这些感觉要求的方法，对我们解说明白而已。在灵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尽可以按着灵的感觉而行——若是正当，我们就可随之而行；若是反常，我们就可更正我们的生活。在此，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灵的感觉，不一定是常有的。灵不一定时常有声，有时灵并不开口，在许多信徒的经历上，灵常有好几天不开口的事。好象在这样的时候，灵并不活动，就是睡在我们里面一般。灵如果好几天不活动，那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好几天不作事，直等灵活动之后，才动手呢？我们是不是静坐几天，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也不作工呢？我们属灵的常识，要答应说，不，我们是不应当空废光阴的。但是，我们此时如果要有作为，岂不是在灵之外，在肉体里面作的么？

这就是应当使用心思助灵原则的时候。心思如何扶助灵呢？这里的意思，就是当灵睡觉的时候，我们应当用心思来代替灵的工作。不久我们就要看见灵也加入工作。心思和灵原是紧紧相连的。它们俩是彼此相助的。在许多的时候，乃是灵发出感觉使心思明白，而使令人行动。但是，在有的时候，灵却不动，必须信徒借着心思的活动，因而引起灵的活动。当灵不动的时候，心思会引起灵的活动。当灵活动之后，信徒就可随从灵而行了。这样用心思来引起灵的活动，就叫作心思助灵的原则。在属灵生命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在起初的时候，我们是用灵的知觉来得着神所赐我们的知识，后来我们应当借着心思保守这知识，而使用这知识。比方：在这里你看见一个需要是重大的。按着你从前从神那里所得的知识而言，你应当祷告，求神补满这需要。但是，当你看见这需要时，你的灵并没有感觉要祷告。那么，你应当怎么作呢？你应当用你的心思来祷告；不要等到有灵中的感觉时才来祷告。一切的需要都是祷告的呼召。如果你在起初不顾你的灵如何寂静，就是一直祷告下去，不久，你就要觉得有了什么好象从你里面升起来了一你的灵现在也加入这祷告的工作里。

在有的时候，我们的灵因为受了撒但的压制，或天然生命的缠绕，以致我们连灵在什么地方都不觉得。灵因为沉到很低下的地位，以致连知觉都没有了。我们会觉得自己的魂和体，但是，灵的地位好象是虚的。现在怎么作呢？要等到有灵的知觉时才祷告，就恐怕今后再没有祷告的机会了，并且，灵也不会得着自由了。所以，此时的办法，就是照着从前所已经知道的真理，就是你心思所记得的而祷告，而反对黑暗的权势。你虽然觉得没有灵，你就是用你的心思祷告。心思这样的活动，会激动灵叫它也活动。

用悟性的祷告（林前十四 15），会鼓动灵。虽然在起初的时候，好象不过是用空话祷告，没有什么意思。但你如果使用你的心思来祷告，来抵挡，不久灵必定升起来。这样它们俩（灵和心思）就要和合作工。所以我们既然学习了一点争战的真理，和祷告的法子，现在虽然没有灵，你尽可先用心思，叫灵因着心思的鼓动，也附和加入。你的灵一来，你就觉得祷告很有意思了，很自由了。这是属灵生活的常度，灵和心思和合作工。

灵 战

在属灵的争战上，信徒因为忘记了灵和心思同工的原则，以致他在那里等候“神的负担”，而不时常向仇敌攻击。他以为现在还没有战争的“感觉”，须等到有时，才开始用祷告向仇敌进攻。岂知只要他先用心思来稍微祷告一下，灵里的感觉，立时就要响应。我们明知道邪灵是何等的可恶，它们是如何地害主的儿女和世人。我们也明知道我们应当用祷告反对它们，使它们快到无底坑去。我们既是这样的知道，我们就不要等到有灵中的感觉时才祷告。你虽然没有感觉，但是，你应当祷告。你先用你的心思来发起祷告。你先用你所知道的话语来咒诅邪灵，随后你的灵就要活动，你刚才所咒诅的话语，就都有灵的力量在后面了。比方：你在早晨的时候，圣灵给许多的“恩膏”，使你能够在灵中咒诅邪灵。到了中午你已经失去这灵了。现在你应当怎么作呢？你灵在早晨时怎样作的，你现在应当用心思照样作。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灵里所已经得着的，必须用心思保守并使用。

对于被提的信心也是这样。你在起初的时候，已经得着“被提的灵”了，但是，过了不久，你觉得你的灵好象变成虚空，好象丝毫并不觉得主再临的伊迹，和你自己被提的实在。此时，你就应当记得灵和心思相助的原则。你应当在没有灵的感觉中间，用心思祷告。你如果光是盼望你的灵再满有你要被提的感觉，你是得不着的。你只要在你的心思里思想、祷告过，你从前所已有的，就会充满你的灵。

传 道

对于传扬神的真理，这个原则更是不可忘记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旧日所学习的道理，现在不过是藏储在我们的脑府里而已。我们如果就是如此以之与人，是不会有什麼属灵效果的。不错，在当初的时候，我们乃是在灵中知道了这些真理，但是，现在好象灵已经退了，不过光记得而已。现在应当怎么作，才会使我们在灵中再充满了这些真理，好让我们从我们的灵将这真理传扬给别人呢？没有别的，就是用我们的心思。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重新想过这些真理，重新祷告过——以这些的真理为中心，而环着这些真理来祷告——不久，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又充满了我们的灵从前所充满的了。这些真理，起初是在灵中得的，后来保留在信徒的心思里，现在因着用心思来祷告，使这些真理又进入我们的灵中。这样我们就会在灵中传扬我们从前所已知道的真理。

代 祷

我们都知道代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但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有时间可以代祷的，我们却没有灵中的感动，以为应当为什么代祷。这并非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必代祷，可以将这时间空花了，或者改作别的用处，这个时候乃是对我们说，我们应当用心思来代祷，盼望因之而引起灵的同工。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使用你的心思去思念你的朋友、家人、同工有什麼需要没有。你想到一个，就为一个代祷。如果你这样作了之后，你里面的灵，还是仍旧冷淡，你就知道他不是要你为这些人祷告了。或者你此时就想到你本地的教会在某方面有缺点，或者现今各地的教会会有什麼试探，或者主的工作在某个地方有了阻挡，或者现今神的儿女需要什麼特别的真理。你既想出一件，就应当为着那一件代祷，如果经过一时之后，你的灵还是没有响应，还不过是你的心思在那里祷告，你就知道这些祷告并不是主今日要你祷告的了。如果当你祷告到某事时，好象圣灵涂抹膏油在上面，好象你灵中的感觉也响应了，你就知道你已想到，也已经祷告到你所应当代祷的了。这个原则就是当用心思来帮助灵寻着它所倾向的。有时，只要我们稍用心思想，灵就感应；但是，有时因为我们的心思太狭窄了，或者想不到圣灵借着灵所喜欢的，就应当过了一时，才会得着灵的附和。有的时候，神喜欢扩充我们祷告的范围，要我们为国家祷告，使撒但在背后所作的一切工作失败，或者他要我们为天下所有的罪人祷告，或者为全教会祷告。如果我们的心思只顾念到目前的，就要经过一个时候，才会想到这些，才会得着圣灵与心思合而为一的祷告。当我们得着灵的感觉同工之后，我们就应当倾倒灵中为这事所有的负担。应当详细地、周到地，将关乎这事的各点祷告过，必须等到灵中轻省的时候，才可以再为别的事情代祷。

这是我们灵命中的一个原则。当神赐给我们什麼新的祷告，这都是在我们灵中得着的；但过了一时，我们就不能盼望神再把这新的祷告充满我们的灵，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思去继续这祷告，不理我们的感觉如何。到了后来，我们才会重新在灵中得着这个祷告。

知道神旨

并且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引导不一定是“直接”的，也有是“间接”的。在直接的引导里，神的灵亲自在我们的灵中运行，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只要我们用心思注意灵中的动静，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但是，我们一生所作的事，不一定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也有许多的需要是我们人所见得，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比方：人请我们到某地方去作工。或者，有了一件忽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这些不是从灵直接发起的，乃是由别人达到我们身上来的。我们的灵，已经看见了这些事解决的紧要，但是我们的灵，还没有影响；我们应当如何，才会得着神的引导呢？我们这样看见了事的发生，来求神在灵中引导我们，就是所谓间接的引导。

这就是心思扶助灵的时候。当信徒看见他的灵没有动静的时候，他就应当用他的心思。如果灵是不间断地发出它的意思，心思就没有扶助灵的必需了。乃是因为灵有时无语无声，所以，心思就当补满灵的地位。

在这样的時候，信徒就应当用他的心思将他所疑难的事在神面前思想过、考虑过。虽然这样的祷告、思想和考虑，不过都是出自心思的，然而，在不久的时候，信徒就要看见他的灵也来加入这祷告、思想和考虑了。他刚才所觉不得的灵现在既经觉得，不久圣灵就要在灵中引导了。我们乃是这样的用心思来扶助灵。我们在起初的时候，不能因为灵没有动作的缘故，就以为这事是不应当作的；乃是应当用心思“勾起”我们的灵，使它活泼，使它解决这事究竟是否神旨。

灵活动的原则

这样看来，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是有许多的事应当作的。心思的工作是不可少的。我们灵里的充满并非象海潮一般自来自去的。我们必须履行充满灵的条件，我们才能被充满。这就是说，心思必须发起灵所快要，但还未作的。我们如果坐着等灵充满的感觉来，这感觉是不来的。我们也不要过于重看心思的工作。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有的举动，惟有在灵里面作的，才有属灵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是应当随从心思而行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用心思呢？我们这样的用心思，并不是以用心思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引起灵来作工。

所以，我们还是以灵为重要。使用心思不过要使灵兴起作工而已。因此，我们使用心思以引领灵的时候，如果过了许久，还没有响应，还没有一种涂油似的经历，我们心思在那一方面的工作，就应当停止，应当另换一方面。在灵战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里面长久“空虚”，没有灵的感觉，我们也是应当停止的；但是，我们切不要因肉体怕烦而停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疲倦了，但我们知道应当继续。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停止。这是没有定律的。

心思这样的扶助灵，好象我们用机器抽水一般。有的抽水机，必须先倒一碗水在机器的上面，叫我们抽时，有吸力将水吸到上面来。我们的心思之于灵，也象这一碗水之于抽水机然。你若不用一碗的水为引端，水就抽不上来；你若不用心思为起首，灵就也是不上来的。如果我们不用心思来起首祷告，就好象人不先倒下一碗水，只把机器抽了两下，便说这口井没有水。

我们的灵的工作真是不同。有时它好象一头狮子，很有力量。有时却象个婴孩，不能作主。当我们的灵软弱不能自助的时候，心思就应当作灵的乳母来看护它。心思并不会代替灵，但是心思却会扶助灵使之活泼起来。当灵降下它管治的地位，信徒就当用心思的力量把它祷告上来。如果灵受了压制而下沉时，信徒当用他的心思察知情形，而用力祷告，等到灵再高升，再得自由。属灵的心思是会保守灵在安定的地位的。心思能限制灵过度活动，也会提高灵过度的沉落。

简单说来，灵只能因着我们心思（自然这里都是指着属灵的说）活动，而重得充满。这个原则，就是无论什么，凡你从前是在灵中作的，现今应当用心思作。后来圣灵如果给你膏油，就是对你说，你是在灵中作这件事。你起初虽然没有灵的感觉，但是，后来所得的灵的感觉就是对你说，灵起初原是要这样作，只因其太软弱，所以不能，现在受了心思的扶助，就发表它从前所欲发表而未能的。无论我们在灵中需要什么，只要我们在心思里思念、祷告，我们就会得着。这样作，就叫我们充满了灵。

对于心思的扶助灵，还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就是在属灵的争战里，原是灵与灵的争战。但是，在我们的灵与邪灵摔跤的时候，全人的力量，都是与灵联合共同作战的。其中最紧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思。灵和心思所有的力量，乃是联合出征。如果此时灵受了压制，失去抵挡的能力，心思就应当继续为灵争战。当心思这样争战、抵挡、反对、祷告的时候，灵就好象受了补充，又要升起争战。

心思的情形

因为心思是能这样扶助灵的，虽然它自己的地位远不及灵，所以，信徒必须保守他的心思在正当的情形里，好叫它能查读灵的意思，也能扶助灵的软弱。灵的活动是有它的定律的，心思的活动，也是有它的定律的。当心思能自由工作时，它就很轻快。如果它受了伸张（好象人把弓伸张起来一般），它就不能自由作工。仇敌知道我们怎样地需要我们的心思来扶助灵，好叫我们能随从灵而行，他就常常催促我们，使我们的心思伸张过甚，以致不能照着常度而作工，以致当灵软弱的时候，就没有谁来救援灵。

我们的心思，不特是扶助灵的机关，并且，我们乃是借着它而得着亮光。神的圣灵是从我们的灵里将亮光赐给心思。心思有过度的用力，就没有接受圣灵亮光的可能。邪灵知道我们的心思如果黑暗了，全人就也都黑暗了，所以，他用全力使我们过度思想，以致我们不能安静作工。信徒在随从灵的路程上，必须禁止自己的心思旋转不已。一直注想一个题目，挂虑、忧愁以及过度思想什么是神的旨意，都会使心思负担不起，以致不能工作。保守一个安定的心思，才会随从灵而行。

因为心思的地位是这样重要的，所以，信徒与人同工的时候，应当谨慎，不要打断他弟兄的思想。打断心思最会使心思受苦的。当圣灵借着灵引导信徒思想时，最怕的就是被人打断。如果打断了，就叫心思受了伸张，因而难与其灵同工。所以我们不只应当保守自己的心思自由，并且也当顾念我们弟兄的心思。当我们还未与弟兄说话之先，应当先探知其“思路”，然后才可对之说话。不然，就要叫他受苦。

第十一章 灵所当有的情形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个错误的灵，常是领到一个错误的行为的。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他就应当时刻保守他自己在正当的光景中。灵象心思一样是会放纵的、张狂的、也会退缩的。信徒如果不是借着圣灵保守他的灵，就当他的灵一失败，他外面的行为就要失败。我们应当知道，许多外面行为的失败，都是里面的灵在行为尚未失败之先，就已失败了。如果信徒的灵乃是强有力，就无论在什么光景中，它都可以管住魂和体，不许它们放荡，否则，它们就反要来压制灵，而叫信徒堕落。

神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灵。新生命就是住在这里；圣灵就是在这里作工；我们就是在这里与神交通；就是在这里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在此得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受训练；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了长大；就是在这里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就是在这里我们得着权柄以胜过魔鬼和他的军兵；就是在这里我们得着工作的能力。就是这灵得着复活的生命，后来要变成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灵的情形如何，我们属灵生活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最要紧不过的事，就是保守我们的灵在我们灵所当有的情形中。主在基督徒里面所顾念的，并不是外面的人，就是魂，他所注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就是灵，如果我们里面的人有了不正当的光景，我们整个的生活，就都颠倒了，虽然我们魂的生命尚是非常发达的。

圣经中对于信徒的灵所当有的情形，并非默然的。许多老练的信徒已经经历过圣经中所劝勉的，所以，知道信徒如果要保守他得胜的地位，和与神同工的能干，他的灵就应当保守在圣经所教训的各种光景中，我们已经见过灵乃是被信徒更新的意志所管理的。这是最要紧的。因为惟有借着意志，信徒才能安置他的灵在适合的眼光中。自然我们不必再提起灵有合式情形的要紧，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了。

痛悔

“耶和華……拯救靈痛悔的人。”（詩三四 18）

“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靈痛悔……的人同居。”（賽五七 15）

信徒多多誤會以為：當他悔改信主時，或是他跌倒犯罪時，他才應當有痛悔的靈。但是我們知道：神要我們保守我們的靈常在痛悔的情形中。雖然我們沒有逐日犯罪，但是神却要我們時常痛悔，因為我們的肉體尚是存在，無論何時，它都可以發動。這樣的靈叫我們不至失去儆醒。我們應當時常不犯罪，却有時常犯罪的痛悔。神的同在乃是在這一種的靈中覺出來的。

神不喜欢我们不时悔改一次，以为这已足了；他要我们活着时常痛悔。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生活和行为上，稍有与圣灵齟齬的时候，立时觉得，立时忧伤。惟有如此，当人告诉你实在是错了的时候，你才会承认说“我错了”。这个痛悔是很需要的，因为信徒虽然已经与主联合为一灵了，然而，这并非说，他从今永不会错误了。灵可以错误（赛二九 24），就是灵不错误的话，心思可以迷糊，不知如何执行灵的意思。这样痛悔的灵会叫信徒立刻承认别人所看他在小事上不象主的事，而不掩饰。神只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不能救别人，因为他需要痛悔的灵来启示他的意思。文过饰非的人，断没有痛悔的灵，神也不能救他到完全的地位。我们需要一种能受圣灵和世人责备的灵，承认自己没有达到所应当达到的。这样我们就要看见神在日常生活中拯救我们。

忧伤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诗五一 17）

“忧伤”，在原文有“战兢”的意思。有的信徒在犯罪之后，他的灵尚是若无其事，自如得很。康健的灵在犯罪之后——如大卫一般——必定是会发生忧伤的。乃是有忧伤之灵的人，易于复原归神。

战兢

“我所看顾的，就是灵里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赛六六 2）

“痛悔”，在原文是“被打”。所以，神所喜悦的，就是信徒的灵好象常是被责打，而小心翼翼，敬畏神和他的话语。信徒的灵必须达到一个时常敬畏神的地位。自恃自用的心，必须完全破碎，让神的话语作一切的引导者。信徒自己必须有这圣洁的尊敬，绝对地不信任自己，好象他的灵已经受责打，不敢抬头，惟以神的命令为主。刚硬的灵常是遵行神旨的阻碍。乃是因为十字架作了深工夫，叫信徒自知甚明，知道自己的理想、感觉和欲望是何等的靠不住，所以他才不敢自恃，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战战兢兢的，以为若非神的能力干预保守，就必定会失败。我们必定不应当在神的外面独立。我们的灵几时不战兢，它几时就有了独立（自恃）的心了。乃是当我们自觉处在无依无靠的情形里，我们才会倚靠神。战兢的灵会保守我们不失败，会叫我们实在地认识神。

谦卑

“灵里谦卑，与穷人来往。”（箴十六 19）

“灵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二九 23）

“我……也与心……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赛五七 15）

谦卑并非小觑自己，谦卑乃是不看自己。信徒的灵一存有狂傲的态度，就是他跌

倒的证据。谦卑不只是在神面前的，也是在人面前的。谦卑的灵乃是在“与穷人来往”看出来的。惟有谦卑的灵才能不轻看神所造的任何等人。神的同在和尊荣，就是在灵里谦卑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一个谦卑的灵，乃是一个受教的灵，受劝的灵，受解释的灵。多少信徒的灵乃是太高大的，以致除了教人之外，不能再受人教。多少信徒的灵乃是顽固不移的，以致难于受教，就是明知错误，也是固执己见的。多少信徒的灵乃是太刚硬的，以致不听别人解释误会。一个谦卑的灵才有容纳的度量。神需要一个谦卑的灵来表明他的美德。一个骄傲的灵怎会听见圣灵的声音，而与圣灵同工呢？灵里必须没有丝毫的骄傲，常是柔软的、细嫩的、可曲可屈的。灵里一点的刚硬，都是不象主的，所以不能与主交通。灵要谦卑，常等候主，没有什么抵挡主，才会与主同行。

贫 穷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太五3）

灵里贫穷就是以为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信徒的危险，就是他灵里的东西太多了。惟有灵里自知贫穷的人，才能谦卑。信徒的经历、长大和进步，在许多的时候，都变成他灵里自贵的珍品，以致失去它的贫穷。默想自己所得着的，和注意自己所经历的，乃是最诡诈的危险，在许多的时候，为信徒所不及知的。什么是贫穷呢？贫穷就是没有。一位信徒若有了最高深的经历，而不时自念其经历，这经历就是他灵中的货物，作他的陷阱。虚空的灵才会叫信徒在神里面失去自己。富足的灵就会叫信徒以自己为中心。救恩的完全，就是要叫信徒脱离自己，出而归于神。信徒如果为着自己留下什么，他的灵就立刻要转向里面，而不能“出外”和合于神里面。

温 柔

“温柔的灵。”（加六1）

这是灵所当有的一个最要紧的情形。温柔是与刚硬顽固相反的。温柔的灵，是神所要求于我们的。不能迁就的灵时常要失去神的引导。温柔的灵，就是在最短的期间里，舍除己意顺服神。温柔的灵就是信徒在作工最发达的时候，能不必受神的预先通知，能一得着引导，就立即停止，象腓利在撒玛利亚蒙召往旷野一般。温柔的灵，能在神的手里，随他转动。温柔的灵，不知道如何抵挡神，如何随从己意。神需要这样顺服他的灵，来成功他的意思。

对人这一方面，温柔的灵也并非更为不要的。温柔的灵，就是羔羊似的灵，就是十字架的灵。“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彼前二 23），就是温柔的灵。温柔的灵，就是愿意受亏；虽然有力量可以报复，虽然有律法可以保护，也绝不肯用肉体的手臂，来为自己伸冤。这就是受苦受害，而无伤无损于人的灵。他以公义自处，却不求公义于人。他充满了爱心和恩慈，所以能溶化那些环围他的人。

火 热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十二 11）

肉体可以在一时受刺激而热心，可以因有情感的作用而热心；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绝不会长久。肉体可以在它最殷勤的时候，还是最懒惰的；因为它所殷勤的不过那些合乎它心意的事，不过是情感帮助它这样作。对它所不喜悦的事，当它情感冷淡的时候，它就不能服事主。不管阴晴，继续、慢慢地，一步一步与主同受劳苦的事，乃是肉体所作不来的。“灵里火热”乃是一件长久的事，惟有如此，才能“常常服事主”。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属肉体的热心，应当让圣灵这样地充满了我们的灵，以致他能保守我们的灵火热，不至当情感冷落时，灵也随之而冷落，以致在主的工作上，也象有“拉不动”的情形。

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乃是一个命令。所以，这乃是我们更新的意志所得以主张的事。我们应当运用意志，以拣选火热。“我的灵要火热，不愿意冷淡”，是我们所当说的。当我们的情感最没有兴味的时候，我们应当让我们灵的火热来支配一切，不应当让冷淡的感觉来胜过我们。时常专一地服事主，就是火热的灵的表现。

冷 静

“灵冷静的有聪明。”（箴十七 27）

我们的灵应当火热，但我们的灵也应当冷静。火热是对“殷勤不可懒惰，常常服事主”说的；冷静是对知识说的。

如果我们的灵不冷静，我们就要常有太过的举动。仇敌的目的，就是常要促圣徒走出常轨之外，叫他灵和圣灵失去了接触。我们时常看见圣徒当他的灵不冷静的时候，就改他原则的生活，变作情感的生活。灵和心思原是紧紧相连的。灵一不冷静，心思就要受刺激；心思一变火热，信徒许多的行为就不能自主了，就要反常了。所以，保守灵冷静乃是永远有益的。时常不理情感的兴奋，欲望的加增，思想的混乱，而退一步地在冷静的灵中考虑过一切的问题，就要保守我们的行径常在主的道路的中间。当我们的灵受刺激时，我们若有所举动，恐怕那些都是违反神旨的。

我们应当因为认识自己，认识神，知道撒但，也看透了万事，所以在灵中就有一种的镇定，为属魂信徒所始终没有的。圣灵应当充满信徒的灵，魂应当完全交在死地，好叫灵有说不出的安静。无论魂或体，或环境有了什么变动，灵里面的镇定，总是不会失去的。好象海面的风波，无论如何澎湃，海底总是安静不动的一般。当信徒魂未与灵分开之前，若稍有偶遇的事，全人就立刻纷乱，或是慌忙，或是手足无措，或是心志摇移。这都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知识，及魂和灵没有分开的缘故。所以保守灵和魂的分开，就是保守灵冷静。这样，信徒就有一种“不动心”的经历。无论外面如何纷扰，总不能叫他失去他在里面的镇静、和平。真的，就是泰山崩于前，也是不能改变他的镇定的。这个，并不能用人的进修而得的，乃是信徒依赖圣灵启示他以一切事的真相，并管束他的魂，以致它不再能支配灵。

这里的问题，就是意志管治的问题。我们的灵应当受我们意志的管治。火热是我们意志所要的，冷静也是我们意志所要的。我们必定不应当让我们灵的情况出乎我们意志所能管治的。应当叫它在主的工作上热心，在作主工时又有冷静的态度。

喜 乐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路一 47）

信徒的灵对于自己应当取忧伤（诗五一 17）的态度；但是，同时它却当以神为乐。不是因喜乐才喜乐，也不是因自己有什么经历、工作、祝福、环境才喜乐，乃是因为神是他中心的缘故。实在说来，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是可以叫信徒喜乐的。如果信徒的灵被挂虑、忧伤、愁苦所压住了，他的灵就要立刻失职而沉下来，失去它正当的地位，不能成就圣灵的引导。信徒的灵一被这些重担所压住，它就立刻失去它的轻快、自由、光明，叫它从升天的地位，又堕落下来了。如果忧伤的期间延长了，灵命所受的害处，就真是说不尽。在这样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救济，惟有以神为乐，以神之所以为神者为乐，以神之一切如何成功为我的救主为乐。信徒必定不可失去他阿利路亚的声调。

不是胆怯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提后一 7）胆怯并不是谦卑。谦卑乃是绝对忘记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弱点和强处。胆怯乃是记念自己的弱点，因而记念了自己。事事退缩，畏首畏尾，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在一方面因着自己虚无的缘故而战兢，在另一方面却因着他能力的缘故，而大胆进前。大胆为主作见证、受苦、蒙羞、失去一切、倚靠主，以他的爱心、智慧、能力、诚实、应许为可信，乃是主所要求于我们的。我们在什么时候，看见自己对于为主作见证等事一有退缩，我们就应当知道自己的灵已经离开它所当有的情形了。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在“无畏”之中。

“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都是我们所应当有的。我们的灵必须刚强，但是，却不应当刚强到不仁爱的地步。安静自约，不受刺激，也是要紧的。抵挡仇敌，我们的灵要刚强；对待世人，我们的灵要仁爱；持守自己，我们的灵要谨守。

安 静

“只要以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灵为妆饰。”（彼前三 4）

这一句话虽然是对姊妹说的，但是，在灵性上，弟兄也是一样地需要这个教训。

“立志作安静人”（帖前四 11），乃是每一位信徒的本分。现在信徒中的话语，真是太多了。有时，不言之语比有声之语还来得多。纷乱的思想，饶喋的话语，都足以叫我们的灵流荡在意志管治之外；“放灵”，乃常是叫人随从肉体而行的。当信徒的灵放的时候，最难保守自己不犯罪。一个错误的灵，常是领到错误的行为。

应当先有安静的灵，才会有安静的口；因为灵里所存的，必从口里发出来。我们应当时常谨慎，保守我们的灵安静，好叫当诸事纷纭的时候，我们还会单独安静。我们若要随从灵而行，就一个安静的灵，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我们就要堕入罪恶。如果我们的灵是安静的，圣灵在灵里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就能听见；我们就能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明白我们在纷乱中所不能明白的。这样安静的灵乃是信徒的妆饰，意即信徒在外面所当表显的。

新 鲜

“灵的新样。”（罗七 6）

这是属灵生命和工作中最要紧的一步。陈旧的灵不能感动人，最多只会以一种思想给人。就是如此，也是没有能力的，也不会叫人如何恳切地思想。陈旧的灵，只会发出陈旧的思想。活泼的生命，从来不会从陈旧的灵里流出来的。陈旧的灵所发出的一切——它的言语、教训、态度、思想、生活——都是旧的、老的、从前所有的。也许许多的道理只达到信徒的脑子里，在灵里面并没有根基；所以，在他教训的后面，就没有灵来“摸”别人的灵。也许有的道理也曾一次被他经历过；但是，现在这个道理已经成了过去的了，成为一种纪念品，成为脑中所记忆的——从灵转到心思来。有时，也许这思想是很新鲜的，是新从心思里得着的；但只因其不过是一个思想，尚未在生命里证实过，所以，听的人，接近他的人，就不觉得有新鲜的灵来摸他们。

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曾看见有一种的基督徒，他们在主里面常是有所新得的。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人面前，好象能够觉得他是新从主面前来的，好象他把你带到主面前一般。这就是新鲜。此外，都是陈旧的。他们好象时刻重新得力，如同鹰鸟一般，如同少年一般。他们所给人的，并不是脑子里枯涩、腐败、生虫的吗哪，乃是灵里炭火上的鱼饼。意思的高深奇妙，无论如何，总不会感动人如新鲜的灵一般。

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灵新鲜。如果我们的灵不象是才在主里面，才受过主祝福的，我们的灵就不足以见人。无论是生活、思想、经历，如果已经变成过去的纪念了，就是陈旧的了。我们的一切必须是时刻新从主那里得来的方可。模仿别人，而无生命上的阅历的，原已非计，然而就是模仿自己已过的经历，也是没有功效的。这个叫我们知道“我又因父活着”（约六 57）的要紧。乃是当我们时刻吸取父的生命以为我们的生命时，我们的灵才时常是新鲜的。不新鲜的灵，在工作上不能结果，在生命上不能随从灵而行，在争战不能得胜。陈旧的灵不能见人，因为它尚未见过神。灵若要没有一刻不新鲜，灵就应当没有一刻与神不接触。

圣 洁

“要身体和灵都圣洁。”（林前七 34）

“除去身体和灵的污秽。”（林后七 1）

我们若要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当时常保守我们的灵圣洁。不圣洁的灵，会引人走错路。不正当的思想以论人，以拟物；记念人的罪恶、缺乏爱心、多言、苛刻的批评、自是、不听人劝、嫉妒弟兄、自高自大等等，都足以污秽灵。灵不圣洁，就不能新鲜。

在我们追求属灵的生活里，我们切不可一刻小觑了罪。罪害了我们，比什么都多。虽然我们已明白了如何脱离罪，如何随从灵而行；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旧日犯罪的地步。如果罪恶来了，随从灵而行就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时刻儆醒取死的态度，免得罪又胜过我们，进入了我们的灵，毒害了它。没有圣洁，没有人能看见主。

强 健

“灵强健。”（路一 80）

我们的灵是会逐渐长大，逐渐强健的。这是属灵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灵不够强健，不足以支配我们的魂和体——特别当魂受刺激，身体软弱的时候。有时，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看见他们的灵有了重担，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灵是何等的没有能力，不能释放他们。有时，在和仇敌争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灵里的力量不够强健，不易与仇敌作长期间的“摔跤”，以至于得胜。在多少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的灵力不够，不足以支配一切，在生命和工作上，总有许多勉强的地方。我们何等地愿意，我们有更强健的灵呢！

灵一强健起来，就要有极锐利的直觉和鉴别力，并且也能拒绝一切不是属乎灵的事物。有的信徒打算随着灵而行，但是他却不能，因为灵的力量不够来管治一切，并且反受别的管治。我们不能盼望圣灵来代替我们作一切的工，我们重生的灵必须与圣灵同工。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灵，尽我们所知道的来使用它。信徒若使用他的灵，他的灵就要逐渐强壮，灵就有能力去破除一切阻挡圣灵的——无论是顽固的意志，纷乱的思想，或奔驰的情感。

圣经告诉我们说，灵是会受伤的（箴十八 14），意思就是灵是会感伤的。会受伤的灵，必定是甚为软弱的。如果我们的灵是强壮的，就我们必定会经得魂的刺激，而不摇动。摩西的灵可算为很强壮了，但他不时常保守他的灵强壮，所以，就被以色列人“惹动了他的灵”（诗一〇六 33），以致犯罪。如果我们的灵强壮，就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中，不管身体如何受苦，情感如何难过，都可以借着主夸胜。

里面的人所需要的力量，惟有圣灵能赐给我们。我们灵的力量是从接受圣灵的能力而来。然而，灵自身也有经过训练的必要。当信徒学习如何随从灵而行之后，他就学习如何在工作时，使用灵的能力，而不利用天然的能力；他就知道在生命上靠着灵的生命活着，而不倚靠属魂的生命；他就学习如何在争战上，使用灵的力量以抵挡、攻击、反对撒但和他的邪灵，而不用他的魂力。这自然是有进步的，也是需要进步的。当信徒这样地随从灵而行时，他就更多得着圣灵的能力，同时也叫他自己的灵更强健。信徒应当保守他的灵常在一个强健的情形中，千万不要让它失去能力，以致当需要来时，却不能应付。

合一

“一个灵。”（腓一 27）

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属灵人的生活，如何是与别的信徒相联合的。在灵里的合一乃是最紧要的。因为如果神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灵里，而与信徒完全联合，自然信徒的灵就与别的信徒有同样的合一。一位属灵人，不但和基督在神里面合而为一，并且乃是与住在各人里面的神相联合。所以，如果信徒让魂的生命来作工，他就不能随从灵而行。一个信徒如果让他的思想或感觉来支配他的灵，他的灵就不能和别的信徒合一。乃是当思想和感觉俯伏在灵的管治之下，信徒才能不顾或制止思想和感觉的不同意，而在灵里与神其他的儿女相合。信徒必须保守他自己的灵在与所有的信徒都是合一的光景中。不只是小团体，是有同样见解的人，才相联合，乃是与基督的全身体。我们的灵必须没有刚硬，没有苦毒，没有限制，完全公开，完全自由，才能够叫我们与人接近时，没有阻隔。

充满恩典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的灵里。”（加六 18）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灵里。”（门 25）

我们的灵需要时刻的保守，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恩是宝贵的。主恩常在我们的灵里，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一句祝福的话，这也是信徒的灵所能得的最高点。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常在主的恩中。

除了上述灵的种种光景之外，我们还要时常保守我们的灵在一种时常离开世界，升到天上的光景中。这个我们称之为被提的灵。这个被提的灵是比升天的灵更深的，因为得着这个被提的灵的人，他不只是好象活在天上一概，乃是真被圣灵所领导来相信、仰望主的再临，和他自己的被提。乃是当信徒的灵和基督的灵联为一灵时，他就在经历上作天上的国民，生活在世界上不过象客旅、寄居的一般；就在此后，圣灵要召他再向前走一步，叫他得着被提的灵。本来他的口号是进前，现在是上升。这个叫他的一切都向天而去。被提的灵，就是叫信徒先“尝过……来世权能”（来六5）的灵。

不一定说，每一个相信再临道理的人，都有这个被提的灵。相信主再临，传扬主再临，就是祷告主再临，也是没有大意思的。人可以有了这些，却没有被提的灵。不一定说，每一个成熟的信徒，都有这个灵。这乃是神的恩赐，有时是随着他的喜悦而给的，有时是因着信心的要求而赐的。这个被提的灵，就是信徒的灵好象时常都是处在被提的地位。不只相信主的再来，并且相信自己的确实被提。不只相信一种的道理，乃是知道一件的事实。西面如何蒙着圣灵启示，以为他会在未死之先看见神的基督，信徒也应当在灵中有确据相信自己要在未死之前，就被提到主的面前。这样的信心，就是以诺的信心。自然我们并不是顽固地迷信；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被提的期间中，我们就绝不可不满有被提的信心，这样的信心要叫我们更明白神在今世的作为，而得着天上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的工作。

信徒如果得着这被提的灵，换一句话说，他的灵如果是处在被提的情形中，我们就要看见他更要属天，现在他归天的道路，并不象从前以为是要经过死的。

在许多的时候，当一位信徒正在作灵工的时候，他有许多的盼望和计划，他充满了圣灵、智慧和能力，他相信，也仰望神要大大地用他，好象他工作的效力要在不久的时候，就充满了果子；但是，就是在这样发达的光景中，神的制动机压下来了，以为他应当收束一切的工作，预备好走另外一条路。这是令人惊奇的。“为什么呢？我的能力岂不是为着作工么？我所得奇妙的知识，岂不是要用以助人么？为什么都是关闭的、死冷的呢？”但是，就在这样的引导中间，信徒知道了神的目的，乃是要他易道而行；从前是进前，现在是上升。不是说，没有工作，不过这工作乃是天天可以结束的。

在别的时候，神也曾利用环境——逼迫、反对、抢夺等——叫信徒知道神要叫他们有被提的灵，而不以为世界的工作是要逐渐进步的。主现在要改变他儿女的程途。神许多的儿女因为不知道，在最好的进步工作之外，还有更好的，就是上升。

这个被提的灵并不是没有结果的。当信徒尚未得着这灵之前，他的经历必定是不时改变的。如果信徒在灵里有了这被提的见证，并且对于自己的被提，也有了坚固的信心，此外，又在生命和工作中保守与这被提的灵相称的行为，就是这个灵要叫信徒预备好以等候主的降临。这样的预备，不只只关于外面的事物的更正，并且，要叫信徒的灵、魂、体，完全预备好以迎接主。

所以，信徒应当祈求圣灵指示他以得着并保守这被提的灵的法子。信徒应当祈求、仰望、相信，并愿意除去一切的阻碍以得着这被提的灵。应当将生命和工作时常规正于被提的灵，好叫我们知道在哪里失败了。有时如果失去这灵，就应当知道何时失去，如何可以恢复。应当祈祷以知道世上诸事如何与我们的灵命有关，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得胜。信徒一次得着这个被提的灵之后，是很容易又失去的。这多半是因为他不知道在这一层的生命中，应当有什么特别的祷告和工作，才会保守他在这天上的地位，而有最明晰的眼光。所以，应当祈求圣灵教训我们如何时常保守在这一种的灵中。这样祷告的结局，信徒多是被引导来“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这是保守的一个条件。

信徒既是站立在天堂的门口，在每一分钟都有被提的可能，他就应当拣选天上的白衣和工作；因为不一定下一分钟他就要被召上升。这样的盼望，应当叫我们与地上的事隔绝，而与天上的联络。虽然神现在是要信徒专心仰望上升，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只要管自己提接的事，而忘记了神所分派他在地上当作的末部工夫，而不顾众人的需要。不过神乃是要他，不要让神所赐给他的工作，来拦阻他的被提。他应当在生活和工作中，常看见“天空吸力”比“地心吸力”更为有力。信徒应当学习不只为着主的工作活着，乃是为着主的提接活着。愿意我们的灵天天高举起来，仰望主再临。愿意属世的事物这样的没有能力，以致我们不只不愿意“属世”，并且就是“在世”也是不喜欢的。愿意我们的灵是每日向天高升的，以致要求早日与主同在。愿意我们这样专心思念天上的事，以致没有世上最好的工作，会分我们的心。愿意今后，真在灵中、悟性中，恳切祈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第十二章 信徒与情感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信徒还未经圣灵借着十字架切实作过工之前，他可以有了脱离罪的经历，然而，却是属魂的，不能胜过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天然的生命。我们从前已经说到信徒属魂的生活和工作的情景是如何的了。我们如果谨慎地查读过一个信徒属魂的行事为人，我们就要看见他的行事为人不过都是出于情感而已。魂所包括的虽然有心思、意志和情感三大部分，然而，属魂的信徒却以属情感为多，在他属魂的生活中，几乎可说，全部都是属情感的。这是因为情感在人生中所占的部分，好象比心思和意志是更多，并且在世人每日的生活中，情感所占的工作，好象也比魂别的部分为独多；因此，我们就看见属魂的信徒，他一切的行动，几乎都是从情感出来的。

情感的作用

我们为人的感觉、快乐、畅快、高兴、兴奋、感慨、感触、刺激、颓丧、难过、忧愁、郁闷、苦恼、悲痛、烦躁、纷乱、焦急、热切、冷淡、情爱、恋慕、贪求、怜恤、慈心、喜好、喜欢、兴趣、欲望、希冀、骄傲、惧怕、懊悔、恨恶等等，都是从我们的情感来的。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思想的机关，我们所有思想方面的工作都是从心思出来的；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定规出主意的机关，我们所有定规方面的工作都是从意志出来的；除了我们的思想和主意，并它们连带的工作外，我们人其他的作用都是从这情感来的。我们所有千万不同的感觉，都是这情感的作用。因为情感包括甚广，因此属魂的信徒，几乎都是属情感的信徒。

我们人的情感因为其包括之广，就变为非常复杂的。为着便利信徒明白的缘故，我们现在将情感约略分为三大部分：一爱情；二欲望；三感觉。这三部分可以包括情感三方面的作用。信徒如果能胜过情感这三方面的作用，就快要进入纯洁属灵的生命了。

总之，我们人的情感，不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七情而已，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心里所有各种的感觉而已。无论是觉得爱，觉得恨，觉得快乐，觉得忧愁，觉得兴奋，觉得颓丧，觉得趣味，觉得平淡，都不过是我们心里各种的感觉而已。所以，都是属乎情感的。

我们若注意到我们情感中各种的感觉之后，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情感是何等会改变的。世上恐怕很少东西象情感这样会改变的了，我们可以在上一分钟觉得一样，在下一分钟又觉得一样。情感全是凭着感觉用事。感觉原是最会改变的。所以，人若靠着情感而活，就他的生活是没有原则的。

人的情感常有一种反动的作用。这意思就是人的感觉在一方面活动了一时之后，就会生出一种反感，乐极生悲，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兴奋之后，多是有大颓丧的；在狂热之后，多是有退缩的感情的；就是在情爱方面，也是虽然起始爱好，过了一时，因感觉受了什么影响之后改变了，就那时恨恶的心，比当初爱慕的心更厉害。

信徒情感的生活

我们越想到情感生活的作用，我们越知道情感的摇移无定，和其不足靠。所以，信徒如果不是靠着灵而活，而靠着情感而活，就难怪其常有波浪式的生活了。好多的信徒常为自己的生活难过，因为他的经历并不平稳。有的时候，他好象是在三层天之上，超越了一切的人生；但是，有的时候，他又降下来，为世上常人之一。他的生活常是这样高高低低的。不必外面有什么重大的事，叫他改变，只要少有不如意的事临到，他便没法抵挡，堕落了。

这不是别的，就是信徒受情感的支配，而非受灵的支配。因此，才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情感还是生活的要素，还未交于十字架，灵还未蒙圣灵加力刚强起来；所以信徒的灵还是软弱的，还未能管治全人，还未能征服情感，使之居次，使之完全受灵的支配。如果信徒借着圣灵将他自己情感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而接受圣灵作一切的主，他就可免去这一种时高时低的生活。

在属灵信徒的生活中，情感可说是一个最大的仇敌。我们知道信徒是应当随着灵而行的。信徒要随着灵而行，他就必须注意他灵所有的指示。我们知道灵的知觉是轻微的、细嫩的，同时锐利的，信徒如果不是安静地、专心地、受教地等候、接受、察明他灵直觉的启示，就他断不能得着灵的指引。因此，情感的完全寂静，乃是随从灵所不可少的条件。多少的时候，因为信徒情感澎湃的缘故，以致灵的微小知觉竟被情感所混乱，而终为信徒所略过。我们始终不能归咎灵的声音太小；其实灵的知觉都是已经足使我们觉得的了。只因有别的感觉和它相混杂，以致信徒就没有察知的可能。每一个保守自己情感安静的信徒，都要看见察知直觉的声音，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感的起伏，还不只害信徒不能随从灵而行，并且直接使信徒随从肉体而行。因为在一方面既不能随从灵而行，在另一方面自然就随从肉体而行了。信徒如果得不着他灵中的引导，他就天然地照情感的冲动而行。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时候灵停止引导，什么时候情感就要引导。在这时，信徒自然要以情感作为灵感，以魂的冲动作为灵的感动。属情感的信徒好象是满有沙土的水池，没有人来震荡它，却会澄清，一有摆动，即形污浊。

灵感与情感

许多的信徒不知如何分别灵感和情感，其实这并不艰难。情感总是从人的外面进来的，灵感乃是圣灵从人灵里所发出来的。比方，当一信徒看见美丽的天然时，他里面自然而然地起了一种的感觉，觉得景物是多么好看，自己是多么畅快；这就是情感。或者当信徒看见了他自己的亲爱的人，在他里面也发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觉得在那里有什么一种的能力正在拉他一般；这也是情感。这些美丽的景物，和亲爱的人，不过在人外面的，所以，因着他们所生的感觉也不过都是属乎情感的。但是灵感就不然。它只受在它里面的圣灵的影响。惟独圣灵会感动灵，但是，这位圣灵又是住在灵里面的，所以，灵的感动都是从里面来的。它可以不必有美丽的景物、亲爱的人来激励它，而在最冷静的环境中依然进行。如果是情感的话，就一没有了外面什么的帮助，立刻要颓丧了。因此属情感的信徒，都是顺着环境而活的信徒。他们必须有刺激鼓励，才会进行，不然就停滞了。灵感是不需要外面的帮助的；反之，外面环境的作用若影响了情感，反叫灵感被其混乱，使信徒不知他到底是从着哪个而行。

信徒在此还要小心，不要以为冷静的，没有鼓动的，就是属灵的了。这与真理还差得多。我们应当知道情感会使人兴奋，但是情感也会使人颓丧。当情感催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兴奋了许多；但当情感阻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颓丧了许多。情感如何会鼓舞，情感也如何会冷静。鼓舞如何是属情感的，冷静也如何是属情感的。许多的时候，信徒因为受了情感的种种作用，就有了许多的错误；但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要压制他自己所有的感觉，而以为这是属灵的了。岂知此时情感的鼓动发生了一种的反动，这一种的反动与鼓动是相反的，自然使信徒冷静了许多。这一种的冷静叫信徒在许多神的工作上，都不觉得有什么趣味，对于神许多的儿女也不觉得有什么亲情。这么一来，就叫信徒的外面的人不肯活动，因而将灵包围起来，叫灵的生命不得外流。而信徒此时却以为自己是随从灵而行，没有从前的狂热，乃是非常冷静的了。岂知他仍是随从情感而行，不过是另一方面而已！

不过信徒变作这样冷淡的，在事实上可说还为少数。多数的信徒总是被情感所催促的。因为他们受了刺激，因此他们就有许多越出常轨的行为。如果当他们意气平定的时候，回想到他们受情感作用时候的行为，他们自己也要哑然失笑，以为自己真是毫无意识。从情感而作的事大都如此。到了事后追想，总是觉得犹有余羞，自悔鲁莽。所可惜的，就是当信徒受了情感作用的时候，并没有灵的力量将情感交于死地，而推辞它的掌权。

在信徒随从情感而行的中间，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许多的信徒从来不明白什么叫作随从灵而行，从来没有追求单独随从灵而行，因此就随从情感的作用了。在这样的光景中，因为他自己没有学习老练——在情感作用的时候，就知道其为情感作用而拒绝之——就多被情感所强冲，而去作他所不当作的。这并非谓他灵的知觉并没有发出直觉上的反抗，不过，信徒因为力量软弱的缘故，听从了情感，而置直觉于不顾，以致情感越来越厉害，自己竟不能制止，竟随之而行。须等到事过境迁之后，再来作一度的悔改。第二，信徒乃是已经知道灵和魂在经历上的分别了。当信徒受情感的作用时，他便知道这是出自魂的，他便立时拒绝。但是，这样的信徒也有随从情感的时候。这就是因假冒的成功。信徒若未属灵，如第一那样的光景，情感就要用它强烈的感觉来漫过信徒。如果信徒已经属灵了，在许多的时候，情感就要假冒灵的知觉。在外表上几乎都是一样的，以致信徒难于分别。因为信徒无知识，和受欺骗的缘故，信徒就多有属魂的行为了。

信徒应当知道他如果是随从灵而行，就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着原则的。这因为灵是有律法的，有纲纪的，有原则的。随从灵而行，就要随从灵的律法而行，在灵的原则中，是是非非是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是是，就无论天阴天晴都是是；如果是非，就无论兴奋颓丧也都是非。基督徒的生活中须有一定的准则。但是，信徒如果不将情感完全交于死地，就他的生活要没有一定的准则。他就要靠自己摇移无定的感觉而活，而无一定的原则。原则的生活和情感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随着情感而行的信徒，他不顾原则，不顾平常的事理，以为此事可行与否，只顾自己的感觉。如果自己喜欢、高兴、心爱，就平日所明知为不合事理之常的——违反原则的——也是受试探去行。如果自己冷淡、郁闷、颓丧，就虽知本分当行，但因自己感觉不是如此的缘故，就也不行。如果神的儿女稍微注意他自己的情感，他就要知道情感是如何会变迁的；这样，他就要知道，随从情感而行是何等的危险。当神的话语——灵的原则——合乎他的感觉时，他就要遵行，否则弃之不顾。这完全是属灵生活的仇敌。凡要有属灵生活的，都不能不时刻按着神的原则而行。

属灵的信徒在处置环境中，有一个明征，就是他是最镇定的。无论外面什么事情发生，或者他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他总是处之晏如，有一种不动心的光景。这是因为他受刺激部分的情感已经经过十字架做工了，并且他的意志和灵都是满有圣灵能力的；所以，能管治他自己一切的感觉。因此，外来的刺激，没有能力摇动他。如果信徒没有让十字架取缔他的情感，就要最易受外界影响、支配、摇动、刺激。因为情感是易迁的，因此受这情感支配的信徒，就也易于更变。只要外面稍一恐吓，事情稍微加增，信徒就要举止张惶，手足无措。信徒如果真要达到完全的地位，他就不能不让十字架在他的情感里作更深的工夫。

信徒如果记得：神并不在纷乱中引导他，那就好了。因为这样要保守信徒脱离许多的错误。当信徒心潮起落，情感澎湃的时候，信徒千万不要定规什么事，也不要开始作什么事。因为在这个时候，情感的作用，太为厉害，他如果随之而行，就要错误。并且在我们感觉纷乱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靠不住了，因为心思是最会受情感影响的。心思一无能力，我们就不会分别什么是是的，什么是非的。同时，良心也靠不住了。情感一作用，心思一受迷，良心的判断就无正确是非的标准了。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如果定规什么，行为什么，必定难得正当，后来多是懊悔的。信徒必须运用意志拒绝、停止、抵挡这样的感觉；等到感觉不再鼎沸，完全平静的时候，才来定规。

照样，信徒也不应当行使情感涌起的事。在有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乃是平静的，但是，我们却随着己意行事，以致因之而引起情感的作用。这样的事是很多的。这也是与我们的灵命大有伤害的。凡一切扰乱我们魂（情感）的安静的，都是应当拒绝的。我们不只应当不在情感纷纭时作事，也应当不作使情感纷纭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情感并无意外的作用，所以此时所作的事必定不错。岂知我们如果不受灵的引导，而受“冷静情感”的引导，就我们把事作了之后，必定引起情感的活动。我们中间有经历的人，可以追想，有时我们怎样因着接近一个人，或者写一封信，而引起我们情感的翻腾。这样的事乃是在神旨意之外的。

情感与工作

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很注重地说过，属灵的工作惟独灵会作，其余的都没有属灵的价值。因为这点是最重要不过的，所以我们在此还要详说。

现在人所最注重的就是人的心理。为主作工的人是很用功研究心理学的。他们以为如果我们的话语、道理、说法、态度、解释，能够迎合人的心理，就我们能够得着多人信主。这心理自然就是人情感的作用。在有的时候，这自然也是有一点帮助的，但是，徒靠着情感，是没有一点属灵用处的。

我们已经知道人所缺乏的，乃是重生—灵中的重生。所以，凡不能使人已死的灵复活过来，使人得着神自己非受造的生命，使人得有圣灵住在重生的灵里的，都是绝对没有用处的工作。信徒如果不是以将生命给人为他工作的目的，就他如果劝人去拜魔鬼，和他传扬圣道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理不会使人得生命，人的心理也不会使他自己得生命。若非圣灵亲自作工，什么都是空的。

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的情感不过是属乎天然的，并非神生命的根源。哦，愿信徒切实知道，他的情感是没有神的生命的。这样，就他不要想用自己什么情感的力量、眼泪、悲容、哭声和其他情感种种的表显来救人。他情感所有的作用，都和人黑暗的灵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不是圣灵给人生命，就没有人能得着生命。我们如果不倚靠圣灵，而想利用情感，就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工作全无（真的）效果。

就是人自己的情感，也不会给他以生命。为主作工的人必须看得清楚，人靠自己没有什么能发生神的生命的。我们就是用尽心理的方法，鼓动了人的情感，使他对于宗教发生趣味，为自己的过去历史懊悔、忧愁、羞耻，为将来的刑罚惧怕，景仰基督，爱慕与基督徒往来，怜恤穷人，并且，因着如此作为而觉得快乐，我们还不会使人重生。因为无论是趣味、懊悔、忧愁、羞耻、惧怕、景仰、爱慕、怜恤、快乐等等都不过是情感中不同的作用而已。人可以完全有了这些而仍是在灵上死的，因为他还没有直觉上的认识主。如果照我们世人的眼光看去，有了这些的人，岂非一个上等的基督徒么？但是，这些不过是他情感的作用，都不足以证明他是重生的。重生的第一个表显，便是得重生的人会在直觉上认识神——他的灵复活了。所以，我们作工的时候，不要以为只要人向我们改变了态度，有了好感，和以上所说的种种就好了。这些并不是重生啊！

如果今日为主作工的都记得：我们的目的，乃是在乎使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就他们必定不会利用他们的情感来使人赞成基督的主张，向基督教表示好感。当我们清清楚楚地承认人所缺乏的乃是神的生命，就是灵的复活时，我们才知道一切倚靠自己所作的工是何等的空。人无论如何改变，他总是在他“自己”这一个范围里改变，总不会越雷池一步，而将自己的生命变成神的生命。因此，愿我们切实看出“属灵的目的，需要属灵的方法”的实在。要使人得重生，乃是属灵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惟有用属灵的方法才可。情感是没有用处的。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妇女讲道祷告的时候，必须蒙头。这个自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和见解。但是，我们在此并无工夫来定规到底哪一种的解说是对；不过，一件事是明白的，使徒的意思，乃是为着预防情感的作用。他的意思是要将一切动情的都蒙盖起来。因为特别在妇女讲道祷告的时候，是会动人情感的。所以，在身体上说来，不过将头蒙了而已；但是在灵意说来，就是当将一切属情感的都交于死。虽然，圣经不许弟兄在身体上蒙头，但是，在灵意上，弟兄应当蒙头象姊妹一样！

这样看来，情感必定是最会在主的工作里发表的，不然，使徒就没有这样的禁令。今日在属灵的工作上有吸引力和没有吸引力几乎是最大的问题。天然的有吸引力好象就是天使之优胜，在工作上的成效必定加人一等。天然的没有吸引力好象就是天使之劣败，在工作上的成功自然逊人一等。使徒的意思就是应当把一切属魂的盖起来，不管其是天然的吸引人也好，或者天然的不吸引人也好，凡一切属天然的都当盖起来。因此，所有主的仆人们，都当从姊妹这件事学了功课。我们天然的吸引人不会帮助我们的灵工，我们天然的不吸引人也不会阻挡我们的灵工。我们不要想到这些。思念我们的吸引力，要叫我们失去倚靠的心；思念我们的无吸引力，也要叫我们不随从灵而行。主的工人若非随从灵而行，就所得的效果，都是虚空。

主的工人现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许多追求灵力。但是，实在属灵的感力是应当出代价得着的。信徒只要向他自己的情感死，他就必定有了感力。都是因为我们太利用情感了，也太有欲望、爱好和感觉了，以致我们失去灵力。信徒如果不顺着自己的情感而行，在事事上都是将自己的欲望，和使自己觉得快乐的行为交于死地，他就要在人的生命上看见自己的能力。乃是十字架更深的死，会使我们满有灵力，并不是别的什么法子啊。当十字架对付我们自己的欲好，使我们为神活着的时候，属灵的感力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身上显明。

还有一样，在属灵的工作上，信徒如果没有胜过情感，情感就要用许多的法子来阻挠信徒进前。情感的势力如果存在，信徒的灵力就不足以支配情感，也就不能成就神最高的意旨。情感会利用各种的事件，以阻挠工作的进行。我们现在以身体的疲倦为例。我们应当分别一什么时候我们休息了，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疲倦；二什么时候是因为情感厌烦；三什么时候是身体疲倦，而情感也厌烦了。神并不愿意我们过度作工，无论是灵、魂、体。神喜欢我们在疲倦时休息。但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休息到底是为着身体疲倦呢，还是情感厌烦呢？或者身体有点疲倦，而情感因着厌烦，却以之为题目，而要求休息呢？我们应当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说是休息，其实乃是懒惰。身体应当休息，心思也应当休息，灵也应当休息。但是，信徒不应当因为情感里恶性情所发出的懒惰而休息。我们应当看见懒惰和厌烦怎样以身体的疲倦为寄托。总之，情感是好乐的——好自娱的——信徒在正当的休息中，应当提防它的侵入。

情感的正用

信徒如果让十字架深深地在他的情感里作工夫，他就要看见情感后来不特不会作他灵的障碍，并且，要与灵同工。因为十字架要取缔情感一切属天然生命的，而更新它，使之成功为灵的一个器具。我们从前已经说过，属灵人并非一个灵，他不是一个人没有情感的人；反之，他要用情感来发表他属神的生命。当情感未受神处置之先，情感是随着己意而行的，并不会作灵的工具。当情感洁净后，它就可以作灵的发表机关，灵就能够从情感里表明它的生命。灵需要情感来表明它的爱心，与对人痛苦的感觉；灵也需要情感使人觉得直觉的运动。灵的知觉是从安静的情感中的感觉，使人晓得的。情感顺服灵，灵就能借之而喜欢神所喜欢的，恨恶神所恨恶的。

有的信徒当他明白了不应当靠着情感而活的真理以后，他就误会以为属灵的生活，就是没有情感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除灭情感，叫我们变成没有情感的人，如同木石一般。信徒如果不明白十字架的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不知道我们将情感交给死，而完全靠着灵活着是什么意思。我们并非谓信徒应当变成非常刚硬，如铁石那样的无情，才得算为一个属灵的人；好象属灵人的名称就是代表无情的人一般。反之，最柔软，最与人表同情，最怜恤人，最有爱心的乃是属灵的人。信徒完全属灵，将情感交给十字架，并非谓从今之后，这信徒就失去他的情感，变成一位没有情感的人了。我们看属灵的信徒，他的爱心是比别人更大的，就可知道属灵的人并非没有情感，不过他的情感好象与常人有点不同而已。

在将魂交给十字架的事上，我们必须记得，所丧失的乃是魂的生命，并非魂的功用。因为我们如果将魂的功用钉灭了，就我们将不会思想、主张、感觉了。这一个事实是必须常常记得的。就是丧失魂生命的意思，也不过是我们专一地、继续地、不靠着这天然的生命而活，乃是要靠着神的生命而活；不愿意再随从己而活，再随着自己本来所喜好的而行，乃是要归服神的旨意。并且，十字架与复活乃是两个分不开的事实。“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六 5）十字架的死的意思，并非销灭无有的意思，所以魂生命所包含的情感、心思、意志等并非经过十字架便销灭归于无有了，乃是在主的死里失去他们天然的生命，而复活在主的生命里。这样的死和复活，就叫魂的功用机关失去它们的生命，得着更新，而为主所用。因此，属灵的人并非没有情感，反之，他所有的情感乃是最完全、最高尚，一如新自神的手里才造出来的。总之，人如果在此有什么难处，那就是在他的理论上发生了问题，在他的灵性的经历里，可说是绝对没有的。情感乃是应当经过十字架作工（太十 38~39），以除去其火性、其狂热、其纷乱，而使之完全顺服灵。灵有权柄支配情感的作用，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目的。

神的要求

在信徒的经历上，爱情的顺服主，可说是一件最艰难的事。但是主却注意信徒的爱情过于别的。主的要求乃是信徒将爱情完全交给他，任他作主。主要求在信徒的爱情中居首位。我们常听人说到奉献的问题。我们知道奉献乃是信徒属灵生活的首步。奉献并非灵性的目的，乃是灵性的开端。奉献领导信徒到成圣的地位。一句话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奉献，就必定没有属灵的生活。但是，信徒奉献中最首要的莫如爱情。爱情的奉献与否，就足以定规信徒的奉献是真是假，爱情就是奉献的试验品。

我们很容易地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能力以及许多别的，但是，我们很难献上我们的爱情。这并非说，我们不爱基督，也许我们是很爱我们的主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以首位给了什么人，而以次位给主，就是在爱主之外，又另外爱上什么人，或者自己主张自己的爱情，这都算不得奉献，因为我们还未将爱情奉献上。每一个属灵的信徒都知道，爱情乃是应当最先献上的；如果爱情没有献上，就可说什么都没有献上。

在信徒的爱情中，神要求信徒完全爱他。主不愿意他和别人（或事或物），来平分信徒的心；就是给主以大分，主也是不喜欢的。主要求完全。这是信徒魂生命为己的致命伤。主要我们与我们自己所爱恋的分手——“分心”。主要我们完全爱他，也完全随着他而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太二二 37）“尽”就是涓滴为主。主并不愿意我们留下一点的爱情随着自己的意思而爱。他要完全。他是“妒忌”（出二十 5）的神，他不许什么人得着他儿女的爱心。但是，信徒在神之外，所爱的人是何等的多呢！有的也许不过就是什么一个特别亲爱的人；也许不过就是一个以撒，一个约拿单，或者一个拉结。然而，神要一切所爱的，都放在祭坛上。神受不住看见我们留下谁与他竞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当献上。这乃是信徒得着属灵能力的途径。祭物一放在祭坛上——不只！乃是末了的一个祭物放在祭坛上时——火就要从天降临。

没有祭坛，就没有天火。没有背十字架，将一切所爱的献给主，哪里有圣灵的力量？这祭坛也不当是空的，火要烧其上的祭物。没有祭物，火将烧什么？弟兄们哪，并不是我们脑中明白十字架，口中谈论十字架，就会得着圣灵的能力的，乃是我们切实地将一切献上。如果我们有什么秘密的绳索尚未割断，我们的心还向神私留下什么牛、羊、亚甲，我们就不能看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

就是因为信徒在爱情上不让主作主，以致神的工作受了阻挡。多少的父母因为舍不得儿女的缘故，便将儿女留下，以致神的国度受了亏损呢！多少的夫妻，因为彼此舍不得，因而使禾田缺乏收割的人呢！多少的信徒因为舍不得朋友的缘故，因而坐在后方，让他的弟兄在前面单独争战。最可惜的就是信徒想，他能同时爱他的“爱人”和主，不知他们若爱了“爱人”，便不能爱主；爱主便不能爱他们的“爱人”。我们如果不能同亚萨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七三 25），就我们还是活在魂里。

我们不能不注重信徒全心爱主的重要。没有什么满足主的心象我们的爱一般。主并不是要看见我们怎样为他作工，为他活动，主喜欢看见我们爱他。以弗所（启二 1~7）的教会虽然为主劳碌作工，但是，只因他们离了当初的爱心，主便不喜欢。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因着爱主而作的，主就喜欢。如果我们并没有心为着基督，我们和他没有感情，我们并不爱他，就虽然在外面为他作了许多的工，究有何用呢？我们应当知道，为主劳碌而不爱主乃是一件可能的事。当日的以弗所人就是如此。让我们稍微求神的光照看我们的活动到底是为着何故？爱主的心，在我们里面是否浓厚？口口声声说主，终日劳碌为主，而心里并不爱主，有何用呢？哦，愿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为着我们的爱主！

神的儿女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爱人是何等地会阻挡他们灵性生命长大的。当信徒在神之外，别有所爱时，他就要看见神在他的身上是如何逐渐显为无关紧要。就是他所爱的人也是爱神的，然而，恐怕他从今之后为着他所爱的人而爱神，比他为着神而爱神的心更多了。这样就他与神的关系从属灵的降低变为属肉体的。我们断不可因什么人事物来爱神，我们只能因神而爱神。信徒如果是因着他所爱的人而爱神，就他的爱心乃是为他所爱的人所主张。神不过是受他所爱的人的惠，才会得他的爱心。这样，就目前他所爱的人影响他来爱神，将来他也可以影响他失去爱神的心。

并且，当我们的倾向什么人时，我们很难保得我们的心冷静，反之，我们多是受了情感的作用，而发了狂热的心去求他的喜欢。在这样的時候，恐怕亲近神的趣味，反不如亲近情人了。恐怕所有一切属灵——直觉——的事物都要减少了趣味。也许外面依旧不改，但是，心已经盘桓在所爱的人的身旁了。在这样的光景中，属灵的趣味，若不完全销灭，也要减少许多。这么一来，世界虚荣的心必定勃发不可制止。因为信徒此时只借这些使他所爱的人喜悦。属世的事物、态度、美丽、荣耀以及许多不胜念的事物都要逐渐为信徒所寻求，以博他所爱者的欢心。神和他的要求，要被信徒所忽略、所不顾。在这个时候，信徒要知道他只能爱一人，事一主；爱了人就不能再爱神了。所以，我们与人一切的秘密关系，都当斩断。

实在说来，惟独神能够满足信徒的心，人并不能满足信徒的心。多少信徒的失败，就是因他要在人的身上去寻求他只能在神身上得着的。一切属人的情爱不过都是虚空的，神的爱乃是满足信徒的欲望的。信徒一在神之外去追求什么情爱，他的灵性立时就要堕落了。我们只能靠着神的爱而活。

这样说来，我们都不必爱人么？我们看圣经如何一再吩咐我们应当爱弟兄，爱仇敌，我们就知道神并非要我们不爱人；他不过要掌管我们的爱情而已。他要我们不为自己而爱什么人，要为着他而爱人，也在他里面而爱人。我们天然的好恶在此并没有地位，天然的亲情也失去它的能力。神要我们能够因着爱他的缘故，而受他的支配。当他要我们爱谁时，我们就能顺服；当他要我们与谁断绝时，我们也能听从。

这是十字架的生活。乃是当我们真蒙圣灵将十字架的工作，深深加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有了将魂生命交给死地的经历时，我们才会在我们的情爱上失去为己的心。但是，当我们真经过死时，我们就不会“贴”在什么人身上，而专以神的命令为引导。当我们魂的生命经过这一步时，它就失去它的能力，它就在情爱这件事上，如同死了。然后，神才指示我们应当怎样重新在他里面爱他们。神要我们和我们从前所爱的人在他里面有了一个新关系。一切天然的关系都当断绝。应当经过死，而后在复活的新境地上，重新发生关系。

但是，信徒看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难呢！那些真如此生活的人，就知道这是何等的有福呢！神因为信徒奉献的缘故，或者为着信徒好处的缘故，就常有“剥夺”信徒所爱者的事。神如果不是作工叫我们的爱心顺服了他，就是夺去我们所爱的，当他用后者的法子时，他如果不是使我们所爱者改变了心不爱我们，就是使环境拦阻我们不得爱他。或者他要远徙，或者他竟离世，或者有其他的遭遇。如果我们奉献的心在神面前是诚实的，神就要剥夺一切，等到我们只剩了他。信徒如果要得着真实属灵的生活，就不能不甘心地舍去他所亲爱的一切。凡与爱神的心有冲突的，神都要求我们舍弃。属灵的生命是不许我们的情爱分散、流荡的。我们的爱情，无论是错在存心，错在太过，或者错在目的者，在神看来，和我们的恨恶错了，乃是一样的。从自己所出来的爱情和恨恶，在神看来，是一样污秽的。

当信徒经过这样的程途时，他就要看见，他现今爱人的心是何等的清洁呢？没有什么属自己的搀杂在里面。一切都是为着神，也都是在神里面。从前虽然爱人，然而爱自己更多，以自己比别人更为重要。现在乃是与人同忧同乐，背负他们的重担，用爱心服事他们。不是爱自己所爱的，乃是爱神所要他爱的，不是爱己过人，乃是爱人如己。因为现今我们乃是在神里为着神而爱自己，也是在神里为着神而爱别人，所以，我们能爱人如己。

信徒应当知道，他这样地让神掌管他的爱情，乃是他灵命长大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的爱情是何等放荡不羁呢！如果不是伏在神旨意之下，就时时都有危害我们灵性生命的可能。错误的思想还容易纠正，错误的情爱真难以收拾。我们应当全心爱主，随主支配我们的爱心。

属魂的爱主

然而，在此让我们提出一个警告。我们不要想，只要自己怎样一下，便会爱主了。一切从我们自己出来的，都是主所拒绝的，就是爱他，也没有用处。在一方面我们看见信徒和主没有深切的情爱，令主忧伤，在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就是爱主的，仍然还是在魂中爱主。信徒如果利用他魂的能力以爱主，就这样的爱也是主所不喜欢的。信徒的爱，就是用以爱主，也应当完全受灵的支配方可。现今用属世的爱以爱主的，太多了；属神的爱我们很少看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日信徒多用属人的心来接受属神的事。他们谈说他们的父神，他们称呼主为他们“亲爱的主”，他们想念到主的苦难；当他们这样作时，他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爱主的感觉。他们以为这是从神来的。或者当他们想到主的十字架时，他们也不免流泪，对于主耶稣好象有了说不出的热爱。但是，这些事从他们生命经过，如同航船过海没有痕迹。这样的爱心就是许多信徒的爱心了。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爱心不过要使自己觉得快乐而已。这并非爱神，乃是爱快乐的感觉。主苦难的外观感动了他的心；但是，内里的真理尚未影响他的生命。

主耶稣的受苦在今日信徒心中是何等的没有能力呢！就是想到这些时，反倒使信徒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是何等的爱主，别人远不及他！当他们说到这些事时，他们好象乃是天上的人，但是，实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他们可怜的“自己”半寸。当你听见他们的谈话时，你要想他们是何等爱主的人。你要称美。但是，他们完全乃是自爱。他们所以这样想念主，谈论主，爱慕主，乃是因为他们这样作时，要觉得快乐，所以，他们才这样作。他们的目的乃是得着这样作的快乐，并非为着主啊。因为这样的想念，会使他们的“灵性”（？）舒服，所以，他们便继续如此想念。这是属魂的、属地的，并不是出乎神的，因此，不是属灵的。

到底属灵和属魂的爱心如何分别呢？在外面分别人这是最难的，然而，每一个信徒却可以分别自己爱心的源头。魂就是我们的己，所以，一切属魂的总脱离不了己之一字。属魂爱主的心就是有己的作用在里面的爱心。为自己感觉快乐的缘故而爱神，就是属魂爱神的心。如果爱心是属灵的，就没有私下为己的心搀杂在爱神的心里；就是因为神的缘故而爱神，因为爱神的缘故而爱神。无论全部或一部为己的快乐或别的缘故而爱神的，都是从魂来的。

并且，我们若看这爱心的结果，也可知道其来源。如果是属魂的，就这样的爱心并没有能力帮助他长久脱离世界。他应当操心、用力，以挣脱世界的吸引。如果是属灵的，就世界的事物自然要在这爱心面前脱落，信徒要轻看它们，以之为可厌可憎。他好象今后不会再看见世界了，因为神的荣光把他属肉体的眼睛弄瞎了。并且，他有这样爱神经历之后，他并不因之而自高，反要自卑，好象在人前枯落了一般。

神的爱性质乃是历久不变的。我们的爱是最会变动的。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爱来爱神，我们就要看见当我们感觉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冷淡了。如果经长期间的试炼，他就要失败了。这是因他是用自己的爱来爱神，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快乐等等——来爱神，所以，当自己得不着所希望的快乐等时，就退后了。如果是神的爱，就无论是陷入什么光景，处在什么地位，都是丝毫不变地依然爱神。真的“爱情（是）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歌八6~7）。信徒如果是真的爱神，就无论他的遭遇如何，感觉如何，他总是爱神的。属魂的爱在情感作用停止后，也停止了；属灵的爱是坚强的、残忍的，无论如何不放的。

主常是使信徒经历过他感觉所以为苦痛的，好叫信徒不为着自己而爱他。当信徒用自己的爱，为着自己而爱主时，他是要觉得主的爱而爱主。但是，当信徒用神的爱，为着神而爱神时，神就使他不觉得他的爱，而要他相信他的爱。在基督徒生活的开端，主总是多方吸引信徒觉得他的爱。但是，当信徒经过这个以后，他就要引导信徒走更深的一程，就是他不使信徒觉得他的爱，而要引起信徒相信他的爱的心。我们应当注意，深尝主的爱，这一步的经历是每一个要走更深路程的信徒所必须经历过的。因为信徒惟有受了主的爱吸引，才会为主舍弃一切，而进前归主。在信徒灵命的前段里，这样在感觉上觉得主的爱，乃是必须的，很有帮助的，也是信徒所应当追求的。

但是，既有觉得主爱的经历之后，过了一个合宜的时候之后，信徒就不应当再要“抓住”这一种的感觉；不然，灵命就受损害。这是因为各种的灵历乃是为着灵命程途中的各站的，在各该站中，那样的经历乃是正当的、有益的；但是，信徒如果在末后的站中，要有前几站的经历，就非退步或滞留不可。神在信徒觉得主的爱之后，乃是要信徒相信主的爱。因此在信徒经历过主爱感觉一时——不是立即——之后，神也是就要使信徒不再觉得主的爱，而要信徒相信主的爱心乃是依然不变的。所以，当信徒有觉得主爱的经历之后，竟然一时不再觉得的，就当知道这时是他相信的时候。他不应当惊奇。

当提防的一件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如果要随从灵而行，就当保守我们的情感寂静，不然，直觉的声音就听不见。我们的爱情如果非完全休静地伏在神的旨意之下，就我们的心不时要纷乱，因而阻挠了灵的引导。信徒在灵里，应当时常注意到刺激他爱情的人物。撒但如果在别的不能得胜，他就要在这里试探。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已经在此失败了，所以，我们应当小心。

最会鼓动爱情的，莫如朋友；而在朋友之中，尤以异性的为最。因为在男女性别之中，不只在生理上，需要调剂，并且在心理上亦然。因为天赋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就使他们有互相吸引的能力。这是属魂、属天然的，所以，是信徒所应当拒绝的。异性最会冲动情爱，乃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人从同性所受的刺激，总比异性减少许多。因为心理上互相要求的缘故，就使人以为异性比同性较为可亲。这一种的倾向是普通的、天然的、秉性的。因此，对异性的情爱是最会受了一点挑动，而燃炽的。

这都是说到天然的方面。因为事实是如此，所以，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就不能不在此注意。我们应当知道，在我们的对待人——指爱心——中，如果对于同性是一样，对于异性又是一样，我们就是已经受魂的作用了。如果我们并没有因为别的缘故，只因其是异性的缘故，而有不同的待遇，就我们的情感还是属乎天然的。信徒如果觉得有什么奇异的力量正在吸引他亲近什么异性的人，只因其是异性的缘故，他就应当知道他天然的情感在那里作用了。自然有时这样的刺激是搀杂在更正当的目的中，然而，在信徒的友情中，如果有一分异性的观念混和在别的观念中，他就应当知道他们的交往，不是全然属灵的了。

工人在他的工作上，和作工时，必须注意他的工作有没有被异性的思想所侵入。一切要在异性中得荣耀的心，都必须绝对地抵挡。一切因为受异性影响而说的话，和所有的态度，都足以销灭实在属灵的能力。所有的事都应当安安静静地在清洁的存心里作。应当记得不只是罪才是污秽的，凡从魂来的都是污秽的。

这样说来，就信徒不应当有异性之友么？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看主在世时，也曾与马大、马利亚和其他的女人来往。不过要点是：**情爱是否完全在神管治之下，是否没有魂的作用夹杂在其间。**弟兄和姊妹来往是正当的，但是，总不应当有魂——不只是罪——的作用。当信徒还未经过十字架作切实的工夫之前，照着普通来说，还是没有异性之友好。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信徒达到什么地位，他如果寻求、羡慕异性的朋友，他就必定是被魂所支配的。一切都应当顺服神的安排。

总之，信徒的爱情必须完全奉献给神才可以。我们在什么时候觉得我们对于什么人很难舍弃，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的魂生命在那里掌权了。在什么地方我们

的爱情不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在那个地方必定有许多不属灵的夹杂在里面了。一切属魂的情爱都是引我们到世界和罪恶里。**情爱若非从主而出，不久就要变作情欲。**在这样事上失败的，古今何止只有一个参孙。大利拉今日还是到处剃人的头发呢！

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信徒最难奉献的一点，因此，奉献这个的，就是真实属灵的记号。信徒向他的恋爱和求爱死到什么地步，他就属灵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最大的试验。凡没有向人世的情爱死的，就没有向任何的事物死。向情爱的死就是说出向世界的死。贪求友情，贪恋人爱的，都没有向己的生命死。真切向魂生命死的，必定在舍弃在神之外的情爱看出来。属灵的人是何等的超脱呢！这是因为他行走在人世情爱的上面。

第十三章 欲好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欲好是我们魂生命中最大的一部分。这些的欲好和我们的意志联合起来，叫我们不是与神的旨意反抗，就是不喜欢神的旨意。我们所以有许多纷纭的感觉，以致我们不能安静地随从灵而行，就是因为我们的欲好太多。我们的欲好鼓动我们的感觉，使我们有许多不安的经历。当信徒还未从罪得释放之先，就他的欲好与罪恶联合起来，使信徒喜欢罪恶，而掳掠新人使之不得自由。就是当信徒脱离外面明显的罪恶之后，还是这个欲好独立地在神之外，为着信徒自己追求许多的事物。当信徒属情感的时候，他是被他的欲好所支配的。如果十字架不作深工夫，欲好不在十字架的亮光中受审判，就信徒总不会完全为神活在灵里面。

当信徒尚是属魂的时候，这欲好是最厉害地支配他。人所有天然的欲好，属魂的欲好，都是与己的生命发生关系的。不是为己，就是用己，或是随己。当信徒属魂的时候，他的意志还没有归顺主，他还有许多自己的意思。欲好就是与自己的意思同工，喜欢自己意志所有的意思，要他自己的意思得以成功。一切的自悦、自荣、自高、自爱、自怜、自重都是从人的欲好来的。人的欲好就是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我们试想看：哪里有人自己所爱欲、所喜好不是与以上这几个“自……”中之一相投合呢？我们如果在主的光中审查我们的欲好，我们就看见，无论是欲好什么，怎样欲好，其中总脱不了“己”之一字。都是为自己！不是要使自己快乐，就是要使自己荣耀。信徒在这样的時候，自然没有活在灵里的可能。

信徒天然的欲好

骄傲就是从这欲好来的。就是人的欲好使人要为自己谋一个地位，叫他在人面前有光彩。一切有以自己的地位、家风、健康、性情、才干、容貌、能力为可夸的隐意，都是从人的情感（欲好）来的。思念自己的居住、衣服、饮食如何与人不同，而有自满自足的心者，也是受了情感的作用。就是以自己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乃是超人的，也是情感催促的思想。

情感的信徒是何等的爱显露呢！他爱看见，他也爱被看见。他受不住神所给他的束缚。他要用尽各种的方法，将自己从后方推到前面来。他不能按着神的旨意而隐藏，而在隐藏中拒绝了他的自己。他爱人注意他。当人没有以他为可尊敬的时候，他自爱的欲望，就受了创伤。当他受了一部分人的仰慕时，他就满心快乐。他喜欢听见人赞美他的声音，也以为人赞美得不错。就是在他的工作中，也是在许多的地方高抬自己。无论是讲道、是著作，总有那秘密的存心在那里鼓动他。总之虚荣的心还没有死，他还是寻求他自己所喜好的，和足以张大自己的。

就是信徒这样的天然欲好，使信徒满有雄心。雄心就是受了天然欲好的默示。一切欲为自己扬名，欲为人上人，欲为世人钦仰的雄心，都是从这魂生命来的。就是在灵工中，要有成效，要有果子，要有属灵的能力和用处等等的存心，在许多时候，也不过是出自这为要荣耀自己的欲好而已。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许多的追求长进，追求深远，追求更高尚的经历，也不过是要使自己更快乐，使别人更羡慕而已。如果我们追源及本地察看信徒的生活和工作，恐怕我们要得着一个奇异的事实，就是：原来许多乃是为着自己的！信徒为自己的欲好是一切的根源。

信徒必须知道所有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不过是受他自己雄心的促进，就无论他所作为的在外面是多好、多为人道、多有成效，在神看来，都不过是草木禾秸而已。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是没有什么属灵价值的，一切为己的思想都足以败坏一切的行为，使之不为神所喜悦。神看信徒贪爱罪恶，和贪爱属灵的名誉是一样污秽的。信徒若随着天然欲好而行，他就在诸事上都要以自己为重；但神是最不喜欢这个“自己”的！

这样天然的欲好在信徒生活的别方面也是一样活动的。这属魂的生命，使信徒贪恋属世的谈话和来往。冲动去看他所不应当看的，去读他所不应当读的。这并非说，他长久都是如此的，乃是说，信徒明知道他是不应当的，但是，只因里面冲动得厉害的缘故，竟然偶一为之，就是在态度上，属魂的欲好也是能以见得的。许多的信徒都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行路的态度上，他也会看见自己的魂在那里作用。至于说话行事中，魂的作用就更显而易见了。每一个忠心随从灵而行的人都知道，这些事虽然是很微小的，但是，只要信徒在这些事上受了欲好的情感所催促，就随从灵而行，已经变为不可能的了。信徒必须知道，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什么太小，是不足以拦阻他进前的。

信徒被他天然生命所催促，他就好奇。一个信徒越属灵，他就越平常，因为他与神在神的安排上已经联合了。乃是属情感的信徒，才有一种任侠的性质，冒险的行为，以期满足己心，耸人听闻。被这一种好奇的心所催促，信徒的行为就有许多不老练的地方了。在这个时候，信徒便顾不得他在人面前的老成态度，而故作聪明。自然，后来他自己如果追想起来也是悔恨的；但是，当时他总是觉得自己有荣光。这一种好奇的情感是会催促人的，信徒随之，未有不失常度、越常轨的。

好乐也是情感信徒的一个大表现。情感受不住让信徒完全为神活。终日为神活着，情感是绝对反抗的。如果信徒接受了主十字架的要求，而将情感交于死地，而为主活着，情感还是要求保留一个最低的限度，让它活动。就是为此，我们才看见许多的信徒不能完全为主而活。不要说多，只说一天的工夫；不要说别的，只说祷告的争战。有多少信徒能终日完全为主作祷告的争战，而不留下一点的时光，为着陶情呢？陶情就是为自己的情感留地位。我们整天活在灵中是何等的难呢？我们总是为着自己留下时候与人谈话，来调畅我们的性情。乃是当我们被神关闭起来，不见人，不见天，只要我们在灵中活着，而为他在宝座前作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情感完全死了没有，才知道情感所求于我们的是何等的多，才知道我们平常随着情感而活的时候也是何等的多。

情感的信徒也是好急的。情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等候神，什么叫作等候神的启示，什么叫作随从圣灵的引导。情感常是急切的。情感常使信徒受刺激、受冲动；这样的刺激和冲动一来，它就催促信徒急切行事。如果信徒要等候主，要明白神的旨意，要一步一步不随着己意而行，情感是何等的难受，何等的不愿意呢！真的，如果非将情感交给十字架，信徒是不能随着灵而行的。信徒必须记得，在他每一次忽然受了冲动而行为的事里，百件还没有一件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我们需要时候祷告，需要时候预备，需要时候等候，需要时候重新充满圣灵的力量，这样看来，我们贸然而行的事怎能无错呢？并且，神明知道我们肉体的情感是急切的，所以，他常借着我们的同工、弟兄、家庭、环境和物质来阻挡我们，使我们没法急切。他要我们的急切完全死了，好让他作工。因为神作事从来没有急切的，所以他不赐力给急切行事的人。因此，要急切行事的都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这明明是肉体的工作。神并不愿意信徒随着肉体而行，所以，他急切的情感必须愿意交给死地。每一次情感作用急切的时候，请我们对自己说，“现在情感又作用了，又急切了，主啊，愿意你的十字架作工。”随从灵而行的人断不可急切。

神不喜欢我们自己作什么事，他喜欢我们等候他——等候他的命令。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必须有他的命令，在我们的灵中委任我们作的才是属神的。随从自己欲好而行的信徒，这个怎能作得到呢？就是有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也是非常着急的。他不知道神有一个旨意，但神也有一个时候。他有时虽然以他的旨意相示了，但是，他还要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来到。这个都是肉体所受不住的。当信徒在灵里向前进的时候，他就要看见神的时候和神的旨意是一样要紧的。如果我们要急切先生一个以实玛利，后来也不过是以撒最大的仇敌而已。凡不能等候神的时候的，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情感的信徒因为他的欲好都是为自己的缘故，他就不会等候神。无论什么事他都喜欢自己作，他不能信托神，让神为他作。他不会把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里，而不用自己的能力。信托是他所作不来的，因为信托需要舍己。自己的欲好若没有取缔，就自己总是活动的。他是何等的爱帮助神呢！神作工好象太慢，需要他的帮助。这都是魂的作用。都是情感的欲好怂恿己出来这样活动。信徒如果如此行为，他就要看见神常叫他（信徒）所作的没有功效，使信徒不得不拒绝自己。

自白是这样信徒一种很普通的行为。误会，不明白，乃是信徒所常遇的事。虽然在有的时候，主要他的儿女说明一件事；但是，信徒如非明受主的命令，就不过是他的魂生命使他作这一件事。主更常的是要他的子民将一切的事交在他的手里，不为自己辩白。信徒是何等的爱申诉呢！被人误会是何等的难过呢！因为这个要减少他的荣耀，降卑他的高大。我们的己在被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上是不甘缄默的。他不能接受神所给他的，他也不能等候神为他解明，因为那是太慢的；他要主立即为他剖明，使人知道他的善义。这都是属魂的欲好所为的。信徒如果肯在被人误会的时候，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就要看见神借着这样的误会，使他对自己有一次更深的拒绝，使他魂的欲好多经过一番的拒绝。这是他实行的十字架。每一次信徒多接受一个十字架，他就多经过一次十字架的钉死。他如果随从己的欲好而自白，他就要看见，下一次己的能力要比这一次更难征服。

信徒天然的欲好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在苦楚、烦恼、颓丧的时候，他就要寻找一个人谈心。他的情感鼓动他，使他喜欢将他的难处告诉人，来泄他胸中郁闷的气，减轻他自己的负担。人天然的欲好是要别人知道他自己的苦恼，好象给人知道了，心中就会舒服了许多一般。不特如此，信徒这样地将自己的事情去告诉人，乃是要得人的同情，和人的安慰。他贪求这个，因为这个使他觉得快乐。这乃是因为他天然的欲好，为己的欲好还未丧失，他不以神的知道了为已足，他不能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主，他不能安静地让神借这些事使他有更深的死；他要在神之外，去寻找人的安慰。他自己的生命贪求人所能给他的，而轻看神的安排。信徒应当知道最会使他魂的生命丧失的，并且的确丧失的，就是不寻求人的同情，和人的安慰，世人的同情和安慰乃是供养我们魂生命的粮食。灵的生命乃是与神交通的，因此就以神为已足。能忍受孤单的能力，就是灵的能力。当我们要寻求什么人的法子使我们的重担减轻时，我们就是顺着魂而行了。神要我们安静不出声，好让他所安排到我们身上的十字架完成它的工作。每一次信徒在苦难中不开口时，他就要看见十字架在那里作工。不出声就是十字架！不出声的人就尝着十字架的苦味！也得着十字架滋补他属灵的生命！

神的目的是要信徒完全活在他的灵里，而愿意完全将他的魂生命交于死地。因此，神就不能不取缔信徒天然的欲好。他要败坏信徒自己所有的欲好。在许多的时候，事物并不是错的、坏的，反倒是很正当，很美好的，但是只因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乃是情感冲动的结果，神不许信徒作，不许信徒有。如果信徒随着他自己所喜好的而行——虽然本来这事物是美好的——他就难免不悖逆神。神的目的是要绝对地除灭信徒在他以外所有一切的欲好。神不管事物的性质如何，神只问信徒作的时候，是受谁的主使，是自己的欲好呢，还是神的旨意呢？最好的工作和行为，只要是从信徒自己的欲好而来，并不是随从直觉的启示，就在神面前是绝对没有属灵价值的。许多的事工本来神也许要引导信徒作，只因这动机是出乎信徒自己的欲好，神就立即反对这事工，等到信徒完全降服他之后，他才再引导他去作。神只要他的旨意（在我们直觉中知道的）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自己所有的欲好，就是有与他旨意暗合的，他也不要我们跟从。因为我们所当跟从的只有神的旨意，我们的欲好无论如何都是应当拒绝的。这是神的智慧。虽然我们的欲好，有时与神的旨意相合，但是，神也不要我们随着而行。因为无论如何，这还是我们的欲好。如果我们善义的欲好还是可以跟从的，就我们的“己”岂非还有地位么？

我们自己的欲好就是有一二和神所定规的一样，然而，因为这不过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所以，神也不喜欢我们所欲好的。我们在他之外，所喜欢的一切，他要我们完全断绝。就是我们所欲好的，有的是美好不过的，但他却不许我们有单独欲好的余地。一切都应当倚靠他。凡不倚靠他的，他都不要。他就是这样渐渐一步紧过一步地拒绝信徒自己的魂生命。

信徒如果要得着真实属灵的生活，他就不能不和神同工，来治死他自己的欲好。我们的趣味、倾向、爱好，都应当治死。我们应当欢欢喜喜地接受人的一切顶撞、轻看、无礼、误会和苛评，让这些违反天然欲好的事情，来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我们应当学习接受神在他安排中所给我们的患难、苦痛和卑下的地位。无论什么使我们天然生命觉得痛苦的，或者什么使我们天然感觉不悦的、受伤的、难受的，我们都应当忍忍耐耐地经历。我们如果这样的在实行的事上，背负十字架，我们就要看见我们所背负的、实行的十字架，不久要将我们己的生命钉在上面。因为背十字架，就是为着钉十字架。每一次没有声音地接受一个违反我们天然欲好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好象就是加上一个钉子，将魂的生命钉得更死、更牢固。一切的虚荣都应当钉死。一切要被人看见、尊敬、崇拜、高兴、扬传的心都应当钉死。一切要显露己的心都应当钉死。一切粉饰外面使人称赞的都应当钉死。

一切的自高自大都应当钉死。我们的欲好，无论是在哪里表明出来，都是应当拒绝的。我们自己凭着自己，无论发起什么，神都是看为污秽的。

神所赐给我们实行的十字架都是反对我们欲好的。十字架的目的从来都是要钉死我们欲好的。我们全人中可以说没有别的觉得十字架的苦痛过于情感的。十字架要深深剖割一切属乎我们自己的。情感对于它败亡的欲好怎能不觉得难过呢？神的救赎法需要人的旧造完全消除。神的旨意与魂的欲好是不两立的。信徒要跟从主，就得反对自己的欲好。

神的目的既是如此，神就在他的安排里，叫信徒经过许多的火炼，使那些渣滓似的欲好，都被苦难的火所焚烧。信徒爱慕高位，但是，主却叫他不能高升。信徒有许多的盼望，但是，主却叫他没有任何一件得以成功，什么都是破碎的。信徒有许多的喜爱，但是，主却叫他所喜爱的逐一失去，叫他再没有法子可以得着。信徒贪求荣耀，但是，主却使他蒙羞。主所安排的几乎没有一件是顺着信徒意思的，什么都象责打的鞭杖。信徒虽然还是用力挣扎，但是，不久他要看见主——他还不知道是主——领导他与死面对面。好象什么都是死的，什么都是要他死的，什么都是叫他失去生命盼望的。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不能死里逃生，他欠此一死，他就顺服神，从容就死。就是这一个死使他失去他魂的生命，使他完全活在神里面。这是为这一个死，神作了许久的工。他抵挡了许多的时候，但是，当他一经过这个死时，什么就都好了，神在他身上的目的已经成功了。从今以后，他能够在灵程上猛进。

当信徒为己的心一丧失，他就能完全归神。无论为神变作什么他都作得到。现在他的欲好，不再与神反对了，他也不再在神之外别有所求了。他现在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贪爱，只愿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旨的生命是世上最简单的生命。因为它不再为自己寻求什么，就是安静地跟从神罢了。

当信徒肯舍弃他自己一切的欲好之后，他就要得着一个的确的安息生命。本来他是有许多欲望的。他是用尽心机、力量、计谋、手段、方法来得他所追求的，因此他的心里常是纷乱的。在追求的时候，就有操心要得的搅扰。在失败的时候，就要焦灼、暴急，哪里能有安息呢！并且，未舍弃自己欲好，完全顺服神旨的信徒，就不免要因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境遇乖蹇，形影孤单，以及种种之外界的事物，而生感伤。这一种悲郁的感觉乃是平日富于情感的信徒所常有的。欲好也会引起忿怒。因之，信徒要因许多外来的事不称心、不如意、不合理、不公平而衷心烦躁、焦急、忿怒。这些情感不同的表现，多是因为人的对待而生的。好感是最会受人——对方的人——的扰乱、刺激和创伤的。

信徒天然的欲好，要求人的爱好、尊敬、同情和亲近；当他得不着这些时，就要怨天尤人。但是伤心的事，谁能免呢？在这个苦海中为人的，哪一个人能有美满欲望的成功呢？因之，这样的信徒就没有安息的生命。但是当信徒完全随从灵而行，不求自己欲好的喜欢，而以神所赐给他的为已足，就他怎能不安息呢？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这里的魂就是特别指着我们的情感部分说的。主耶稣知道他的子民所要经过的试炼；他知道天父要怎样使信徒孤单，使人误会信徒，使信徒没有人认识，象他对付主耶稣自己（27）一般。他知道天父必定要允许许多不如意的事，临到信徒的身上来，好使信徒向世界断了奶；他知道在这样的炉火中，信徒的魂要有如何的感觉。所以，他们对他说，他们应当学他的样式，才会使他们的情感安息。他柔和，他不管人怎样待他都可以。他欢欢喜喜地受罪人的顶撞。他谦卑，他甘心卑微，他并没有雄心。

有雄心的因着得不着其欲望的缘故，才会心里难过、气忿、没有安静。他柔柔和和、谦谦卑卑地活在世上，所以，他的情感并没有鼎沸的时候。他说我们应当学他，应当象他这样的柔和谦卑。他说，我们应当负他的轭。这就是信徒所受的限制。他也是负轭的。他负神的轭，他只以神的旨意为满足，神如果知道他了，别的都反对都不要紧。他愿意受神所给他的限制。他说，我们应当负他的轭，受他的束缚，只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不寻求肉体的自由。这样，我们的情感就没有什么可以感慨，可以焦急的了。这就是十字架。信徒如果肯接受主的十字架，完全顺服主，他就要看见情感没有翻腾的事了。

这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满意的生命。信徒自己的欲好，因为得着神旨意的缘故，就不再他求了。信徒今后是以神的旨意为满意。神的自己已经充满了他的欲好。他以为神所给他的，为他安排的，要求于他的，命令他的，都是好的，他以为如果能遵行得神的旨意，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求自己的欲好。从前他是有许多野放的欲好的，但现今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向自己的欲好死，而只以神的旨意为满足。他不再求自己所喜欢的，并非他勉强如此，乃是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充满了他，他已经满足了，所以，他就不再有所求。这样的生活，除了满足了三个字之外，不足以完全表明出来。属灵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满足。不是自满自足，不是自以为自己是如何充盈的。这满足意思是信徒已经在神（旨意）里面得着所需要的一切了，他以为神的旨意是最上的，所以满足了，不再要求什么。都是那些情感的信徒不以神所为他安排的为美好，而欲得更多、更高大、更快乐、更荣耀、更显露的，才有许多希冀。当圣灵借着十字架作了深工夫之后，信徒就不再凭着自己再爱好什么，他的欲好乃是被神所补满了，所以无求。

到了这个地步，信徒的欲好就可算是完全更新过了——这并非谓今后不再会失败了——信徒的欲好和神的欲好已经联合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不特信徒在消极方面，不再抵挡主了，并且，他在积极方面会喜欢主所喜欢的。不是强自压制自己的欲望，乃是喜欢神所要求于他的。此时会喜欢神所喜欢的。如果神要他苦痛，他就要求神使他苦痛。他觉得这样的苦痛是最甘美的。神如果喜欢他受创伤，他就喜欢用自己的手创伤自己。他喜欢这样的创伤过于痊愈。神如果要他降卑，他就喜欢和神同工使自己降卑。他现今只喜欢神所喜欢的。他不再在神之外，寻找什么。如果不是神给他的高举，他并不盼望得。他不抵挡神，他欢迎神所有的作为，无论是苦是甘。

十字架是有果子的。一切的钉十字架都会得着神生命的果子。凡肯接受神所赐实行的十字架者，都要看见自己生活在毫无搀杂的属灵生命里。神所要我们实行的十字架，几乎是天天都有的。每一个这样的十字架都有它特别的使命，和它一部分的工作，要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愿意我们不让一个十字架空临到我们身上！

第十四章 感觉的生活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信徒的经历

当信徒与主有爱情上的关系，而完全以神为满足的时候，他们常有一种感觉生活的经历。这一种的经历，在信徒看来，乃是非常宝贵的。至于信徒得着这一种经历的时候，多是在他有脱离罪的经历之后，和尚未进入完全属灵生活的经历之前。许多的信徒因为没有属灵的知识缘故，就常以为这样的经历是在他们脱离罪之后所有的，并且是叫他们这样快活的，所以这一种的经历，乃是最属灵、最属天的了。因为这样的感觉生活所给他们的快乐，乃是非常满意的，他们就难割舍离开这感觉生活的经历。

当信徒有这感觉的生活时，他就觉得主是亲近他，好象是他用手所可摸得到的。他觉得主的爱是非常的甘美的，他也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爱主的。在他的心头好象有暖火正在那里焚烧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叫他在此时觉得自己好象是已经上了天堂一般。在他的胸前好象有了什么一件的东西，正在那里作用，叫他莫名其妙的舒服，如获至宝一般。无论他是行走举动，这一种的感觉，总是和他同在。当信徒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他真不知自己是在哪里，好象是已经脱离尘表，飘然远去与天使为伍一般。

在这样的時候，读经是很有趣味的，越读越加增这一种快乐的感觉。祷告也变成非常的容易。这时在神面前表情，是一件爽心的事。好象越祷告，天上的亮光照得越明。在这样的時候，能对主说许多的决心话，表明自己是怎样爱主的。这时，信徒更喜欢安静幽独，与神相对，他最好就是能够长久这样关上门来与主交通，因为这时的快乐，真非口舌所能言，笔墨所能形。从前虽然很爱在人群中讨生活，好象在人群中有什么可以补满他的要求的；但是，现在却喜欢孤独，因为孤独在主面前所得的快乐，比在人群中所得的真是差得不可以道里计。当信徒有这样感觉时，他更喜欢安静，因为他怕在人群中失去他的快乐。

这时为主作工，变成非常的容易。本来对人好象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现在因为有了这一种爱火在心里焚烧，好象对人说到主是非常有趣味的。此时真是越说越有味道。此时为主受苦，也变成非常的甘心。因这样觉得主亲近的缘故，就以为如果为主而粉身碎骨也是欢喜的。在这一种感觉中，所有的担子都变轻了，所有的艰难都变容易了。

当信徒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他的外行同时也改变了。本来也许他是多言的，现在却受了这感觉的帮助，能以静默。也许此时看见别人喋喋谈话的时候，心中要隐以之为非。本来也许是轻浮的，现在却变为非常的庄严。此时，别的信徒如果什么地方没有敬虔，他却最会觉得，最会断其不对。总之，在有这经历时，信徒的外行必定谨慎了许多，并且，眼光好象明亮了，更会看出别人的短处。

当这样的信徒看见别的信徒的时候，他的心总是暗暗可怜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他以为自己的快乐真是美好，可惜他的弟兄姊妹们并不知道。当他看见他的弟兄姊妹们在冷静中服事主，他不免以为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象他这样充满了神快乐的生活，才真是最高的生活。好象平常信徒此时不过都是在山谷中行走，他自己却在山头云表中翱翔一般。

但是，这样的经历能长久么？一位信徒能否天天都有如此的感觉，而快乐到一生呢？许多的信徒总不长久有这样的经历。最令信徒悲伤的，就是当他有这经历之后，还没有一两月——这是就着普通而说——之后，他所最心爱的快乐，忽然没有了。他在早晨照常起来读圣经，但是，从前的味道没有了。他祷告，但是，好象还没有说几句话，就没有话说了。他觉得他自己忽忽如有所失。前日他看别的信徒如同在灵程上差他甚远的，现在他才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他们中间一个人，与他们是一样的。他的心头象冷了许多，从前暖火焚烧的感觉，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并不觉得主是和他同在的，是与他亲近的，好象主现在是离他很远。也许有的时候，连主在什么地方，好象都不知道了。现在受苦，就觉得苦，并不象从前那样觉得快乐。现在传道，也没有从前的趣味，好象只说一二句话，心中就不高兴再说了。总之，在这样的时候，什么好象都是黑暗的、枯燥的、干旱的、死冷的。在这时，信徒好象被主留在坟墓里，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心。他从前所盼望长久的快乐，现在已经失去了。

信徒在这样的时候，就想他必定是犯罪了，因此，主就离弃了他。如果没有犯罪，就为什么主不再和他同在了呢？他也许就要搜查自己近日的行为，看他到底如何得罪主，盼望当他承认拒绝之后，主可以再回来，再充满他，使他再觉得那一种的亲密，那一种的快乐。但是，当他自己检查的时候，他不看见什么特别的罪；什么大概都是与前相同的。如果今日的情形，足使主离弃，就前日的情形也都使主离弃了。如果没有犯罪，就为什么主离开他呢？信徒自己真不知道如何答应。他总以为必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主了，所以，主才弃绝他，撒但也就从旁控告他，使他以为自己真是犯罪了。因此，他就在主前呼求赦免，盼望再得着他从前所得着的。

但是，这样的祷告并没有效力。信徒不特不能立即恢复他所以为失去的，并且，一天过一天，他的感觉越枯干得厉害，越冷淡得厉害。在这样的时候，无论他作什么都是没有趣味的；有时可说连丝毫的趣味都没有。这时的祷告，不过就是勉强地祷告几句。从前一连几点钟的，现在不过几分钟而已。并且就是几分钟也是勉强的。如果照着感觉来说，连这几分钟好象都是不祷告的。读经也是一样的枯干，从前越读越有趣味，现在圣书却象一块石田，掘不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待人接物，以及其他的事，没有一件使信徒快乐的；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此照着他所当作的去作而已。这些都是干燥的、勉强的。

这么一来，有的——不是所有一信徒就退步了。许多的事知是神的旨意，但是，只因他自己陷入这样忧愁的地位，就也不顾了。许多的事是他本分所应当作的，也因着他自己冷淡而不理了。当他在有感觉时，所更正的外行，现在又一一如旧了。从前他心里怜惜别人那样不检点，但是，他现今仍是如别人一般。从前多言、轻浮、好嬉笑、爱热闹，现在也照样。虽然中间曾经过一番的改变，但是这已是过去的了。

当信徒失去那一种感觉上的快乐时，他就以为什么都已经失去了。他以为主的同在既不觉得，就是主不和他同在了。主的热情既不觉得，就是主不欢喜他了。这样的情形一过了几时，就好象连神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了。信徒现在如果尚不灰心，就是一心一意地要复得他从前所失去的。他已经爱他的主了，他是何等羡慕亲近他呢？现在他丝毫都不觉得他的爱，他怎能受得住呢？

如果信徒这个时候并不因灰心而在外面退步，他就还要进前寻求神。然而，自己虽然尽力挣扎要脱离这样的枯干感觉，却是作不来。如果他在外面有了什么好行为——自然此时都是勉强的——他的心也要暗地自责，以为这是假冒为善，要在外面装作美好，其实内心乃是不一样的。他这一种造作的工夫，总不能成功，总是有许多失败的地方。这自然是加增信徒的苦楚的。如果此时，有人称赞他，他的心里就要惭愧非常，因为旁人不知道他此时心中的感觉，是何等的黑暗。人如果责备他，他反倒要觉得这是公义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此时，他看见别的信徒怎样长进，怎样与主有亲密交通，他就觉得羡慕非常。他此时要觉得环围他的人，都有多少的善行，而他自己好象什么都没有，众人比他都强。

这样枯燥的光景，要一直继续不止么？或者信徒还会得着他从前所得着的呢？他还会得着。过了不久，也许有几个礼拜的工夫，忽然他所失去的感觉回来了。这也许是在听人讲道之后，或者在自己热切祷告之后，或者在平常早起读经的时候，或者在半夜睡醒想念到主的时候；总之时候是不一定的，然而这快乐总算是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从前所失去的光景，都重新回来了。主的同在还是那样的美好，爱心还是那样在心头焚烧，祷告读经还是那样的有趣味，主的自己还是那样的可爱、可亲、可以摸得着。亲近主，不特不是个重担，并且是心里所贪爱的。现在什么都改变了，不再是黑暗、苦楚、枯干，乃是光照、快乐、滋润。信徒以为从前是因着他不够忠心的缘故，因此，主离弃他；现在他既再得着主了，他就应当竭力保守他现在所有的，不要再失去这个感觉生活的经历。他在外面的行为，就比从前还要谨慎，照着他所能的，而天天服事主，盼望可以保守他的快乐，不再如前次那样的失败。

但是，奇妙的就是他虽然如此忠心尽心，但是，过了一时，主又离开他去了，他所有快乐的感觉又都完全失去了，他又是陷入苦楚、黑暗、枯燥的情形里。我们如果查考信徒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在信徒脱离罪，而与一位有人位的神接触之后，这样的经历乃是常有的。起初主叫信徒觉得他的爱，他的同在，他的快乐，但是，过了一时，这感觉竟然没有了。又过一时，这感觉又来了，又使信徒快乐，但是，再过一时，又失去了。这样来来去去的经历，在普通信徒的身上，一生最少是有好几次的。当信徒属肉体，还没学习爱主的时候，大概没有这里所说的经历。乃是当信徒比起开端时更进步时，学习爱主了以后，才有这一种的经历。

这经历的意义

照着当事信徒自己看起来，当他有那样经历的时候，就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当他失去那样经历的时候，就是他灵性最低的时候。信徒常常说到他自己的生命，是高高低低的。他的意思，就是当他觉得快乐，觉得爱主，觉得主同在的时候，那就是他灵性高的时候。当他觉得黑暗、枯干、苦楚的时候，那就是他灵性最低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当心中觉得有暖火的时候，就是他属灵的时候；当心中觉得冰冷的时候，就是他属魂的时候。这些是信徒平常的看法。但是这是实在的么？这乃是完全的错误。我们若不明白这错误，就要失败到底。

信徒必须知道：“感觉”从始至终都是魂生命的一部分。当信徒靠着感觉而活的时候，不管他所觉得的是什么，他都是属魂的。当信徒觉得快乐，觉得爱主，觉得主的同在时，他乃是靠着感觉活着的。当他觉得枯干、苦楚、黑暗时，他也是靠着感觉活着的。当他觉得枯干、黑暗、苦楚时，是如何属魂的；当他觉得滋润、光明、快乐时，也是如此属魂的。属灵的生活，从来不是受感觉支配的，也从来不是在感觉里面的。属灵的生活是会支配感觉的，不是感觉来支配属灵的生活。今日最被信徒误会为属灵经历的，就是感觉的经历。许多的信徒因为从来未曾进入属灵的生命里，所以，就以为上面所说那样充满了快乐的感觉，就是属灵的经历。岂知这不过是属魂的。属灵的经历，乃是在直觉中所经历的，其他都不过是属魂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徒有最大的错误。他因为受了情感的作用，觉得自己是上升及天的，就以为他自己有了这升天的生命了，岂知这不过是他如此觉得而已。他以为当他觉得主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有了主；当他觉不得的时候，主便离弃了他；岂知这不过是他如此觉得而已。他以为当他觉得有暖火在心里焚烧，觉得非常爱主的时候，他就真是爱主的；当他没有这焚烧的感觉，觉得冷淡的时候，他就真的失去爱主的心了；岂知这不过是他这样觉得而已。我们知道：我们所觉得的怎样，事实并不就是怎样，因为我们的感觉乃是最不足靠的。实在说来，当信徒有感觉时，和他没有感觉时，信徒都是一样不改的。信徒可以觉得进步，但是，他并没有进步；也可以觉得退步，但是，他并没有退步。这不过都是他自己感觉而已。当信徒满有感觉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已经进步了；岂知这不过是因他还是属魂的，所以因为受了一时情感的奋兴，便猛然前进；等到情感退时，他又是依然故我了。情感的作用，帮助属魂的人前进；圣灵的能力，帮助属灵的人前进。在此二者之中，惟有圣灵的能力是会使人真前进的。

神的目的是

这样，神为什么将这样的感觉赐给信徒，而又将它收回呢？神将这样的快乐感觉赐给信徒，是有几个目的的。所惜的，就是信徒不明白神的意思。神如此赐给信徒快乐，他的目的乃是要信徒因着神这样施恩给他，而更亲近神。神乃是借着他的恩赐，而吸引人亲近他的自己。他盼望他的儿女们看见他这样施恩给他们，而知道他是怎样的亲爱他们，因而无论在什么光景中，都相信他的爱。但是，信徒却当有感觉时就爱他，没有感觉时便忘记了他。

对于信徒的生命，神这样的作，也是要使信徒自知。我们知道信徒一生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自知——自知败坏，自知虚空，自知充满罪恶，毫无良善可言。这一个功课是信徒一生所继续学习的，是越学越深，越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性情，在神的眼光中是污秽到什么地步。但是，这样的功课，乃是信徒所不愿学的，也是信徒天性所不能学的，因此，主就用许多的法子来教训信徒，要引他们到自知的地位。在神许多的法子中，这样的赐给感觉的快乐，而不收回，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乃是神如此的对付信徒之后，信徒才知自己的败坏。当他枯干的时候，他就要想到自己在快乐的时候，是如何错用了神的恩赐，如何自视甚高，轻看别人，如何因着被当日的情感所用，而作了许多不是从灵出来的事。这样的思想，会使信徒谦卑。他如果知道这样的经历，不过要使他自知而已，他就断不那样地全心追求这样的经历，以为这是最高尚的。神要信徒知道：当他满有快乐的时候，所作的事不荣耀他的名，一若他觉得苦楚的时候那样的多。他在光明的时候，并不比在黑暗时更为进步。他自己的生命，在这两种不同的光景中，都是一样败坏的。

神的目的是要信徒胜过他的环境。基督徒总不应当因着他环境改变的缘故，而令其生活受了影响。凡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其生活的，都不是深在主里有经历的。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环境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情感；乃是情感受了环境的影响，因而使我们的生活起了变化。因此，信徒如果要胜过他的环境，他就不能不胜过他的情感——感觉。这是很要紧的一点。凡要胜过环境的人，必须胜过他自己各种不同的感觉。如果他没法胜过自己时刻改变的感觉，他就没有法子胜过环境。这都是因为使我们觉得环境改变的，乃是我们的感觉。环境一改变，感觉就觉得，就随之而改变。人如果不能胜过他的感觉，他的生活，就要随着感觉而改变。所以要胜过环境的，不能不先胜过感觉。

因此，主就使信徒有了这样不同的感觉，意思要他学习如何胜过这些感觉，因而能胜过他们的环境。他们如果能胜过这样强烈相反的感觉。他们就必定会胜过外面无论如何变化的环境。这样，信徒才会达到稳定的地位，而有固定的生活。不然，就要随波逐流而去。神乃是要信徒当有感觉时如何，在没有感觉时也是如此。当有感觉时，信徒是怎样忠心事奉神的，是怎样与他交通、怎样作工、祷告、读经；神要信徒当没有感觉时，也照样忠心事奉他、与他交通、作工、祷告、读经。神要他的儿女不因着他自己感觉的光暗，而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是应当忠心的，应当作工的，应当代祷的，就快乐时应当这样，苦楚时也应当这样。断不能在觉得油润时这样，到了觉得枯干时便不这样了。信徒在他的生活上，不能胜过不同的感觉，他就不能胜过不同的环境。不能胜过环境的信徒，都是因为他还没有胜过感觉。

神如此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训练信徒的意志。真实属灵的生活，并不是感觉的生活，乃是意志的生活。属灵人的意志已经蒙圣灵更新，现在乃是等候灵的启示而出主张，而使令全人来跟从灵的启示。但是，信徒的意志，多是非常的薄弱的，时常不能贯彻他的主张，或者竟然受了情感的作用，而不要神所要的。因此，训练意志使之强壮，乃是一步紧要的工夫。

信徒兴奋时，他自然很容易地进前，因为有了情感的作用在那里帮助他。当信徒颓丧的时候，信徒就很不容易前进，因为此时没有情感的帮助，不过是自己的意志在那里作主而已。神的目的既是要意志刚强，不是要情感兴奋，因此就不时使信徒有了一种枯燥、干旱、淡泊、荒凉的感觉，要使他在这时，借着灵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意志来作兴奋时所作的，兴奋时是情感作用，现在神要信徒的意志代替情感作工。在这样没有感觉帮助的时候，意志才会因着运用而逐渐强壮。许多信徒，误会以为当有感觉时，乃是他生活最高的时候；没有时，乃是最低的。岂知信徒真实的生活，乃是信徒灵借意志而有的生活；当信徒没有感觉时，意志会生活到什么地位，那个地位就是信徒生活的真相。在枯干时，信徒如何生活，那才是他的真生活。

还有：神如此地引导信徒，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引信徒进入最高的生活里。我们如果察看信徒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当主每一次带领信徒进入灵程更高一层的时候，他总是先给他有这种感觉的生活一次。我们可说，信徒有了一次的感觉生活之后，他的灵程就多走过一站。这是因为神乃是先将他所要信徒得着的，使信徒在感觉上先觉着，而后收回这感觉，使信徒用灵借着意志保守他在感觉上所得着的。他的灵如果能借着意志，不顾感觉而进前，信徒就要看见他的生命有了真进步。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所能证明的。在我们经过这样“忽高忽低”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是想，我们是进步了而又退步了，始终都是不长进的。我们虽然觉得这几年来，或者这几个月来，我们所经历的不过都是进而又退，退而又进的；但是让我们将我们今日灵命的情形，和我们才有这样经历时候的情形比较一下，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实在是进步的。我们乃是在不觉得进步之中进步了。

许多的信徒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就生了许多错误。当他完全奉献主以求得灵性上一种的新经历（如成圣得胜等）的时候，他真的就很明显地进入一种的新生活里，自己觉得进步，满有欢乐、光明和轻快；他就以为他所羡慕、所追求的完全生命已经得着了。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新经历，忽然暗昧了，他的快乐，他感觉上的兴奋都失去了。信徒就多有点灰心，以为他是不能完全成圣的，不能象别人一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多时所羡慕的，得着还不几时，就失去了。岂知这是灵程中的一个定律。在感觉上所得着的，必须在意志里保守。在意志里所保守的，才真成功为信徒生命里的一部分。神不过将这感觉收回而已，神意思是要信徒在没有感觉的时候，用意志照着他有感觉时所知道的而行。信徒这样行，就过了一时，他要看见他在感觉中所失去的，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这是灵程中的一个定律。信徒若常记得，就不至于灰心。

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在乎意志。我的意志是否仍旧那样的服降主，仍旧那样的愿意随从灵的引导？如是，就无论感觉方面如何改变，都不要紧。我们当注意意志是否顺服灵，不要理感觉。例如：当信徒才得重生的时候，他常是满有感觉上的快乐的；但是过了一时（有的年余），这样的快乐感觉却没有了；我们能否说他又沉沦了呢？自然不。他灵中已经有生命了，感觉怎样是不成问题的。

这生活的危险

当神以这样的经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明白它的意义，而照着神的旨意行，就丝毫没有危险的可言；但是，信徒一则不明白神的目的，再则靠着这样的感觉而活——当有感觉时，就急起直追，当没有感觉时，就匍匐不前——因而就难免发生了灵性上的危险。他们现在是以感觉作为他们生活的原则，因此，这生活就有许多危险了。

信徒如果靠着这样轻快的感觉而活，他的意志就常是软弱的，不能供灵的使令。并且，灵的知觉就也没有长大发展的可能。因为信徒都是以他的感觉，代替灵的直觉。他乃是随着情感而行。因此，灵的直觉在一方面是受了情感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被别人放弃，不来使用，因之就难以长大。因为直觉惟有在情感安静的时候，才能使人觉得它的意思，也惟有受人时常使用，才会变成强壮。信徒这样地倚靠情感而活，就叫意志长久没有自主的能力，直觉长久没有明显的声音。意志既常是痿痹的，信徒就越需要感觉来促进意志作工。因此，意志就随着感觉而转动，有则进前，无则停止。在没情感时，意志自己总不会作工，总得有感觉的作用来鼓舞它。这样信徒的属灵生活，就一天低过一天。并且好象今后若没有情感的作用，就没有属灵的生活一般。情感的作用，乃是这样信徒的咖啡针。但是，可怜，信徒还不知道这个，还以为这乃是最高的灵命，乃是他们所当追求的！许多的信徒所以如此错误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以为当一种的感觉来的时候，他们不特觉得主的爱而已，并且他们也是非常爱主的。难道使我爱主的感觉，也应当弃绝么？难道使我热切爱主的感觉，也是有害于我么？这样的问题，就是表明信徒的愚昧。

我们要问一句话说，当信徒充满了快乐感觉的时候，他真的是爱主么？或者他是爱这快乐的感觉呢？不错，这一种的快乐，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收回这快乐的，岂不也是神么？我们如果真是爱神的，就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境遇里，我们都不能不热烈地爱神，如果我们的爱心不过是在有感觉时才有，在没有感觉时就也没有，就恐我们所爱的并不是神，乃是我们的感觉而已。

但是，信徒以为他那样的感觉就是神。岂知神和神的喜乐并不是相同的。圣灵必须指示信徒，他才会知道当他觉得枯干时，他所迫切寻求的，并不是神，乃是神的快乐。他所爱的并不是神，不过是那能使他快乐的感觉而已。这感觉虽然是使他觉得神的爱，觉得神的同在，然而，他并不直接爱神，只因这一种（使他觉得神爱，和神同在）的感觉会叫他觉得滋润、光明、轻快，所以，当他失去这些的时候，他就再来追求这感觉。他们心中所喜欢的乃是神的快乐，并不是神。如果他们真是爱神的话，就当“众水，大水”来，叫他们觉得苦楚的时候，他们还是爱神的才可以。

这自然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信主的人是不能不有快乐的，主也喜欢将他的快乐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而享受他的快乐（意即我们自己不求这个快乐，神叫我们觉得快乐，我们就感谢神，神叫我们觉得枯干，我们也感谢神，自己不强要什么），就享受这快乐是有益无害的。但是，我们如果享受神的快乐之后，以为这样的快乐是可乐的，因而终日征逐寻求这快乐，就我们此时已经离了神，而寻他所赐给的快乐了。神所赐的快乐，是不能与神相离的，如果我们在神之外，去享受他所赐的快乐，我们的灵命已经遇险了。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是以神为乐，乃是以神赐的乐为乐，我们就不会在灵程上进前了。我们多不是因着神的缘故而爱神，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而爱神，乃是因为爱神，心里就会觉得快乐，所以才爱神。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实在并非爱神，乃是爱快乐——虽然这快乐是神的快乐。

这样作，就是将神的恩赐，比赐恩的神看得更重！这就是表明我们还是靠着魂而活，还没有明白怎样叫作真正的属灵生活。我们乃是将快乐的感觉，当为我们的神，而误以之为可乐。因为信徒如此错误了，神就照着他的旨意，将这快乐收回，反叫他们觉得苦楚，要叫他们知道可爱的乃是他，不是他的快乐，信徒如果是真以神为乐的，就当觉得苦楚时，也要一样地高举神，亲爱神；不然，就陷入黑暗的境界。神这样作，并非破坏信徒的灵命，乃是破坏信徒在他之外所拜的偶像；他乃是除灭一切有碍灵命的。神要我们活在他里面，不活在他的感觉里面。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如此靠着感觉而活，而不靠着灵借意志而活时，他们就要受撒但的欺骗。这个，我们从前已经略为说过了，现在特再申述之。

一件事是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撒但最会以假冒属神的感受给信徒的。当信徒寻求完全随从灵而行时，撒但就已多方将各种的感觉给信徒，使之混乱了；如果信徒再存心随着感觉而行，他就有更好的机会以施其骗子的手段。信徒如果继续不断地要得着感觉，就正中撒但的计，因为此时他就要以各种的感觉给信徒，使之以为这是从神来的。

邪灵是会使人觉得兴奋，也是会使人觉得颓丧的。如果起初的时候，信徒因为受欺，接受了撒但的感觉，撒但在信徒的魂里，就已经得着一个“地位”了。此后他就能有更厉害的欺骗。他要使他的感觉几乎完全都受了他的支配，不时使信徒在感觉上得着超凡的经历，叫他的全身为他所震动，所接触，觉得热，觉得冷，觉得受引导，觉得满溢，觉得身躯轻快，离地而起，觉得从身上至脚底好象有火完全烧过，觉得全人的污秽都已除净，什么都是清净的了。当信徒被邪灵所欺哄到这个地位时，他全人就要继续不断地靠着这些的感觉而活，意志完全变为麻木，直觉完全受了包围。信徒全人要完全在外面的人里活着，因而使里面的人受了捆绑。到了这样的地步，就几乎事事都是照着撒但的意思而行了，因为仇敌如果要信徒作什么，只要以某种的感觉给他便够了。然而，信徒不知，反以为他是得着神奇经历的人，所以，比别人必定是更属灵的。

超凡的经历，是今日摧残信徒灵命最厉害的。也不知道多少神最好的儿女，都落在这个巢穴里，他们以为这些神奇的经历，使他们的身体上觉得有灵的能力活动，使他们忧喜、冷热、笑哭、有异象、有梦兆、有声音、有火焰，并且有说不出的奇异感觉，必定是圣灵赐给他的，乃是一个信徒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他们从来不切实地知道，这些乃是邪灵所作的工夫。他们未曾想到在圣灵之外，还有邪灵会如此活动。他们更不知道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人灵里面的；在身体上使人觉得什么的，十九是从邪灵来的。今日信徒为什么多陷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活在灵里，而爱活在感觉里！因此，邪灵才得施其伎俩。所以，信徒必须拒绝感觉的生活，不然，他就是留地位给邪灵来欺骗他。

我们在此不能不郑重请神所有的儿女注意他身体上的感觉。我们必定不应当让什么灵违反我们自己的意思，而在我们身体上发出什么感觉。应当拒绝一切在外体的感觉。应当不相信身体所有任何的感觉。不要随之而作，反要禁止。因为这些是仇敌欺骗的初步。我们只当随从在我们全人最深处直觉。

如果我们谨慎看过信徒感觉的生活之后，我们就看见在信徒这一种的经历中，是有一个贯通的原则的。无他，就是“为己”。为什么要快乐的感觉呢？为己。为什么怕枯干呢？为己。为什么要身体上的各种感觉呢？为己。为什么要有超凡的经历呢？为己。哦！愿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所以为最属灵的感觉生活，其中仍是充满了为己的心！愿主叫我们知道，当我们满有感觉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以己为中心——爱自娱！灵命真假的试验，只看我们如何对待己。

第十五章 信心的生活

[上一篇](#) [回目錄](#)



圣经将信徒生活的正轨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而生”（罗一 17），“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二 20）“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五 7）读了这几节圣经之后，我们自然知道信心乃是信徒所借着而活的。但是，心思里的领会固然很快，生命上的经历，却是不易。

信心的生活和感觉的生活，乃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感觉的生活，乃是在有兴奋感觉的时候，才会遵行神的旨意，才能以天上的事为念；当这美好的感觉一停止时，什么就也都随之而停止了。信心的生活就不是如此。因为信心生活的意思，就是凭着信心而活。信心是以它所信者为主脑，不是以这相信者，以他自己为主脑。信心不是看它自己的遭遇怎样，信心乃是看它所信者是怎样。虽然它自己的什么都改变了，如果它所信者没有改变，就它依然能进前不懈。

信心乃是与神发生关系的。信心不是看它自己的感觉如何，乃是看它所相信的神如何。信心乃是随它所信的为转移，感觉乃是随它所觉得的为转移。因此，信心所看的是神，感觉所看的是自己。神是永不更变的，天阴天晴，他都是一样的为神；所以，靠着信心而活的，也要象神那样的不更变，无论黑暗光明，都要有一样的生活。信徒的感觉是时常更变的，因此凭着感觉而活的人，就不能不有高高低低的生活。

神所要求于他儿女的，就是他们不要以享受快乐作为他们生活的目的。神要他们只因着信他而活。在有舒服的感觉时，如何在灵程上奔跑，在有苦楚的感觉时，也如何继续进前。并不因一己的感觉，而改变了对神的态度。虽然觉得枯干，觉得没有趣味，觉得黑暗，但只因知道这件事是合乎神旨意的，便一直进前——信靠神而进前。虽然在许多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好象是反叛了，叫我们觉得非常难过、郁闷、颓丧，要叫我们停止灵程上一切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灵程上的工作是应当继续的，便不顾一切反对的感觉，而依然进行。这就是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就是不顾感觉如何，只管神的旨意如何。如果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就虽然自己觉得没有趣味，也是遵行的。感觉的生活，就是只作自己所觉得有趣味的；信心的生活，就是作神一切的旨意不管其有趣味与否。

感觉的生活，乃是引人活在神（自己）之外，叫人因得着一点的快乐而满足。信心的生活，乃是叫人靠着神而活，以得着神而满足；因为已经得着神，就不因自己觉得快乐而增加其快乐，也不因觉得苦楚而随之苦楚。感觉的生活，叫信徒为自己活着。信心的生活，乃是叫人因神而活着，因而没留下余地给己的生命。己在什么地方有了什么可以娱乐、喜悦的，就在那里并没有信心的生活，不过是感觉的生活而已。因为乃是美好的感觉，才会叫己喜欢。信徒所以要靠感觉而活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将己的生命交给十字架；所以，还是为己留下余地，要他在奔走灵程时，还是有什么可以使之觉得快乐的。

基督徒的生活，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是因为我们当初得着新生命时，乃是因着相信，因此，后来我们如果靠着这新生命而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用信心。信心乃是信徒生活的原则。基督徒的生活，实在没有别的，就是信心生活而已。这自然是信徒所承认、所知道的；但是，许多信徒在他们的经历上好象忘记了他们平常所知道、所承认的。他们忘记了借着情感，借着觉得的快乐而活、而动、而盼望，乃是凭着眼见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了。什么是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意思就是不顾感觉的生活，因为它们俩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信徒若靠着信心而活，就当他们觉得冷淡、枯干、虚空、苦楚的时候，他们就不应当改变了常度而痛哭，以为自己已经失去属灵的生活了。我们是因信而活，不是因快乐而活啊。

十字架更深的工夫

我们本来以为舍外面身体的欢乐，和世界的宴乐，已经是十字架最完全的工作了。岂知神在除灭我们旧造的工作里，还有更深的十字架要叫我们经过。他要我们向他的快乐死，向他的旨意活。虽然我们这样感觉上的快乐，乃是因着神而乐，乃是因着神的亲近而乐，并不是因着什么肉体和世界的事物而乐；但是，神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乃是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十字架必须作工，直到只剩下神旨意的时候。信徒若只喜欢神所给他的快乐，而不喜欢神所给他的苦楚，他就还未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

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快乐中，是有一个极大分别的。神的旨意是随时随处都有的，因为我们能在神的安排里看出神的旨意来。但是，神的快乐并不是常有的，乃是有时在有的地方得着的。信徒如果贪求神的快乐，就他还不过是喜欢神叫他快乐的那一段旨意，并非喜欢神所有一切的旨意。在神叫他快乐的时候，他就会顺服神的旨意，在神叫他苦楚的时候，就要反抗神的旨意。如果信徒是以神的旨意为他的生命，就神叫他觉得怎样，他都是顺服的。因为他在快乐和苦楚的感觉中，都看出神的安排来。

当信徒才在灵命生活的初步时，神却允许他们享受他的快乐；但是，当他们更进步时，就将他们的快乐感觉收回；因为这是与他们有益的。神知道信徒如果长久寻求，并享受这一种的快乐，他就要不靠着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而活，而要靠着他所觉得使他快乐那些的话而活。这样，信徒就活在神的安慰里，而不活在安慰的神里。因此，神必须将一切快乐的感觉收回，好叫信徒完全是因着他而活。我们知道在灵程首站的时候，当信徒为主受苦的时候，主常常安慰他，叫他觉得他的同在，看见他的笑脸，觉得他的慈爱，看见他的照顾，盼望信徒因而不灰心疲倦。此时信徒如果知道了什么是神的旨意而去遵行，神就要叫他在遵行时，心中充满了快乐，觉得虽然为主出了代价，然而所得的快乐，却比所失去的好得万倍，因而就喜欢作神的旨意。

但是，神在此看见有一个危险，就是信徒当为主受苦得着安慰，行神旨意得着快乐之后，他若再为主受苦，或遵行神旨，他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平常受苦遵行所得着的安慰和快乐。或者当他一为主受苦，一行神旨意的时候，就盼望得着安慰快乐来扶助他进前。这样一来，信徒为主受苦，遵行神旨，都不是为着神了，乃是为着要得着这样作的赏赐——安慰和快乐而已。这样，信徒如果没有安慰和快乐作他的拐杖，他就不会进前。这么一来，神的旨意，反不及神因着遵行他旨意所赐的快乐了！

神知道当他安慰信徒的时候，他是非常愿意为他受苦的，当他赐给信徒快乐的时候，他是喜欢行他旨意的。但是，神现在要知道信徒的存心，果是如何：到底是为主的缘故，而为主受苦呢，还是为着受苦能得安慰而受苦呢？到底是因着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应当遵行呢，还是因为遵行神旨，会使他自己快乐才遵行呢？因此，神就在信徒的灵程稍微进步的时候，将信徒为他受苦遵行神旨意时所有安慰和快乐都收回；叫信徒在为他受苦的时候，丝毫觉不得神安慰他。不只外面受苦，并且连心里也觉得苦，没有安慰。叫信徒遵行他旨意时，一点没有兴趣，觉得枯干，没有乐趣。现在神就能知道：信徒到底是为什么而为他受苦，而遵行他的旨意。

神此时就是问信徒说，你肯否丝毫不得着我的安慰，只因这是为我忍受的，因而忍受呢？你肯否作你一点没有兴趣的事，只因其是我的旨意呢？在苦楚、平淡、枯干的感觉中，你能否为我工作，只因其是我的工作呢？我给你身体的苦难，同时没有丝毫油润的感觉时，你能否因其是我所给的，因而喜欢领受呢？这就是一个实行的十字架。主要借着这个启示给我们看，到底我们是借着信心为他而活呢，或是借着感觉为自己而活呢？我们时常听见人说到“我为基督而活”。

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许多的信徒以为：为主活不过为主做工，或者爱主而已。但是，这还差得甚远。为主而活，意思就是为主的旨意而活，为主的兴趣而活，为主的国度而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没有丝毫是可以为着自己的。不留下一点的地位为自己的安舒，为自己的快乐，为自己的荣耀。在这里不许我们因为要觉得安慰或喜欢的缘故，才来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不许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时，因为觉得（指心里）苦楚，觉得没有兴味，觉得颓丧的缘故，而退后，而停止顺服，或者迟延顺服。我们应当知道，不是身体为主受苦，就算得为主受苦；因为在许多时候，身体虽然受苦，心里却是满有快乐。我们若是为主而活，意思就是不特身体受苦，就是心里也是觉得苦楚，完全没有乐意，我们也是一直进前的。信徒应当知道，为主而活，意思就是不为自己留一点地步，愿意完全将自己交于死地。谁能在黑暗、枯干、乏味、颠沛中，不顾自己，喜欢接受一切从主来的，谁就是为主而活的人。

如果我们是靠着情感而活的，就我们只能因着快乐的感觉，而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是靠着信心而活的，就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顺服主。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明知道一件事是出乎神旨意的，但是，我们自己对之丝毫没趣味，并且去作的时候，还要觉得枯燥，并不觉得主是喜欢的，是祝福的，是加力的，反要因着与仇敌争战的缘故，好象是在死荫的幽谷里行走一般，此时，如非靠着信心而前，就必定逃跑到他施了。哎，今日信徒不行神旨的不必说，只说那些遵行神旨的，有多少是不过遵行那些自己对之有兴趣的呢！多少信徒，只行那些投合他情感欲好的神旨呢！

让我们重新问说，什么是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因着信神的缘故而活的生活。约伯说，“他虽杀我，然而我还是信他！”（伯十三 15）这才叫作相信。一次既然信神、爱神、仰望神之后，就无论神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如何苦待我，叫我经过火炼，叫我的身心都受苦，然而，我还要信他，还要爱他，还要仰望他！现在的信徒，多是盼望身受苦痛，心得平安；但是，有谁能因着信神的缘故，连心中的安慰都不要呢？这是最高的生命。谁能当他觉得神是恨他，是要杀他，是厌弃了他，依然不灰心，依然喜欢神的旨意，依然把自己交给神呢？应当知道神不会如此待我们的。但是，在灵程进步的信徒，多有这样好象受神厌弃的经历。当我们如此感觉的时候，我们是否不改变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当人要绞死天路历程的著者时，他说，“神如果不干涉，我要就是这样瞎着眼睛跳入永世里；天堂，你来吧，地狱，你来吧。”这是信心的英雄！在我们觉得颓丧的时候，我们能否说，神啊，你就是弃绝了我，我还是信你呢？情感当觉得黑暗的时候，便疑惑了；但是，信心是虽死不肯放松神的。

但是，达到这样的地位的信徒是何其少呢！我们的肉体是如何反对这样无我有神的生活呢！因为我们天性不喜欢这样背十字架的缘故，就有许多的信徒，在灵程上滞留不前了。他们总要留下一点的“快乐”给他们来“享受”。如果在主里面失去一切，连叫自己觉得快乐的也失去了，那真是一个太深的死，太重的十字架！完全奉献给主，可以作得到；为主受苦可以作得到；出代价遵行神的旨意，也可以作得到；但是将娱乐自己的一点感觉也弃绝了，真是作不到。许多的信徒就是宝贵不时一点的安慰，叫他们的灵命休息在这样微小的感觉上。他们如果有胆量，肯将自己交在神烈火的炉中，不稍微自怜自爱，他们在灵程上就要猛进飞腾呢！但是，信徒还是被天然生命所支配，以为自己所看得见的，所觉得来的，乃是稳固可靠的，而无胆量、无信心、无进取性，向他所觉不来、看不见的灵程里探地，好叫他发明前人足迹所未经的途径。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划地为界的地位，以小失小得为苦乐的原因，不再盼望更高深的了。他们被微小的己所限制。

信徒如果知道神是要他靠着信心而活的，他就不至于时常发出怨叹的声音，或者生出不满的意念。他如果肯接受神所给他的干燥感觉，而以凡神给他的都是美好的，就他的天然生命，要何等地快被十字架对付呢！但是，不知道与不愿意阻挡了信徒。不然，这一种枯干的经历，就变成实行对付我们魂的生命的十字架，而使我们能够真活在灵里面。何等的可惜，许多的信徒，一生除了寻求一点感觉上的快乐之外，并没有成功别的。但是那些忠心的信徒，被神带入真正属灵的生命里，他们的生活，是何等属神呢！当他们回顾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知道主的安排真是不错。因为有了这些的经历，他们的魂生命是难以失去的。今日的需要，就是信徒不顾自己如何觉得，而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从今以后，要成为一个没有喜乐的人。“在圣灵里喜乐”，乃是神国中最大的福分。并且，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喜乐。这怎么说呢？这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失了感觉上的快乐，但是因着清洁的信心所得的喜乐是不会消灭的。这是比感觉更深的。当我们属灵的时候，我们乃是失去从前以自娱为中心的心，所以，就没有从前火热求乐的心。因着信心而有的灵里平安和喜乐，总是有的。

随从灵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他就不能不拒绝一切感觉的生活。随从灵而行的信徒，就必凭着信心而行。随从灵而行，就是捐除肉体所抓住、所要求、所贪爱的美好感觉，以为他行事为人的拐杖和保证。当信徒随从灵而行时，他就一方面不怕没有感觉的辅助，另一方面，不怕感觉的反对。信徒的信心一软弱，一不随从灵而行，他就要寻求他所能看见、所能觉得、所能摸着的，作为他的后盾。每一次灵命衰弱的时候，感觉就要代替直觉引导。过感觉生活的信徒，都会看见，他自己在起初是要求美好的感觉，但是，不久他乃是要有人世的帮助。因为你如果不能拒绝感觉的美好作用，就感觉还要引导你去倚靠人世。因为感觉需要人世作为它的休息所。

因此，情感的信徒就常是用自己的法子，寻求人的帮助。随从灵的引导，比什么都需要信心。因为直觉的引导，常是与感觉完全相反的。没有信心的，就不会进前。

属魂的信徒，当感颓丧的时候，就停止他的事奉神。但是，凭着信心而活的信徒，不是等到感觉兴奋时方行工作，乃是求神加增他灵的力量，以胜过这颓丧的感觉。

意志的生活

这样信心的生活，可说就是意志的生活。因为信心既是不顾情感的，就在枯燥的时候，借着意志出来，发出主意要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虽然信徒不觉得应当顺服神，但是他却会要顺服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的基督徒：一是靠着感觉的，一是靠意志（指更新）的。感觉的信徒，乃是当他有感觉的帮助，觉得高兴的时候，才会顺服神。意志的信徒，就无论环境如何，感觉如何，他总是一样的定规要顺服神。我们的意志乃是表明我们自己真我的意见如何的；我们的感觉，不过是我们所受的一种外面的刺激而已。

因此，当信徒在感觉快乐的时候，来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这乃是神的快乐，鼓动他来遵行的，并不是他诚心要遵行的。乃是当信徒丝毫不觉得快乐，没有什么美好的感觉来扶助他进前，他却愿意，却定规要遵行神的旨意，神才以之为有真实价值的；因为这是出自信徒的诚心，乃是信徒尊重神，降服神，不顾自己，不为自己活的表示。实在说来，属灵和属魂信徒的分别，就是在此。属魂的信徒，乃是当有什么感觉，足以满足他的喜好的，他才会顺服神，这是以自己为前提。属灵的信徒，乃是以他更新的意志完全与神联合，听神的安排，虽然没有什么外来的帮助，也是不变其节的。

当我们身体快乐，感觉快乐的时候，顺服神到底有什么可夸的呢？当我们身体受苦，而觉得主的安慰时，顺服主也有什么可夸的呢？乃是当身体受苦，感觉也受苦，没有（自然是指觉不得而言）主的安慰、爱心、扶助、同在和快乐时，仍能决定要顺服主，要遵行他的旨意，才是神所宝贵的。

多少的信徒并不知道靠着灵而活，意思就是靠着与神联合的意志而活（没有与神联合的意志是靠不住的，不能持久的，乃是完全服降神的旨意，才会时常要灵所要的）。他们当初听见别的信徒告诉他，顺服主、为主受苦是何等的快乐的；他们因为羡慕这一种的生活，也就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盼望来得着这“更高”的生命。真的，在他们奉献之后，他们有许多主亲近，主钟爱的经历，他们就以为现在什么真是如愿以偿了。岂知，不久，所有这美好的经历，都成为过去的陈迹。

他们因为不知道真实灵命的表现，不是在感觉，乃是在乎意志，就生了无穷的苦楚，以为他已经失去他属灵的生活了。这样的信徒应当知道，现今真的已经不觉得什么了，但是，当初奉献的心，有没有改变？要遵行神旨意的心，有没有改变？愿意为

神无论如何受苦的心，有没有改变？诚心肯为神作任何事工，到任何地方的心，有没有改变？如果这些并没有改变，就他的灵命，并没有丝毫的退步。如果改变了，那么灵命就真的退步了。

如果信徒真退步，并不是因他的快乐失去，乃是因为他的意志，并不如从前那样地要顺服神。他如果真进步，也就并非因他有了许多美好的感觉为他从前所没有的，乃是因为他的意志与神有更深的联合，更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与神的旨意更表同情。实在属灵的生命，乃是以意志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为标准，并不是以感觉的美恶为记号。感觉虽然美好，如果没有无条件地顺服神的心，就灵命是低落不过的。感觉虽然枯燥，如果愿意到死忠心地顺服神，就灵命是高尚不过的。灵命乃是以意志为权度。这是因为意志就是表明我们的“自己”怎样。

意志如果降服神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降服神，不再自己为主了。自己与灵命乃是站立在对峙的地位。自己如破坏了，灵命就必定长大。自己如果尚是刚强，灵命就必定受亏损，因此，我们要看人灵命如何，只要看他的意志如何。感觉则不然。因为就是当情感有最好的感觉时，信徒仍可以满有自己——要自娱自悦。

因此，诚心追求上进的信徒，切不要受了迷惑，以为感觉乃是他的生命，因而斤斤然以感觉上的快乐为念。应当知道自己的意志是否已经完全降服神。快乐与否都没有关系。神是要我们靠着信心而活的。他也许喜欢叫我们长久没有什么感觉上的慰藉，而欲我们单靠着信心而活，单以遵行他的旨意为足；我们愿意么？我们的快乐，只可因我们已经遵行神旨了，不可因我们自己觉得快乐才快乐。他的旨意应当够叫我们快乐。

人的本分

当信徒被感觉生活所支配的时候，他就要忽略他对人的本分。感觉的生活，因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而，就不能顾到别人的需要。信徒履行本分，是需要信心和意志的。因为本分的责任是不顾感觉的；我们对人的本分，乃是一定的，我们事业的本分，也是一定的，并不能因着我们的感觉改变，本分也可随之而改变的。本分是应当按着原则而尽的，并非可以随着我们的感觉而改变。

当信徒只在感觉里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必定不尽他的本分。因为他看见自己与主交通的时候，是何等快乐的，他就羡慕这样的时刻。当信徒有了美好感觉的快乐时，他最大的试探，就是终日能够不闻不问别的事情，只单独在主面前享受这样的快乐。他很不喜欢他自己本来的工作，因为里面难免有许多的试探和艰难。他觉得当他与主相对时，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得胜；但是，当他一出来作他日常的本分时，他就看见自己又是如从前一样的失败，一样的污秽，因此，他就喜欢逃避他自己的本分，盼望自己能够长久在主面前，好叫他自己长久圣洁得胜。他以为这些的本分，不过都是属世的事，象他这样圣洁得胜的人，是不应当过问的。因为他是这样羡慕与主来往的时候和地方，并且是这样恨恶他自己本分的工作，因其阻挡他的快乐，他就因着寻求与主来往的时候和地方的缘故，而不顾到别人的需要和幸福。为父母者，常因此而不细心照顾他的儿女；为仆人者，常因此而不忠心服事他的主人；因为他们想这些事，不过乃是属世的，他们所追求的，乃是更属灵的，所以可以不管。

这不是因为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信徒还没有靠着信心而活，他还是要求“自养”。这是因为他还没有与神完全联合，因此他应当在特别的时候，在特别的地方，才得与神往来。这是因为他还不能在诸事上学习用信心看见主，而与主同工。他还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的琐事里与主联合。这是因为他对神的经历，不过只在感觉里而已。因此便喜欢在山上支帐棚与主长久同居，而不欲下山去赶鬼。

信徒当知道基督徒最高的生命，与他生活的本分是不会相背的。当我们读过罗马、歌罗西和以弗所诸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信徒在人方面的本分，是应当如何完全作尽的。基督徒最高的生命，并不是在什么特别时候和地方表现出来的。如果这样，就这生命，也不过尔尔了。乃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地方，这个生命，都有完全表现的可能。在操作家事时，和在对人讲道，或向主祷告时，并没有两样的地方。基督的生命，是可以在各种的事工上显明出来的。

我们所有不满意于我们现在的地位，和不愿意尽这地位所当尽的本分的心，都不过是情感生活所给我们的。我们的反抗，就是因为在这些事里，并没有我们所贪爱的快乐。但是，我们的生命并非为着快乐，我们为何又寻求快乐呢？感觉的生活，需要我们违背我们的本分；信心的生活，并不如此。我们爱神的心，并不要我们舍弃我们对朋友、对仇敌的本分。如果我们在诸事上与神联合，我们就知道我们对各人正当的本分是什么，当如何来尽这本分。

对神的工作

拒绝情感的生活，而完全靠着信心活着，乃是为神作工最要紧的条件。情感的信徒在神手里乃是没有用处的。感觉的信徒，叫他享受快乐是会的，叫他作工是不会的。他还没有达到作工的资格。他们是为自己活的人，他们尚未为神活。惟有为神活的，才能作神的工。这怎么说呢？难道情感的信徒所作的工，都算不得么？信徒必须达到信心生活的地位，才有为神作工的实际，才实在是神手里的工具。不然，他的目的，乃是在乎快乐——不是身体，就是感觉——当觉得不快乐的时候，他就要停止了。他为着感觉而作工，也为感觉而停工。他心里是满有自爱的心，当神把他放在一个工场里，充满了身体和感觉的苦楚时，他就要自怜自惜，而不再进前了。主耶稣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信徒的工作，也是十字架性的工作；这有什么可乐的呢？所以，如果不是将情感自爱的心完全交给死，神就很难得着一个实在的工人。

神今日需要一班肯跟从他到底的人，来作他的工人。太多的信徒，在工作兴旺的时候，在工作与他趣味投合的时候，在自己的感觉没有受伤损的时候，他是会为主作工的；当十字架临到，要求他死，要他除了用信心抓住神之外，没有别的帮助他，使他喜欢时，他就不前了。我们知道，真是神作的工，是不能不有效果的。但是，谁能领受神的命令，作十年八年的工，不见一点的效果，只因其是神的命令，而依然忠心进前呢？有多少的信徒作工，只是为着神的命令呢？或者作工，是为着要看见效果呢？神需要有信心的信徒为他作工，因为神的工作都是为着永世的；因为他的工作是这样的满有永久性，人在暂时，就很难看见，也难以明白；因此，那些尚是靠着感觉而活的，就不能加入这样的工作中，因为没有什么足以叫他的感觉喜悦的。十字架的死如果不是深深地对付这信徒的自己，叫他不为着自己留下什么，他就要看见，在主的工作上，他只能跟从主到了一个界限，过此就不能再前了。神需要完全破碎的人，肯跟从他到死亡地方的人，来为他作工。

对仇敌的争战

感觉的信徒，在属灵的争战上，更是不足用的。因为用祷告向魔鬼进攻的属灵争战，乃是一个的确舍己的工作。这是何等苦呢！没有什么可以自娱的，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和神的国度倾倒出自己的生命来。灵中的抵挡和摔跤，是何等的难受呢！为着神的缘故，灵里负了说不出话来的重担，是有什么可乐的呢！全人的力量，都会合向邪灵进攻，有什么趣味呢！这是一个祷告的争战。然而，为谁祷告呢？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神的事工。这样的祷告，是为着争战的，哪里象平常表情祷告那样的有趣味呢！在魂中为信徒受生产的痛苦，用祷告来破坏，并建设，到底有什么能使人觉得舒服呢！灵战是没有什么可以叫肉体喜欢的，除非你是在理想里作战。

情感的信徒，就是和撒但争战，也是非常容易失败的。当他用祷告来攻击撒但时，撒但就要用他的邪灵来攻击信徒的感觉。他要叫信徒觉得这样的争战是苦楚的，这样的祷告是枯燥的。当信徒觉得难过、没有趣味、黑暗、干燥的时候，他就要停止

了争战。因此，情感的信徒，是不会和撒但争战的。因为只要撒但一攻击他的感觉，他就受不住了。感觉如果尚未经过死，就无论何时，撒但对信徒总是有懈可击的。每一次无论要反对撒但什么，他只要在此一下手，信徒便失败了。我们自己若未胜过感觉，就怎能盼望胜撒但呢？

因此，属灵的争战，需要完全向感觉持着死的态度，单独靠着信心的人。这样的人，能忍受单独的痛苦，能不求人的喜悦和伴侣，而向仇敌作战。这样的人，能在各种难过的感觉中，依然进前。这样的人，不顾自己的死活，只看神如何引导。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兴趣、羡慕和喜好。这样的人，已经将己交于死地，完全为神活着。这样的人，不错怪神，不误会神，以他所有的道路，都是可爱的。这样的人，能堵住破口，虽然好象神遗弃了他，没有人来救援他，但是，他却能独当一面。就是这样的人，是会作祈祷的战士，而胜过撒但的。

安息

当信徒经过了主一切的对付之后，他就要进入信心的生活里。这信心的生活，没有别的，不过就是真实属灵的生活而已。当信徒到了这样的地位之后，他就有一个安息的生命。十字架的炉火已经将他贪求的心取去了。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他的功课，知道惟有神的旨意是可宝贵的，其他一切虽然是他天然所喜欢的，并非最高的，也非与最高生命相配合的。现在他喜欢失去一切。凡主所看为应当收回的，他都欢欢喜喜地让主的手作工。从前因着盼望、追求、寻找、奋斗所生的叹息、苦恼和忧伤，现在都没有了。

因为已经知道，最高的生命乃是为神活着，为着顺服神的旨意。他自己虽然一无所有，什么都失去，但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全，他就满意了。虽然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享受的，但是，他俯伏在神安排的手底下。如果神喜欢了，就无论他自己遭遇什么都不要紧。现在是完全安息，没有什么外面的事可以激动他了。

现在他靠着意志（与神联合的）而活；他的意志满有灵的力量，可以管治他自己的情感。他的生活，真是平稳、固定、安息。从前高高低低的生活，现在没有了。然而，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今后，他不会再偶然被情感所支配，因为当我们还未进入天堂之先，这样无罪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过，将现今的情形和从前的情形相比较，就可说是安息了、固定了、平稳了。从前那样的时常的纷乱，现今的确是没有了；不过，有时偶然受情感的作用而已。因此儆醒祷告乃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今后他就没有感觉苦乐的可能；那是没有的事，因为除非我们的情感机关完全除灭了，我们的感觉是依然存在的。一切的苦楚、黑暗、枯干、难过仍然是我们情感所能觉得的。不过苦难好象只能达到我们外面的人，并不会影响到我们里面的人来。因为我们灵与魂有更清明的分开，所以无论我们的魂在外面如何受苦，如何受扰乱，而我们的灵，在里面总是平安稳固，好象无事的。

当信徒的生命达到这安息的地位时，他就要看见他起初所有为主的损失，现在都一一补满。他此时已经得着神了，因此一切属乎神的他也都得着了。从前神所收回的，现在他都可以在神里面按着正道而享受。神当初所以那样地使他经历忧患，乃是因为他魂的生命是一切的主脑，他自己太有所爱，太有所求，并且，甚至在神旨意之外而贪恋。这样独立的行动，必须经过神的取缔方可。现在他已经失去自己了，他的魂生命已经丧失了，所以，他能在一个正当的地位上，在一个正当的界限里，享受神的快乐。乃是到了现在他才会神里面与神的快乐有正当的关系。热切为自己贪要什么的心已经死了。他要存着感恩接受一切给他的；没有给他的，他也不为着宴乐的缘故而强求。

信徒到了这个地位，才算到了一个清洁地位。清洁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夹杂在里面。凡有什么搀杂的，都算不得清洁。照着圣经说来，都是污秽的。当信徒还未达到这个地位时，他总没有清洁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中，是有许多搀杂的东西的。他为神活着，也为自己活着；他爱神，也爱自己；他的存心为神，同时也有私为自己——为自己的荣耀、快乐、安舒。这是污秽的生活。他靠着信心活着，但也靠着感觉；他随从灵而行，但也随从魂。虽然他所留给己的地位并不大，但是这已足叫他的生活不清洁。纯一的方是清洁；有外来什么东西夹在里面的，都是污秽。

当信徒经过十字架切实作工之后，他就要达到清洁的生活。一切都是为神，一切也是在神里面，神也是在一切实里面。没有什么是在为自己的，就是要使自己感觉一点快乐的心也除去了。情感的自爱，已经交给死了。现在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如果喜悦，就什么都不要紧。顺服神，乃是独一的目的，当顺服神时，自己觉得怎样，乃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一个清洁的生命。虽然现在神也赐给他平安、安慰和快乐，但他不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故来享受这些。什么现在都是在神里面看。他自己的属魂生命，现在已经终结了，神将清洁、安息、真实、信靠的属灵生命赐给他。破坏他的乃是神，但是建立他的也是神。属魂的破坏了。属灵的建立了。